文藝小說

貼身保鏢



岑凱倫 著

文藝小說

貼身保鏢



岑凱倫 著

貼身保鏢

岑凱倫 著

貼身保鏢

著作者：岑凱倫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七線)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星加坡發行：新文化機構
星加坡廈門街廿一至廿三號
馬來西亞發行者：
遠東文化(馬)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檳城沓田仔街一七一號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港幣三十五元
一九九一年春季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文藝小說

■ PRINTED IN HONG KONG ■ PRICE HK 35.00

貼身保鏢

公主愛上保鏢的故事，已經寫在歷史上。
但這位公主和她的貼身保鏢却水火不容，互不相讓。

1 貼身保鏢

胡大富由大廈的東走到大廈的西，冷氣充足還是滿頭大汗。

三時四十三分了，他的寶貝女兒還沒有回來，她今天去卡拉ＯＫ呢！

「大小姐回來啦！」傭人的聲音。

胡大富衝出去，一個女孩撞進來，長髮鬆散，雪白的一字領短裙，黑一塊、紅一塊，還有酒蹟，她臉上好像還有少許傷痕。

「寶寶，發生了甚麼事？」胡大富又心痛又擔心。

胡寶寶把白色背袋一飛：「買把槍給我，一槍一個，省氣！」

「占美呢？」她今晚和占美一班朋友去尋開心的。

「分手啦！一點用處都沒有……」

「大小姐，占美少爺吵着要向你道歉……」又是傭人的聲音。

「叫他去死吧！廢物！」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又打架了？亞奇呢？」

「你那垃圾保鏢，哼！」胡寶寶邊說邊蹬蹬蹬的跳上樓梯……

胡大富如熱鍋上的螞蟻，他連女兒發生了甚麼事都不知道。

「老爺……」胡寶寶的保鏢回來了，胡大富看見亞奇身上的戰跡，他忙叫他到書房去。

「亞奇，小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小姐跟另一枱人爭唱歌，由互罵到互打，有人通風報訊，我衝進去……我請占美少爺先送小姐回家，我善後還要賠償，因爲小姐和他的朋友們摔破了不少東西。」

「實在太辛苦你了，先喝杯酒安安神，這瓶酒是最老年份的。」胡大富對女兒及女兒身邊的人都寵愛有加：「對方的人……」

「幸而都是衝動少年，沒留甚麼後患，聽見要報警都散了。」

「別小看那些人，大概是見你英明神武……」

「老爺，我正式向你辭職……」

胡大富一聽就頭痛，這是第十二個保鏢向他提出辭工了，平均三個月走兩個，工資由當初的五千元飛升到一萬八千元。「咦！你左頰有抓痕，是大小姐吧！我早就叫她不要留長指甲，容易傷人。若受傷，非要看醫生不可。」胡大富立刻送上一千大元。

「老爺，我還是要辭職，上星期我已經向你提過了。」

「我加你兩千，剛好兩萬，如何？」

「你加我兩萬我都不做，因爲我根本做不來，既然沒有成績，大小姐又討厭我，我留下來根本沒意思，我賺不到大錢的，還是做個文員心安理得。」

「寶寶講笑話，她心腸很好，她也常說討厭我，但她不是最疼愛我這老爸嗎？況且，亞奇，我待你總算不差……」

「就因爲老爺對我好，所以我不會置老爺不理……」

「亞奇，你走了我好頭痛，千萬不能走，萬事好商量。」

「我是非走不可，但我會給你介紹另一個人。」

「甚麼人？」

「啊！他才眞是英明神武、高大威猛、人才出衆、功夫了得、文武全才，若他當保

鏢，應該是保鏢王子了。」

「眞有嗎？亞奇，他豈非比你……」

「好十倍！不過，他的要求更高。」

「甚麼要求？」胡大富甚感興趣，他爲女兒花多少錢都無所謂。

「月薪三萬兩千元，不住下人間，希望老爺以賓客看待，他不駕駛那部小甲蟲，爲大小姐開車，但並非她的司機。最重要，大小姐不能當他狗，不能隨便罵他，更不能隨便打他，他雖然當貼身保鏢，但地位和大小姐平等……」

胡大富由開心變憂愁：「亞奇，每月三萬二是貴了點，但沒問題，他住大屋客房，和我們一起吃都沒問題，爲大小姐開車接送，更好不過。但我不能保証大小姐不罵他不打他，你知道，大小姐連我……哈……」

「他不會因爲大小姐打罵他而辭工，但是若非他惹事生非，大小姐向你投訴，你裝作聽不到就好。」

「這個容易，我一向裝傻扮懵最成功，爲了寶寶，我一定合作。」胡大富忙問：「他是你甚麼人？可靠嗎？我甚麼時候可以見見他？」

「他是我的中學同學，爲人有義氣、有責任感。我是介紹人，保証他老實、忠誠、可靠，老爺喜歡就聘請他，但不可以先看貨辦。」

「要是貨不對辦呢？」

「老爺，深夜了，我明天辭工，你還是自己招聘新人吧。」

「亞奇！亞奇！」胡大富忙拉住他：「既然有你做擔保人，我就聘請他，明天請他來上班。」

「沒有白紙黑字的聘書，他是不會來上班的。就算他受聘，也要一星期後才能正式上班。」

「聘書我叫律師弄好，沒問題。但一個星期沒有人保護大小姐，我連上班都不放心。」

「我既然是担保人，這個星期無論多困難我也會捱下去，老爺不用担憂。」

「這就好，這就好……」

*　　　*　　　*

胡寶寶穿着七彩圖案的低胸背心、陰陽色淺藍牛仔布短裙、金色鏤空花涼鞋，邊唱着歌邊由樓梯走下來。

「爹爹！」她叫了又再唱，有人爲她拉開椅子，她就坐下來，一口口的喝着鮮茄汁。

「寶寶，我給你介紹個人。」

「誰呀？」她惘然，接着說：「別告訴我你終於找到紅顏知己，我受不住。」

「小孩子，亂講。」一點責備的意思都沒有：「他是馬圖斯……」

「爹爹，」她抓住父親的手臂：「是不是世界盃冠軍隊、西德隊長馬圖斯？我喜歡。當然，能請到伊拿就更好，他是我的夢中情人。」

「儍女，那些人能隨便請的嗎？」

「爹爹有錢。」

「不是全部事情都能用錢辦妥的。剛才爲你拉椅子、坐在你身邊的就是馬圖斯。」

「嘩！」她竟然不知道有人坐在她身邊，眞是目中無人。

「大小姐。」那男人站起身，鞠個躬又坐下。

「他是誰？」胡寶寶看他一眼，那緋紅的臉有點木，不是木，是冷，而且是冷傲，胡寶寶抿抿嘴沒興趣再看他的五官，說：「我知道他的名字，馬圖斯贋品，但他是甚麼人？可以和我們一起吃早餐？」

「他是爹爹的朋友，不，是世侄，同時也是來保護你的。」

「噢！」一塊煙肉送進小嘴後，說：「又是那些垃圾保鏢……啊！保鏢是下人，應該在下人間吃住，怎會跑上來，還坐在我身邊？嘿……」

「我說過馬圖斯是我的世侄，他爸爸是你世伯，他當然是我們的賓客。客人住下人間的嗎？」胡大富換一換話題：「寶寶，你今天跟誰出去？」

「讓我想一想。呀！是貝度。」

「貝度這孩子好，斯文守禮，今天有甚麼節目？」

「他呀！都是例牌，還有甚麼新意？都是吃飯、看電影、中午遊船河，這個人好悶，要不是長得不錯，早就飛了……」

「這是正當社交活動，好好享受，爹爹要回去開會。」

胡寶寶也吃飽站起來，發覺身邊空無一人：「那冒充的馬圖斯呢？」

「大概有事要辦，寶貝，晚上見。」胡大富安心的上班去了。

胡寶寶看了兩張影碟，接了幾個電話，女傭來告訴她貝少爺來了，並遞上胡寶寶的手袋。

寶寶走出花園，貝度正在把寶寶放用品的運動袋放在行李箱內。

寶寶聽到裏面車房傳出的馬達聲，就把手袋扔進貝度的跑車，過去一看。

「喂！誰把我的保時捷開出來？安叔，」她在叫司機：「有說過今天用車嗎？」

保時捷停住，出來的不是安叔，是個高個子，甚為高大，應該有六呎三吋，胡寶寶五呎八還要仰起臉。

「這超人是誰？」胡寶寶沒被他嚇住馬上問：「你是誰？竟敢開我的跑車，啊！連我的車匙都偷了。」

「車匙是你爸爸給我的。」

「你把我的車開去哪兒？」

「你去哪，我去哪。」

「哼！差點忘了你是負責保護我的，要做跟尾狗，就坐那部小汽車。咦！保鏢坐的那部小汽車呢？」

「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會坐，除非你肯一起坐。」

「發夢……」

「寶寶，可以走了吧！這位是……」貝度向馬圖斯投以疑問的眼神。

「別管他，無聊人，我們走……」

「貝少爺，請留步。」馬圖斯走到貝度前面：「我叫馬圖斯，負責保護胡小姐的，胡先生希望貝少爺容許我一起出海，可以嗎？」

「歡迎。」貝度含笑點頭。

馬圖斯說聲謝謝，回到保時捷。

「寶寶，他是你另一位貼身保鏢嗎？」貝度問。

「哼！」

「但他與別不同，他無論外貌、衣着、言行都不像保鏢。他還開你的跑車，一起出海，看來我們一天的節目他都會參加，以前的保鏢雖說貼身，但都離得遠遠的。」

「當然不同，爹爹說我們兩家是世交，他在家可能也開保時捷、法拉利，言行舉止自然與受薪保鏢不同。」

「那他為甚麼又當起保鏢來？」

「亞奇走了，爹爹暫時請他幫忙，你知道爹爹多緊張多無聊。」

「這麼說，他是你世兄，我要尊重他，因為尊重他等於尊重你爹爹。」

胡寶寶瞄他一眼：「你是追求我爹爹，還是追求我？」

「當然追求你，但尊重你爹爹不就等於尊重你嗎？」

「哈！甚麼推理？」胡寶寶和貝度思想並不一致，她祇是看中他生得英俊。

到碼頭，貝度親自請馬圖斯上船。

胡寶寶和貝度一起吃午餐，餐後胡寶寶自己開遊艇在海中打圈，休息過了然後和貝度一起游泳。

黃昏，在甲板上看日落，貝度問：「要不要找找你世兄？」

「世兄，誰呀？」她玩得甚麼都記不住。

「那姓馬的，叫馬圖斯吧？自從他上了船，直到現在，他一直沒有出現過。」

「那豈不好？跟尾狗，最討厭！」

「我怠慢他，怕你爹爹不高興。」

「我們又沒請他來，為甚麼要招待他？換衣服回市區吃飯……」

船泊碼頭時，才看見馬圖斯，他上岸取回跑車。

「好了，跟尾狗走了。」胡寶寶朝着車尾踢了一脚。

吃過晚餐，在餐廳門口乘汽車去看電影。

馬圖斯突然出現，對胡寶寶說：「戲院人多複雜，你穿上這件積克。」他把一件牛仔布短積克遞向寶寶。

胡寶寶把手放在背後：「你怎麼這樣婆媽，連我穿衣都管？你又不是我乳娘，況且我也不冷。」

「現在是秋天了，晚上有涼風，而且戲院有冷氣。」貝度幫口。

「閉嘴，沒你的事。」胡寶寶瞪他一眼。

「你冷不冷我不理，你冷病困在屋子裏我才省事。」馬圖斯眞是毫不動容：「但你穿得那麼暴露，出入繁雜場所，又在晚上，根本是引人犯罪。貝少爺，你應該關心你的女朋友。」

「是的，謝謝你。」貝度忙接過衣服。

這時貝度的平治跑車來了，胡寶寶搶過積克扔在地上跳上車。

馬圖斯追上去把衣服擲入車內……

貝度和馬圖斯的車一前一後回來。

「你看！我平安無事，祇是惹來艷羨的目光。」胡寶寶來到馬圖斯車子旁，扠着腰，搖着雙肩：「誰不知道我厲害？誰敢非禮我？嘿！」

「你今天好運。」馬圖斯冷淡如舊：「但不會永遠好運。」

「我一生好運。」胡寶寶仰仰臉：「有胆的就天天跟着我，要你天天吃驚風散。」

馬圖斯不跟她鬥嘴，把車駛回車房。

* * *

第二天，胡寶寶又約另一個男朋友。

馬圖斯一見那哈傑就頭痛。

雖然秋天，早晚已涼，但白天仍很溫暖，他却穿套黑皮衣，上身的積克又是銀珠又是銀鍊，背後還用銀珠釘上貓王的大頭像，脚踏黑皮靴，靴邊釘上銀刺勾。

頭髮用啫喱、定髮水甚麼的全膠上向後梳，滑得連一隻螞蟻都爬不上。

口中嚼着香口膠，擺着腿，搖動身，大概早已把自己當作翻生貓王。

胡寶寶也穿了套黑皮褲積克，積克的拉鍊拉到乳溝，頭髮梳了許多許多辮子，兩個人一見面就擁抱。

然後一起跳上一部開篷跑車。

出門口，門外有四部摩托車，車上都坐了一男一女，五輛車排成一字形向前出發。

但五輛車都好像漫無目的，兜兜轉轉，馬圖斯根本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裏。

後來他們駛進一所巨型豪華別墅，馬圖斯跟進去，馬上有兩位穿制服的保安人員要他拿會員証。

原來是私人俱樂部，馬圖斯沒有會員証，當然不能進入。

哈傑和胡寶寶由跑車上站起來，轉身向馬圖斯搖手：「在外面好好守住，我們玩夠了就出來，等着迎接呀！哈哈哈……」

馬圖斯立刻用手提電話通知胡大富，但胡大富正在開會。

馬圖斯相當心急，不知道裏面甚麼葫蘆賣甚麼葯。

最怕發生甚麼事，他在外頭鞭長莫及，那就是失職。

一個半小時後，胡大富才派人把會員証交給馬圖斯。

馬圖斯進去先到處看看，了解一下裏面的情況。

裏面有泳池(露天、室內)和幾個網球場、壁球室、桌球室和一間迷你戲院，有卡拉OK和的士高，有西餐廳和中式菜館。

裏面保安嚴密，因爲進出的都是企業家和他們的子弟，因此閒雜人等不得進內，剛才馬圖斯雖然拿到胡大富送來的會員証，保安主任還要和胡大富聯絡証實，才讓馬圖斯進去。

馬圖斯頗放心，起碼哈傑和他的朋友沒機會在裏面生事。

馬圖斯到泳池，在泳池旁茶座喝咖啡。

他眼睛搜索胡寶寶，她穿着黑皮比堅尼泳衣及花朵堆成的泳帽游泳，哈傑追上去和她肩並肩。

哈傑終於也發現馬圖斯：「寶寶，你的跟尾狗終於來了。」

「甚麼跟尾狗？他是我世兄，我爹的嘉賓。」

「是嗎？」哈傑作吃驚狀，由泳池爬上來，說：「馬世兄，剛才開罪了，不要見怪，等會請吃晚飯，向世兄道歉請罪。」

「不用了。」馬圖斯一口婉拒。

「寶寶，怎麼辦？馬世兄不肯賞面。」

「回來，別掃人家的雅興……」寶寶又和哈傑在水中嬉戲。

他們游完水就去打壁球，然後吃晚餐後又在室內泳池游泳，最後又上的士高，一直玩到十二點才離開。

馬圖斯以爲可以回家休息，原來寶寶還有節目，他們到夜店消夜。

他們點了菜，寶寶說：「今天運動量大，好肚餓。看！豉椒炒蟹，好香呀！」

哈傑要把蟹由侍者的盤子上拿下來。

侍者手一縮說：「先生，你們的菜還沒有到，這是鄰桌的。」

「誰說不是我們的？我們也點了炒蟹，拿下……」哈傑說着，就眞把那碟炒蟹拿走。

正要起箸，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住手！竟敢中途攔截我們的東西。」兩個瞪着怒目的男人在他們桌旁站立。

哈傑不屑的瞄他們一眼：「甚麼你的東西我的東西？難道蟹蓋上刻了你的名字？」

「我們來了半晚，你一來就吃，眞是欺人太甚……」他們伸手去搶那碟炒蟹。

「你們想幹甚麼？」哈傑一按手。

一個要拿，一個不准，由吵到爭，那邊桌子的人也擁過來，情況十分混亂。

經理和幾個侍者過來，邊勸邊說：「各位！大家都是我的貴客，這是做生意的地方，請各位給在下一個面子，不要在店內發生爭執，至於兩席的菜，我們盡快分別為大家送上。」

「不是菜的問題，」哈傑的態度一直很囂張：「我們來吃東西要付錢的，這些人過來搶食物，乞丐一樣，令人倒胃……」

「甚麼？你强搶我們的菜，還罵我們乞丐？太過份，這口烏氣怎吞得下……」

「你們想怎樣，打架？我早就手癢，想好好打一頓。」

「打就打，誰怕？有種的就跟我們出去……你們眞卑鄙……竟然突襲……」

「請大家不要動氣，冷靜……」

兩桌子人邊罵邊推邊走出去，哈傑的那一桌五男五女；另一桌六男三女。

哈傑似乎很興奮，摩拳擦掌。

最初五個女孩子都在後面，由男朋友保護，但由於五男對六男，加上對方的三女並非

善男信女，哈傑他們自顧不暇，胡寶寶和另一個女孩子被男友拋下，被迫加入戰圈。

最初寶寶和一個身材差不多的女郎對打，可能寶寶對打架早有經驗，她終於把對方擊退。

還沒透過氣來，一個大水桶型的女郎已接替同伴，上前一手抓向寶寶，寶寶雖然避開，但已嚇了一跳。

對方猛烈進攻，又踢又抓又撲，寶寶不是敵方對手，一面護住自己，一面尋找哈傑，並向他呼救。

她一分神，就給對方摑了一巴掌，並且把她撞倒地上，寶寶眼看對方要撲向自己，便慘叫：「哈傑……」

黑影在她身前一擋，大水桶打他，他抓住她的手，寶寶捧住臉爬起來：「哈傑，我快被她打死了，教訓她。」

但他祇是推開她，這不像哈傑，哈傑最喜歡打架，不分男女。

大水桶不服氣，衝過來亂抓，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反過來，痛得她殺鷄似的大叫。

「我祇用了兩分力，你再糾纏不休，我扭斷你的手。」

大水桶捧手竄了開去。

「馬圖斯！」寶寶這才發覺：「哈傑呢？那邊，我去找他。」

「跟我走！」馬圖斯阻止她到哈傑那兒，哈傑正在和對手打得性起，和寶寶距離越來越遠。

「我不走，戰鬥還沒有結束。」

「你怕人家笑你是逃兵，但街頭打架已經是犯法。走！」寶寶不聽勸告，馬圖斯便强行拖她。

「哈傑，哈傑……放手，我喜歡打架，關你甚麼事？死人……」

馬圖斯不理她，推她上車，替她扣上安全帶，鎖上車門，寶寶極力反抗，但馬圖斯力太大，兩個人在車中糾纏。

馬圖斯用安全帶繞緊她兩隻手。

「你不要管我的事，放開我，我要回去我朋友那兒，他們今天根本是爲我而打架。」

「你還想講義氣？就算不是你喊肚餓，哈傑的性格愛撩事生非，始終要打架，你跟他

出來，也不是第一次打架吧？不過，他根本沒有資格打架。」

「你不要侮辱我的朋友。」

「他連女朋友都保不住，自顧不暇，由你自生自滅，你被人襲擊，叫他他都不理。」

「那麼吵，他又那麼遠，怎聽到？」

「第一次你喊他，他就在你身邊，你喊叫聲又那麼大，聾子都聽到。我就以爲他會拚死保護你，所以那大水桶打你，我也祇是看着沒過問。結果，你不是被她狠狠摑了一掌？看！一大個掌印……」

「關你甚麼事？架我是打慣了，打打架人才精神振奮，多管閒事。」

「我要管早就管了，但那大水桶撲向你身上時，你慘叫哈傑，哈傑連回音都沒有，扔下你越走越遠，我若不過去管，那大水桶撲下來，不把你壓死也壓扁。我是不能見死不救。」

「我生死與你無關……」她手不能動，就用脚踢。

「我現在要開車了，你要踢儘管踢，但不可干擾我駕駛，否則我一拳把你打暈，令你動彈不得。」

家。

「你敢……」

「不信你試試看。嘿！你大概想做第二個大水桶……」

胡寶寶不停罵，不停踢腳，但祇敢踢她座位下的地毯。所以，馬圖斯能順利開車回胡家。

停車，馬圖斯替她解開安全帶，胡寶寶跳下車，不斷用皮靴踢跑車洩憤。

「踢散了才好，你爹會換一輛更新的跑車。」馬圖斯好笑。

「新車未到之前，你想做跟尾狗就要跑步，一天跑到晚，不死也暈。」

「我喜歡跑步，但不會爲你跑。你不知道車房裏還有部平治房車嗎？」

「死人！」胡寶寶氣極，大踢一腳便回屋裏去了。

* * *

胡家兩父女通常在吃早餐時才能見面。

胡寶寶天天都不在家吃飯，胡大富生意忙，應酬又多。

「寶寶，你的臉怎麼又受傷了？」胡大富看見女兒粉白的臉上有五個指印。

「他沒有告訴你嗎？」胡寶寶仍然吃她的早點：「他沒告狀邀功嗎？」

「圖斯，昨天發生了甚麼事？」胡大富輕撫女兒的臉。

「還是由胡小姐自己說吧！更眞實。」

「昨晚我和哈傑一班朋友去夜店，我們搶人家的食物，雙方由吵架到打架，我遇上個巨無霸，打不過她，給她摑了一掌，如此罷了。」

這令馬圖斯意外，這刁蠻公主竟然會說眞話。

「就祇是臉上這一掌？其他地方還有沒有受傷……」

「爹，你好多餘，有這跟尾惡犬追隨着，巨無霸也給他吠走……」胡寶寶發脾氣。

「你怎可以叫圖斯做跟尾狗？人家畢竟是……是我的世姪。」胡大富可不是罵女兒，女兒發脾氣他一定陪笑：「你今天開課，臉上的傷……」

「我叫桂姐用鮮牛肉給她敷面，她不肯。」馬圖斯說。

「我打架從來不隱瞞，這是戰蹟，同學見了也不會希奇。」

「老師不會喜歡愛打架的學生。」

「放心，教授過問，我會說因爲我不聽話，被爹爹摑了一個巴掌。」

「你始終還是要說謊。」

「沒法，大學可不容易考上。若我被趕出校園，第一個哭的是我自己。」

＊　＊　＊

馬圖斯送胡寶寶回大學，胡寶寶一面解安全帶，一面說：「明早見。」

「你不要亂走，我會來接你下課。」

「我知道你是管接管送的，但回大學，你祇能送，不能接，因爲大學門後深如海，從此跟尾狗亦要拜拜。你來我家沒好好睡過，就回去休息充電吧！再見啦，哈……」

下課時，胡寶寶和幾個同學約好去吃茶逛街：「你們開車到路上，我十分鐘後前去會合。」

胡寶寶怕遇上馬圖斯，正門不敢走，停車場也不敢走，由側門繞道出去。

眼看同學的車子就在前面，她一舉手：「嗨！珍妮，我來也。」

有人捉住她的手臂，她急忙回頭：「哈！你運氣眞好，竟給你碰上。」

「回家吃下午茶溫習書本，科科不及格一樣會被踢出大學校門。」

「第一天開課，講師、教授在自我介紹，根本不用溫習。」

「備課！這樣才可以做個愛發問的好學生。」

「放手，別拉拉扯扯，」胡寶寶恨得牙癢癢：「而且，我早已約好同學去吃茶敘舊。」

馬圖斯放開她，但指住她：「你要搞事打架在外面搞，可別拉進學校去，除非你真的想被踢出大學之門。」

「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比你還清楚。」胡寶寶拍開他的手指：「我警告你，你要跟儘管跟，別來騷擾我。」

胡寶寶上車，珍妮馬上開車。

朱迪問：「他是你最新的貼身保鏢？」

「應該不是。他住我們家，爹說他是我世兄。」

「我早就說他不是幹那一行的，」姬蒂說：「打扮得斯斯文文，十足大學生。」

「大學生？大野人，粗胚。」

「不！他和你以前的貼身保鏢完全不相同，那些人一眼就看出來。」

「他是不同，起碼不是粗人一名。」珍妮也說：「你剛才若不和他爭執，我們還以爲是高班的師兄。」

「你們怎不說他像湯告魯斯？」

「他沒有湯告魯斯好看，但比湯告魯斯高大威猛。」

「他是又高又大，史泰龍？咦！史泰龍的肌肉……」胡寶寶搖頭說：「不敢恭維。」

「沒有那麼誇張，而且，史泰龍並不算高。」

「亞歷舒華辛力加？」

「又沒有他那麼木，他像機械人。」

「他不但木，而且又木又冷，好大男人。」

「但他高大威猛，有型夠威，漂亮就不算，男孩子的模樣，總之給人一種健康、穩重、安全的感覺，他當初捉住你的手臂，我們還以爲他是你的男朋友。」

「你們開玩笑吧！他哪有資格？英俊、有學問、溫柔體貼、尊重女性……他全都沒有，就祇有蠻力，又多管閒事，別提他了，我們上山頂吃茶。」

「喂！你們看，」珍妮說：「他的車遙遙跟着。」

「他每天都是這樣，我去哪他去哪，步步追踪，所以我叫他跟尾狗。」

「他花這麼多時間保護你，不是關心你是甚麼？」

「我爹請他的，亞奇走了，他答應暫時做我的貼身保鏢。」

「既然你們兩家人是世交，他當然也是富家公子，他肯做貼身保鏢自然不是爲了錢，你看他穿的衣服品味不錯，又駕駛名車……」

「保時捷是我的嘛！」寶寶叫着：「他可能家道中落，來投靠我家，又或者他父母欠了我老爹的錢……」

「你從來沒有想過他喜歡你？」

「喜歡我？」寶寶仰頭笑起來，接着說：「你們知道他怎樣罵我？罵我生活腐化墮落。我從未正面看過他，他也不看我，我們是互相仇視的。」

「寶寶的確對她的貼身保鏢沒有好感。」

「唉！我爹爹好老土，常怕我惹事犯法，自己沒時間陪我，就找來些甚麼貼身保鏢。那些保鏢又窩囊，一共被我嚇走了十二個。」

「這個看來不錯，不能打，也看得順眼，可以嚇唬人。」

「對呀！他打女人才眞兇呢。」

「他打你？你臉上的傷原來是……」

「不！我是被個女的打，他打走那個女的。對付女人兇有甚麼用？他沒見過大場面，

遲早會被嚇走的……別說他！別說他！珍妮，你和你表哥同居了一個暑假，決定非君不嫁了吧？」

「寶寶，你說話怎麼這樣難聽？」珍妮的臉紅得像個大番茄。

「寶寶不說話時像個天使，一開口就像個……像個……像個……」姬蒂說不下去。

「油脂妹，是不是？」寶寶答上去：「大概上的士高和夜店多了，那兒的人說話才豪放，我的祇是小兒科。」

「你為甚麼會去那些地方？」朱迪皺皺眉：「好複雜，聽說還很恐怖，比如打架，甚至殺人，是吧？」

「殺人我還沒見過，爭執常有，打架嘛！一個月一次也不算多，其實打架很好玩、很刺激。」

「你眞是不可理喻，我見人家打架就會嚇昏，還說好玩？」

「在家裏冷冷清清，上學要循規蹈矩，好悶。偶然出去打打架，把心中的鬱結舒散，人會變得開朗。好！不談這些，說回珍妮和她表哥吧，聽聽他們進展得怎樣了。」

「姑母一家人在外國，他回來度假，當然住在我家裏，一起看電影、上海洋公園、吃

日本菜，他最喜歡吃日本菜……如此而已，談不上甚麼進展，反正大家都在求學階段，他就算眞喜歡我，也不可能在這時候向我求婚。」

「珍妮的表哥挺帥的，有點像李察基爾。」

「你怎麼知道？」寶寶問朱迪。

「那天我和姬蒂到珍妮家。」

「你們兩個去，」寶寶嚷叫：「爲甚麼不通知我？」

「我們打過好幾次電話給你，你暑假哪一天在家？」

「噢！我見不到珍妮的未婚夫，不，我更正，是見不到她的表哥。」

四個女孩子已經在山頂餐廳吃茶。

「我的生日派對，你有沒有時間參加？」珍妮問寶寶。

「好朋友生日，沒時間也得找時間，哪一天？」寶寶問。

「中秋節的第二天。」

「嘩！學校放假呢，你眞會挑日子生日。」

「生辰可以自己挑日子的嗎？傻蛋……」大家哈哈的笑。

七點鐘，珍妮便開車送寶寶回家，寶寶踏入花園，看見哈傑坐在車裏等候，便走前幾步，大喝一聲：「喂！我叫你不准再來找我，你在這兒幹甚麼？」

「寶寶，你聽我解釋……」

「有甚麼好解釋？平時你說怎樣怎樣愛我，昨天打架，你根本就忘了我的存在，那證明你平時說謊。」

「怎會呢？寶寶，你也知道我很喜歡打架，一打架就投入，對方又纏得緊，而且後來我還被兩個人夾攻，實在分身不下……」

「既然打架比我還重要，你去打架，還來這兒幹甚麼？」

「沒甚麼比女朋友重要，祇是打架太投入，一時疏忽了你，是我不好，我可以向你道歉。」

「道歉有甚麼用？昨晚我也被兩個人夾攻，我還被那巨無霸打得倒在地上，我叫救命，你理都不理。」寶寶越說越氣。

「你現在不是沒事嗎？我知道你的保鏢會保護你，他不會連個女的都打不倒，是嗎？」

「甚麼？」寶寶瞪大眼：「你帶女朋友出外，不是你自己保護嗎？昨晚若沒有馬圖斯，

我早已被那巨無霸打死……你，哈傑，你根本不是個男人，你馬上給我滾，以後別讓我見到你……」寶寶拾起個花盆扔向哈傑的跑車。

「寶寶，別扔，」哈傑過來擋住寶寶：「我的跑車百萬，老頭子會跟我算賬……」

「我管你一億元，你爸爸殺掉你才好……」

兩個人在那兒糾纏，馬圖斯是緊隨寶寶回來的，這時候，他過去把花盆拿下來。

「你竟然和他聯手對付我？」寶寶一腳踢向馬圖斯，馬圖斯敏捷地避開。他一手擋住寶寶，一面對哈傑說：「你還不趕快把車開走？等她氣平了再來，不過你也應該好好的自我檢討一下，保護女朋友是你應有的責任。」

哈傑慌忙上車開車。寶寶急忙在大樹下拾了顆大石，擲向他的車尾，說：「從此在我眼前消失，該死的……」

那晚胡寶寶一直在樓上，祇是吃晚飯時抱怨老父心裏沒有她，扔下她孤伶伶在家裏。

馬圖斯第一晚獲得早睡。

* * *

寶寶根本沒有辦法接受馬圖斯這個世兄兼貼身保鏢，每天下課總想辦法逃避他，但無

論她甚麼時候下課，及由哪兒步出校門，馬圖斯都會等着。

這天，胡寶寶請三個好同學吃晚餐，因爲她厭倦冷清清的吃飯氣氛。

「和你們一起吃飯眞好，不用每晚對着那冷面神。」

「他眞是那麼可厭嗎？我們沒有和他交談過，但由外表看，他越看越好，很有男子氣概。」

「他外表怎樣我不大清楚，因爲他從不看我，我也不屑看他。其實這個人粗魯不文，旣無教養，學識也有問題……」

朱迪不以爲然：「你說過他是你的世兄，唸書一定不會少。」

「第一，有錢未必能唸書；第二，可能他祖父，甚至父親那一代都不錯，但後來他父親破產了，去世了，舉目無親，所以才來投靠我家。上一個亞奇，雖然祇是中學畢業，但也有禮貌分尊卑，懂得尊重女性。」

「但你一向討厭那些貼身保鏢，說他們低能，祇會阿諛奉承。」

「他們是討厭，但也總算守本份。這個更討厭，他目中無人，對我絕不謙讓，我罵他一句，他罵我兩句，頂撞駁嘴甚麼都有，就差沒有動手打我。還有，以前的跟尾狗，我叫

他們怎樣做他們都聽話，全都依我。這馬圖斯，根本不按本子辦事，比如我告訴他，我不喜歡人家管我的事，他偏要過問；我討厭人家跟踪我，他却鬼影似的老跟在我身後，還開我的跑車。」

「爲甚麼不向世伯投訴？」珍妮問。

「說過呀！他老是幫着他，說馬圖斯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保障我的安全。」

「他有沒有做到？」

「暫時還看不到他有甚麼用處，就是一天到晚做跟尾狗。」

「寶寶，反正他天天來學校接你總接到，你想盡方法也逃不掉，何不索性享受一下，當他是司機，由他接送。」

寶寶想一下，點點頭說：「還可以叫他送送大家，一舉兩得。」

「我第一個贊成。」珍妮說。

「死鬼，原來你一早就不想送我們了。」

「當然啦！她分別送我們回家之後，已經很晚，哪兒還有時間陪表哥？」

「我可沒說過。」珍妮還是面紅，但語氣甜甜的。

「好好，明天就由馬圖斯送……」

＊　　＊　　＊

「珍妮的生日舞會，我們想請馬圖斯一起去。」

「甚麼？連保鏢都請他做上賓，世界新聞。」寶寶猛搖頭。

「他不完全是你的保鏢，還是你的世兄，間接也是我們的朋友，況且最近他又送我們回家，大家已經認識。」

「他反正要接送你，要他在車上等一晚，好殘忍。」珍妮表明態度。

「要我開口邀請他，我實在做不到，我從未認為他和我可以平等。而且，這個人不識抬舉，就算請他，他也未必答應，若他拒絕，我顏面何存？他會更囂張。」

「由我們跟他說好嗎？」珍妮說。

「你是主人，」寶寶聳聳肩：「我當然尊重你的決定。」

當馬圖斯送她們回家時，珍妮邀請他，他一口就答應了。

＊　　＊　　＊

很快就到珍妮生日，雖然那天是星期四，但星期五是學校假期，因此被邀請的同學都

出席，珍妮準備玩它一個晚上。

馬圖斯開車和胡寶寶一起出席，到門口，馬圖斯說：「你先進去吧。」

「那邊就可以停車了。」

「我知道，我不和你一起進去，是避免你尷尬。」

「既然珍妮請你，你就是她家的貴賓，有甚麼好尷尬？」

馬圖斯搖一下頭：「我和你一起出席，若人家問你，我是不是你男朋友，你告訴他們我是你世兄還是貼身保鏢呢？」

「你這麼大聲幹甚麼？你以為我很喜歡和你出雙入對嗎？呸！」胡寶寶不喜歡他的態度，邊下車邊罵。

「黑白不分，不知好歹。」馬圖斯回敬她。

胡寶寶先進去，她在大學就祇有朱迪、姬蒂和珍妮三個好朋友，其實她是很受歡迎的，特別是男生。她的出現，馬上引起男孩子的注意。

胡寶寶今晚穿一襲粉紅色的及膝傘裙，後面頭髮散着，前面的頭髮全梳向後，結上一個粉紅大蝴蝶結。

他在男生眼中是個美麗的公主。

特別是珍妮的表哥麥亞當，他一見胡寶寶就呆了，如果說一見鍾情，倒不如說靈魂兒都被勾了去。

他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過胡寶寶。

不久，馬圖斯進來，他向珍妮恭賀，又捧上禮物。

之後，他好像沒有在大廳出現過。

吃生日蛋糕時，朱廸到處找馬圖斯，珍妮問寶寶：「馬圖斯呢？」

胡寶寶搖一下頭：「他一向神出鬼沒，我連他甚麼時候進來都沒留意。」

「他會不會自卑？其實，我們都把他當朋友。」

「有甚麼好自卑？他今晚穿了套淺灰色西裝不知道有多帥，又高人一等，自大還差不多。」

「他更像個知識份子。」姬蒂也說。

還是朱廸把馬圖斯找到了，他坐在封閉式露台的盡頭，那兒可以看得到大屋，又看到大廳，不怕寶寶中途溜走。

「馬先生，終於把你找到了。」朱廸很高興：「我是給你送生日蛋糕來的。」

「謝謝朱廸小姐，」馬圖斯馬上站起來接過碟子：「麻煩你了。」

「不麻煩，爲甚麼你不進去玩？」

「我從來沒有和她在一個空間，怕影響她玩樂的情緒。」

「平時不同，你祇是跟隨保護，但今天你是珍妮的貴賓，你們的權利是平等的，你玩你的，她玩她的，各不相干。」

「我知道，但我這個人不會跳舞又不會玩，在這兒一樣可以感受到大家的歡樂。」

「你平時有甚麼消遣？」

「說出來一定把你嚇壞……」

他們坐下來，馬圖斯吃蛋糕，朱廸喝賓治，他們聊了好一陣。

朱廸並不覺得馬圖斯粗魯不文，反而覺得他有學識、有深度。

「馬先生……」

「叫我馬圖斯好了。」

「好！你也不准叫我朱廸小姐，要叫朱廸。等會兒的晚餐是自助餐，你喜歡進去和大

家一起吃，還是在這兒？」

「其實我吃過晚餐才來，所以你不用爲我費神。相信你的同學都在找你，請回去吧！」

「等會見。」

後來珍妮和姬蒂也分別出來和馬圖斯聊聊，祇有胡寶寶對他的動向完全不感興趣。不想知，也不理。

吃晚餐時，朱廸推了一餐車食物和馬圖斯在露台上吃。

「舞會已經開始了……」

「你還不進去跳舞？你的舞伴一定在等候你。」

「今晚我沒有舞伴，我是一個人來參加舞會的。」

「但裏面有很多男孩子。」

「我並不太喜歡跳舞。其實在這兒很不錯，月色照耀花園，景色很美，裏面傳來陣陣音樂聲，氣氛很浪漫。你有沒有同感？」

「我不大了解浪漫的定義，或許祇是一種感覺。」馬圖斯喝口咖啡：「我祇覺得很舒服，是我跟隨胡寶寶這麼久最舒服的一次。」

朱廸點了點頭。

麥亞當和珍妮跳了第一個舞。

由第二個舞開始，麥亞當幾乎成了胡寶寶的舞伴，和其他男生搶着和寶寶跳舞。

由於珍妮是主人，所以很忙，而麥亞當實在把胡寶寶盯得很緊。

「要不要休息一會？」

「休息？一坐下來，馬上有人過來伸手說請。」

「我們可以到露台去。」

「晚上秋風冷。」

「外面有個封閉式的露台，花園掛上的燈閃呀閃，多漂亮！」

「聽來景色不錯。」

「由這扇門出去，外面就有搖搖椅，很舒服。」麥亞當吩咐傭人把飲品送出去。

胡寶寶坐在搖椅上盪呀盪。

「寶寶，你好漂亮。」

「謝謝。」寶寶撫了撫身上的粉紅色袖子：「今天珍妮也穿粉紅色晚裝。其實，我今天

穿錯了衣服，粉紅色應該留給女主人。」

「寶寶，我是說你人很漂亮。」

「啊！對呀！大家都說物以類聚，我們四個好朋友都長得不錯，各有美態。」

「她們三個怎比得上你？如果分等級的話，她們是一級，你是頂級，最美的，沒有人告訴你嗎？」

「有的，初進大學，已經有人叫我校花。我就覺得，我們四個都差不多，九十五分啦，咭咭……」

「寶寶，我們做朋友好不好？」

「還問？跳了一晚舞，還不是朋友？」

「我的意思不是做普通朋友，我希望，希望……」

「做我的男朋友？」寶寶張圓了嘴。

「是的，其實你一出現，就把我吸引了。」麥亞當握着寶寶兩隻手：「我對你一見鍾情，眞的，信我。」

寶寶傻了：「你不是喜歡珍妮的嗎？珍妮不是你的理想對象嗎？」

「當然不是！我承認和珍妮感情好，但我一直把她當表妹，更進一步也大不了是我的親妹妹。」

「但你爲了她的生日，延遲回校上課。」

「那也代表不了甚麼，又遲不了多少天。不過，如果你肯做我的女朋友，我可以留下來不走。」

「但珍妮很愛你。」

「那是她一廂情願，愛情是兩個人的事，我並不愛她。」

「對，是兩個人的事，同樣，我也不能愛你。」

「爲甚麼？我哪兒不好？外型差？學問和家世不夠好？」

「朱廸說你家庭和學問都不錯，大家都認爲你英俊瀟灑……」

「你個人認爲呢？」

「像年輕的李察基爾，很有魅力……」

「寶寶，」麥亞當的手握得更緊：「你也喜歡我？」

寶寶搖頭：「相逢恨晚，早點認識你或許還有機會。」

「不晚，我未結婚又沒有女朋友，你已經有了要好的男朋友？」
「我的確有許多男朋友，多一個你本來無所謂，但一定要在我未認識珍妮之前認識你。」
「那有甚麼分別？」
「分別可大。如果我不認識珍妮，你祇不過是個普通的英俊男子，你追求我，我會給你機會。但是，如今你是珍妮的表哥，又是珍妮所愛的人，無論你條件有多好，也祇好嘆句有緣無份了。」
「這對我不公平，我根本不愛珍妮。」
「我不關心你怎樣想，最重要是珍妮愛你。如果我接受你的要求，珍妮一定不會原諒我，我會因爲你而失去珍妮。」
「男朋友可以進展成愛人，愛人不是比女朋友更重要嗎？」
「你不可能成爲我的愛人，而且我有很多男朋友，我若跑出去一喊：誰願意做我男朋友？起碼會來五、六個。但我好不容易才和珍妮她們建立了友誼，所以，我不會爲你而令珍妮對我產生誤會。你一直握着我的手，我警告你，我再不耐煩拖拖拉拉，馬上給我放

手。」

「寶寶，你眞的不可以……」

「不可以！剛才你所說的一切，我不會告訴珍妮，但不是爲了你，是怕珍妮傷心，放手。」胡寶寶由搖椅跳下來，手肘撞向麥亞當。

麥亞當撫胸叫痛，寶寶指往他：「進去檢點些，若珍妮生疑，我宰了你。」

「寶寶……」

他們剛才說的話，在露台盡頭處的馬圖斯和朱迪都听見。

「寶寶剛進大學時，有許多女同學說她壞話。聽過剛才的話，我覺得我們都選對了朋友，她很重友誼，又有義氣。」

「這個人有兩個腦、兩條心。」馬圖斯喃喃。

「你說誰老？」

「沒事……人總有優缺點……」

* * *

「最近吃力嗎？」胡大富關心的問。

「很平靜很舒服，哈傑少爺走了就舒服。」

這是眞話，胡寶寶由星期一至五都上學，上學挺正常的，下課最多和三位好同學吃茶、吃飯，回家溫習、睡覺。

星期六和星期日，肯定其中一天和貝度少爺一起，另一天就不一定，不過，這些少爺都安份，祇是和寶寶看戲、吃飯、兜風、打球，極少上的士高。

偶然去吧，也不鬧事。所以，馬圖斯也很淸閒。

「寶寶就喊悶，她就愛刺激、愛鬧，我好担心。」

「她年紀一天比一天大，會定下來。」

「但願如此。」胡大富忽然想起：「亞奇最近怎樣？」

「聽說不怎樣好，雖然收入不錯，但晋升機會少，小公司就是這樣。」

「我還欠亞奇一個人情，工作方面我爲他留意。」

「謝謝胡老爺。」

「寶寶呢？」

「明天有測驗，她在溫習書本。」

「她最近功課如何？」

「人聰明，但太懶，心又散，功課老做不完。我看，她對有些筆記根本未能完全了解。」

「圖斯，這不行，唸大學是她唯一最醉心的事，非要應付下來不可，否則屋子也會被她拆掉，你幫幫她。」

「但我……我並不……」

「我知道，功課之事與你的工作無關，根本不在你的工作範圍之內，祇是我請求你幫助她。」

「她也未必接受。」

「那是她自己放棄權利，你總算幫過她，我已經感激。呀！就叫亞奇來我公司當個副主任吧！」

*　　*　　*

馬圖斯敲敲書房的門。

「進來！」語氣很粗，自然心情不佳。

馬圖斯推門進去，胡寶寶開了電腦，但人伏在書桌上，不停把筆放下又拿起，有時又摣摣書桌。

「把程序輸入電腦？」

「唔。」寶寶突然回頭，看見馬圖斯，頗爲意外，因爲他從未進入書房，她馬上問：

「你來幹甚麼？」

「需要幫忙嗎？」

「今晚不出外。」

「我是說功課，比如電腦……」

「電腦？哈……」胡寶寶放下筆，伸伸腰，一陣冷笑，說：「你以爲玩電子遊戲機？」

「我知道不是，我也不是電腦奇才，但我可以嘗試……」

「嘗試玩玩？我這兒不是實驗室，別碰我的電腦，若把我已輸入的洗掉，我可不放過你！」

胡寶寶態度惡劣，但馬圖斯既然答應了胡大富，而且就算是助亞奇一臂之力吧，他也認爲應該忍讓。

「報告書寫好了沒有?」

「甚麼報告書?」胡寶寶眼都不瞄他一下。

「伊拉克事件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專題討論報告書。」

「你眞多事,甚麼都打聽。」胡寶寶皺皺眉:「經濟你又不懂,你不是想為我提甚麼好意見吧?」

「你若寫好,我可以替你看看,爭取最高分數。」

「看甚麼?有甚麼好看?你若會看,豈非可以幫助我寫大學論文?」胡寶寶突然一拍書桌:「不要煩了,我已經忙得昏頭轉向,你還來胡說八道。垃圾!」

「你狗眼看人低!」

「你罵我狗?」胡寶寶倏地站起來,一轉身指住他。

「瞎眼的狗!」

「你給我滾出去!」胡寶寶隨手拿起個釘書機向馬圖斯扔過去。

馬圖斯身手敏捷,否則如此近距離,不中招才怪。

他出去,拍上門。

* * *

自從珍妮生日舞會之後，胡寶寶沒有來過珍妮家。她總找藉口逃避，朱迪了解她的心情又從旁協助，因而一直沒有引起珍妮疑心。

這天胡寶寶和朱迪、姬蒂來珍妮家吃飯，胡寶寶一進屋就舒展雙臂：「珍妮，今天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你家廚子的泰式炒椰子蟹。」

「前幾天你到底在忙些甚麼？昨晚為表哥開的歡送晚會你也不來。」珍妮今天雖然送走了表哥，但仍很開心。

「功課啦！若不是交了那份報告書，我今晚也不能來。」胡寶寶總不能告訴珍妮，麥亞當向她示愛。

「算啦，學業要緊。其實表哥也說過，你不能來，一定是抽不出時間。」

「你表哥很能體諒人。」

「他是很明白事理的。」珍妮一提起麥亞當，就笑得甜絲絲，掩不住內心的喜悅。

「今天送機有沒有哭？」姬蒂問。

「那還用問？當然和心愛的表哥相擁痛哭。」朱廸眨着眼笑。

「你好誇張。」珍妮打她：「他祇不過去唸書，又不是不回來。」

「就這樣笑嘻嘻的送他，一滴眼淚都沒流過？」

「分離總是有點難過。哎唷，你們幾個爲甚麼這麼煩？」

「但看你現在的樣子，你一點都不難過。」

「就是嘛！我們今晚約好一起來，是怕你表哥走了你會不開心，一個人悶悶不樂。」姬蒂不明所以：「但你一直笑咪咪，我就莫名其妙了。」

「其中一定有原因，」朱迪逗珍妮：「快快招供。」

「你這個人好殘忍，我懷疑你前生是蓋世太保。」珍妮一面避走，一面笑嘻嘻。

「你招不招？姬蒂、寶寶，還不過來圍攻？」

「嘩！你們別來，招了！招了！表哥上機前向我求婚。」

「甚麼？」胡寶寶呆了呆：「你有沒有答應？」

「這還用問？她開心成這樣子。」姬蒂說：「去年考進大學，也沒有現在這麼開心。」

珍妮和姬蒂是中學同學，一起考進大學的。

「那，你要結婚了？」

「不是，那有這麼快？聖誕節表哥回來，我們先訂婚，等他大學畢業了，我們才考慮結婚。」

「啐！嚇死我。」寶寶呼了口氣，珍妮是她的好朋友，若她嫁了個貪新忘舊見異思遷的男孩，她眞的很担心。

「寶寶，你喃喃的，到底在說甚麼？」

「噢！沒說甚麼。聖誕節好呀，我喜歡聖誕節……」寶寶回答得不知所謂，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甚麼。

「訂婚無所謂。」朱迪語重心長的說：「結婚眞要認眞考慮，因爲結婚對我們女孩子來說是一生一世的事，嫁錯了丈夫，一生就完了。」

「朱迪，你是不是覺得我表哥有甚麼不好？」

「他一表人才，也算不錯了。」姬蒂點了點頭。

「人不能單看表面，最重要是內在，這就要珍妮自己小心觀察了。」

「珍妮，你人這麼好，不要嫁個壞蛋。」寶寶又補充說：「我並非說麥亞當是壞蛋，但我同意朱迪的話，多花點時間觀察。還有，他除了你之外，還有多少個女朋友？無論過去

的、現在的，都要弄清楚。」

「表哥在英國的功課很忙，唸的又是名校，哪有時間交女朋友？況且，他又不喜歡外國女朋友，回來嘛，必定住在我家裏。表哥這個人很老實，不胡來，他又尊重我的家人和朋友，他對你們也不錯，是不是？」

「是呀！」姬蒂第一個說：「他很有紳士風度。」

「何祇？簡直好到出奇。」寶寶搖頭嘆氣，她本想把麥亞當對她的一切說出來，但又担心珍妮會受不住。

「寶寶，你為甚麼嘆氣？」珍妮問：「若是你發覺表哥有甚麼缺點，告訴我，我們是好朋友。」

「啊！不，我祇不過見過你表哥一次，他好壞我都不知道。」寶寶見珍妮這麼認真，反而怕了：「我習慣胡說八道，你不用理會我。怎麼老是說珍妮？換話題。」

「最好談談胡寶寶。」朱迪為她解圍：「你有那麼多男朋友，你到底喜歡哪一個？」

「都喜歡，不喜歡怎會來往？我剛和哈傑絕交。」

「你好花心。」

「總有一、兩個特別喜歡的。」

「誰能玩、誰好玩就喜歡誰。」寶寶攤攤手：「沒一定。」

「若一定要你選一個做結婚對象，你會選誰？」

「誰都不要，交交朋友，玩玩可以。訂婚、結婚，全不作考慮。」

珍妮好奇怪：「難道你一輩子都不結婚？」

「也不出奇，不嫁就不嫁。」

「那你年紀大了會很寂寞。」

「怎會寂寞呢？不結婚，並不等於不交男朋友。」

「但到你四十歲、五十歲時，還可以繼續交男朋友嗎？」

「為甚麼不可以？我們的女男爵，四十九歲才結婚。葉議員好像過了六十歲才為人賢妻。我比她們還漂亮，可以交男朋友交到九十歲，哈哈……九十歲我可能已經上天堂了。」

「你爸爸聽見了，一定會担心的。」

「管他呢！其實，他忙他的事業、忙賺錢，根本不會關心我。」

「你爸爸其實很疼你，爲了你，他一直沒有再娶。」
「未必爲了我，誰知道他在外面有多少個女人？男人都靠不住！」
「會不會是你爸爸影響你的婚姻觀點？」
「有一些。還有其他因素，總之，無論怎樣說，我都不會結婚。」
「你從不和學校裡的男生約會，會不會與此有關？」
大學裡的確有不少男生追求寶寶。朱廸、姬蒂和珍妮亦有追求者，因爲這四個女孩子特別出色，其中尤以胡寶寶最迷人。
「絕對有關！那些男生很認眞又很天眞幼稚。若我和他們約會、交朋友，我眞担心他們會死心眼纏住我不放，或者向我求婚，到頭來還是要分手。若有誰看不開，鬧自殺就更煩，我最怕煩。」
「你現在的男朋友，不會向你求婚嗎？」
「其中百份之九十是從小認識的世交，難道他們對我還不了解？萬一有個發神經向我求婚，我拒絕，他們也不會自殺。」
「馬圖斯也是你世交？」姬蒂說。

「他？我以前沒見過他，我們彼此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這個人，因爲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跟我交朋友。」

「其實他不錯，爲人踏實。」朱廸一提馬圖斯，必定好評。

「說眞的，」珍妮說：「我覺得馬圖斯和你很相配。」

「配？他憑甚麼？學問？家庭？社會地位……」

「寶寶，你不會計較這些的吧？或者，他家道中落，窮了，家境不好，沒錢唸更多書，但這不重要。你們一個是美人，一個是英雄，很配。」

「呃！」寶寶作嘔吐狀：「他哪一樣像英雄？」

「五官端正，眼大、鼻大、口大、耳大……紅紅白白的，又高又壯。」

朱廸對馬圖斯似乎知之甚詳：「他說，他從小就學功夫……」

「他八九吹牛皮，他根本最怕打架，打罵女人可能就有一手。沒胆匪類！」相反，寶寶一提馬圖斯就氣，她看不起他，而他又事事過問她，因而增加她的反感。

「不能打也能看，你對他連看都不看，其實他並不差，雖然不像麥亞當那樣英俊小生，但他也很討人喜歡的。珍妮，你說是不是？」

「是呀！男孩子不一定要漂亮，他又不難看，是男孩子的樣。而且他給人很有安全感，舉止大方，或者不再是甚麼富家公子，但穿衣服很得體，很有品味。」珍妮同樣欣賞他：「我不相信他會打女人，他平時跟我們說話很有禮貌的。」

「我早說過，人不可以貌相，光看表面一定吃虧，比如……」她本來又想以麥亞當為例，但終於又忍住了：「他在家裡大聲喝罵我，叫我狗。」

「寶寶小姐，可能你把他罵重了，你的小姐脾氣很厲害，未必每個人都受得住。」

「朱廸，你怎麼老偏幫他？他欺負我，你根本看不到。」

「眞的有人敢欺負你嗎？」

「啊，我現在明白了。」寶寶一拍手，她膝上的那盒朱古力幾乎整盒翻下：「你們有沒有發覺朱廸對馬圖斯另眼相看？她八九是看上他，原來是這個美人配英雄，看樣子，我得做紅娘了……」

「哪有這回事？哪有這回事？」朱廸的臉紅了，鼓着腮，沒有人知道她是開心還是不高興，但她反應很大：「我祇是把他當朋友，跟他交朋友不錯的，你們說是不是？」

「交朋友無所謂，男朋友就不必了，他怎配得上你？而且李利會傷心，他在追求你，

你不會不知道，他的條件就差不多了。」

「我不覺得。」朱廸毫不在乎的：「大不了家裡錢多些，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他的約會。」

「李利有甚麼不好？」

「不成熟，像孩子，這種男孩好會嗲人，我受不了這一套。我又不是神奇女俠，我也想有個蝙蝠俠好依靠。」

「哎喲！我眞的明白了，朱廸眞的喜歡馬圖斯，剛才珍妮不是說他有安全感，又稱他英雄？馬圖斯就是朱廸心目中的蝙蝠俠。」胡寶寶笑得嗆喉嚨。

「朱廸，眞的嗎？」珍妮和姬蒂都不約而同的追問。

「當然不是。」朱廸連忙否認，臉又紅，又鼓起腮。

「她是！她是的！」寶寶指住朱廸。

「吃東西。」朱廸拿起一顆糖塞進她嘴裡：「胡言亂語。」

寶寶咳嗽，差點沒嗆死。

「寶寶，不要吃那麼多朱古力，很快就吃晚飯了。有椰子蟹、釀青口、炸生蠔……都是你喜歡吃的。」

「不怕，吃糖一個肚子，吃飯是另一個肚子。而且，也不是吃得那麼飽。」

「對！我媽媽常說你胃口小，吃不多，挺斯文的。」

「她斯文？她連荔枝都可以吃兩磅。」朱廸拉拉她的頭髮。

「斯文？唉！我眞是逼不得已。」寶寶誇張地嘆氣：「我們每次來吃飯，珍妮的爸媽都在。如果我不扮斯文，給他們看見我那副食相，担保嚇壞兩位老人家，我本人無所謂，怕牽連珍妮，有這樣大吃大喝的粗魯朋友，萬一伯父伯母不再歡迎我，豈不更糟？」

「哪有這麼誇張？我爸媽一向認爲年輕人應該多吃點，否則爲何要燒一桌子菜？是放着欣賞的嗎？」珍妮搶掉她懷中的糖盒子：「今晚多吃點菜。」

「我有件事眞的弄不明白。」姬蒂打量寶寶：「她大吃大喝，大笑大叫，開心又胃口好，應該比沈肥肥更肥，但她竟然可以穿小碼……」

「不，是中碼。若穿小碼，我打個噴嚏，褲頭鈕扣就會掉出來，我腰圍二十五吋呢！水桶腰，哪像你們纖纖小蠻腰？」

「你身高及三圍多少？體重又多少？」

「身高五呎八吋；三圍呎碼是……唔！聽清楚：三十六、二十五、三十六；體重一百

二十五磅。肥死了。哎！總之又肥又笨。」

「你人高呀，五呎八高難道要二十二吋腰、一百磅？你已經很標準，你們認爲是不是？她大吃大喝都不肥，沒道理。」

「她整天跑來跑去，運動量大，吃下去的東西，很快被她消化掉。」

「我認爲寶寶眞的胖了一點。」朱迪持相反意見：「她的腰應該最多二十四吋，體重也應該減十磅，一百一十五磅就標準。她高，但骨架子不算大，並不是那種高頭大馬的人。」

「是不是？我早就說我肥。所以不要用麗質天生、得天獨厚來形容我，我根本不夠標準。」

「我就不覺得。寶寶漂亮、豐滿、皮膚又光滑，我怕女孩子太瘦，像飢民似的。要不，爲甚麼有那麼多男生追求她、暗戀她？」

「男孩子都喜歡豐滿的女孩子，而且她樣子眞正漂亮。但她是胖了一點，雖多了一點福氣，但少了一份秀氣。」

「好！別爭，由今天，不，由明天開始，我節食又游泳，回復我本來高佻的身材。」

「眞的，自從你沒有游泳，身上是多了點BABY FAT。」珍妮說。
「誰不知？沒人陪嘛！哈傑可以陪我游半天，其他人兩個小時就支持不住。」
「馬圖斯呢？」朱迪不禁又提起。
「他憑甚麼資格陪我游泳？別老抬舉他。如果和他一起游泳，我寧願變大肥妹，肥死算了。」
「你不是和他一起吃晚飯的嗎，爲甚麼又吃得下？」
「有甚麼辦法？如果他是以前的保鏢，我不踢他回下人間才怪。但無論怎樣說，他上一代和我上一代是世交。他在我家的另一個身份是賓客，我不能太過份。」寶寶趁機訴苦：「我在家裏其實胃口並不大好，吃零食比較多。爹爹一年難得在家吃幾頓飯，都在外風流快活，扔下我面對那跟尾狗。」
「大家各自吃，誰也別管誰。」
「那就好，但不行呀！他老來問東問西，東管西管，哪兒像男人？簡直是婆媽，有時候我懷疑爹爹娶了個繼母回來。」
「若是繼母就刻薄你，你還能兇？」朱迪又說：「別嫌他，若沒有他陪你，你一個人冷

清清吃飯才孤單。」

「謝了！免了！我寧願孤單死。珍妮，把朱古力給回我，還沒吃晚飯。」

「快了，再等二十分鐘，你還說減肥？」

「由明天開始嘛。」

「明天以後的明天。」大家一齊笑。

* * *

胡寶寶接了個電話，跳起來，很快就說完了，然後跑跳着上樓梯。

不一會，就由二樓下來，穿一件白色由胸前到袖子都有黑色長流蘇的積克，白色牛仔褲，黑色有白流蘇的中靴。

到大廳出口，馬圖斯擋過來。

「這時候遊花園？」

「廢話，我甚麼時候那麼詩意？」胡寶寶把黑色小錢袋扔向背後：「我出去！遊花園要帶手袋嗎？蠢材！」

「現在時候不早，你明天又要上課，不要出去。」

「是命令？」

「是忠告！」

「我最不喜歡聽忠告。而且，你管不住，我非要出去不可。」

「貝度少爺不會深夜約你出去，他是個君子。你到底又約了誰，哈傑？」

「呸！哈傑，踢走的狗我還容許他回頭？史高！你認識他嗎？告訴你，你又不懂，以爲我祇有三幾個男朋友……」

外面已經有汽車駛進花園的聲音。

「走開，你可以開車跟着來，跟尾狗，哼！」

胡寶寶推開馬圖斯走出去。

已經有一個少年靠在一輛跑車旁等候她。

「寶寶！」

這個叫史高的，外型打扮和哈傑相差無幾，穿咖啡皮衣，是個身上一串串掛鍊的油脂飛。車一開就去卡拉ＯＫ。

他們又玩又笑，又吸煙又鬥喝啤酒，放蕩形骸，馬圖斯很擔心。寧靜的日子過去了，

胡寶寶必然又再出事，馬圖斯又得步步為營、步步追踪。

第二天一下課，史高就來接她，兩個人走進一間電子遊戲機中心，一直打到晚上。其間又驚險百出，和其他人爭執、碰撞別人，別人還以顏色，大家爭持着幾乎打起來，幸而這個史高沒哈傑那麼兇，發發蠻，總算平安渡過。

結果九點才去吃晚餐，飯後又再上卡拉ＯＫ。

胡寶寶唱歌還算不錯，史高就像殺豬般的叫，馬圖斯幾次被他嚇得跳起。

馬圖斯當然並非膽小之輩，但史高的歌聲實在驚人。

有人忍不住笑他，他就嚇唬人，樣子頗惡，但並無任何行動，又幸好平安渡過。

第三天是星期六，本來寶寶一早約好了貝度去看戲吃飯，忽然史高的車子來了，寶寶又要跟他出去。

「你已經約好貝度少爺，恐怕他已買好戲票。」馬圖斯提醒她。

「買好又怎樣？我的事你都打聽，八卦公！」寶寶每次必惡言相向。

「人應該守信用，先後有序。」

「我守不守信用關你甚麼事？我喜歡跟誰出去就跟誰出去。你同情、可憐貝度，你陪

他，兩個男人一樣可以出雙入對。」

「胡混！」馬圖斯忍無可忍：「你別以爲我關心你，我是受了你父親所託，其實，你的事我才沒有興趣。你失約、失信關我甚麼事？人家怨的又不是我。」

「你放心，沒有人敢怨我。」寶寶在他眼前揮一下手指：「你要做好人，爲我打個電話，叫貝度別呆等做傻瓜。嘿！」

寶寶和史高又去打遊戲機，又消磨了半天，裏面煙霧瀰漫，人們進進出出，空氣混濁又嘈雜，不知道他們怎忍受得了！

吃飯比昨天早，去大酒店吃法式自助餐。

然後，他們去的士高。這間的士高特別，以前寶寶從未去過。

裏面的人更怪，男的塗脂抹粉，戴大圈耳環，有些褲子後袋插了條紅巾。

也有女的扮男裝，懷中又抱住另一個女孩子。

幾乎是一雙雙、一對對的，但差不多都是一對男或一對女，好奇特好怪。

馬圖斯正在詫異，這是甚麼場所？

「嗨！年輕人！」突然一個穿白西裝，外表很正常，也沒化粧，但聲音很嗲的男人走過

來，搭住他的肩膊柔柔的說：「我們一起喝酒好不好？」

「我？啊……不……不……」馬圖斯這次眞是胆子小，聲音都抖了，一連幾個不。

「唔！吝嗇，我請你嘛，呵！嘻，你的肌肉好結實，我鍾意。」

馬圖斯差點被嚇死了。

「請不要這樣，我不喝酒，我祇想靜一下。謝謝，謝謝，再見！哈！我正在沉思。再見！」

「我早就知道你心事重重，我就是來開解你的。」他竟然坐下來，擠着擠着：「不喜歡喝酒就別喝，我們聊聊天……」

「先生，我根本不認識你。」

「我們這兒誰也不認識誰，現在不就認識了嗎？你不要叫我先生，我不是先生，我會生氣的。」

「你女扮男裝？」

「當然不是。」他發嗔：「你來這兒多少次？」

「第一次。」

「那就不能怪你，這兒很好玩的，所有人都很友善的。你叫我安琪兒或者蜜糖，都可以，我都喜歡。」他邊說邊用另一隻手撫摸馬圖斯的胸膛：「你的胸肌好豐滿結實，我恨不得咬一口……」

馬圖斯全身發毛，差點想嘔。

這個人若不是瘋子便是基佬，難道這就是同性戀的士高？

「這兒是不是同性戀的士高？」

「你都來了，還問？」他把下巴擱在馬圖斯的肩膊上：「來我家玩，我爸媽都移民，我住山頂，我的房間你會喜歡，粉紅色的，來我家好不好？我給你弄消夜。」

「你誤會了，我不是同性戀者，我對男人沒有興趣，」馬圖斯不能和他再繼續說話，否則會越弄越糟：「我不是個好人，我有個怪脾氣，喜歡打男人，尤其是斯斯文文像女人的男人。我不想打你，你還是去找另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請你們喝酒。」

「唔。」

馬圖斯故意握起手：「我的拳頭是不是很巨大？」

「猛男，我很聽話。」他哀哀怨怨的央求：「我會對你很好。」

「唉！我的拳頭又發癢了。」馬圖斯的拳頭在他眼前一揚，他嚇得跳起來，馬圖斯再揮出一拳，他低叫一聲跑開了。

馬圖斯抹一把汗、吐一口氣靠在椅上，他眞的嚇個半死。

他怎樣也想不通，寶寶和那史高來這種鬼地方幹甚麼呢？

寶寶絕對不是同性戀者，難道史高是基的一族？若如此，寶寶絕不會委屈自己陪伴史高。

寶寶和史高交頭接耳的嬉笑了一會，寶寶拿着兩杯酒，到另外一張桌子。

那兒有兩個男人，都不怎樣高大，但同樣都是年輕英俊的小子。

剛才他們跳了幾個舞，寶寶已經注意他們好一會。

她含笑坐下來，把其中一杯酒交給其中一個男人：「賞面陪我喝杯酒嗎？」

「噢！謝謝。」

「我一個人來的，很寂寞、很難過。」寶寶一口把酒喝掉，扁扁嘴。

「在這兒很容易交到朋友。」他身邊的男件說，說話的聲音特別溫柔，舉止也很女性化，也因此，寶寶沒有挑選他。他又說：「你看那邊，坐在一角的，她也是一個人。」

「她？」寶寶望過去，很認眞，然後又猛搖頭：「她怎麼可以呢？她表面像男人，其實是個女人。」

「你不喜歡這一類的女人嗎？」那娘娘腔的男子倒是很熱心：「你到底喜歡哪一類？」

「我根本不喜歡女人，女人對我有甚麼用？我喜歡男人。」

「啊！」另一個說：「小姐這麼漂亮，一定會吸引很多男子。不過，你似乎來錯了，你爲甚麼不去DP那一類。祇要你一進去，馬上有一堆男孩子擁住你。」

「眞的，你是位美麗的小姐。」那娘娘腔的男子說。

「不必了，我在這兒已經找到了。我叫寶寶，你不要再叫我小姐，你呢？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連國泰，他是我的好朋友，小圓……」

「國泰，」寶寶伸手過去，拉住他的手：「你就是我想要的人，我找到你了，我們去跳舞。」

「但是……」連國泰爲難，見小圓垂頭鼓腮，說：「寶寶，你找錯人了，我們可以交朋友，但是我不可能做你的男朋友。」

「爲甚麼？我不夠好，不夠漂亮？我沒有魅力，不能吸引你……」寶寶扮凄然，想哭。

「不，不，你非常漂亮，也很迷人。不過，我已經有了愛人。」

「你騙我，因爲你看不起我。如果你有愛人，怎會扔下她和男朋友來消磨時間？你的愛人呢？」她表情十足：「你不喜歡我，哎……」

「我怎會騙你？」連國泰對這痴心女孩無可奈何，畢竟她愛慕自己：「小圓不就是我的愛人嗎？」

「怎會？」她瞪大眼驚叫：「除非你們是基佬。」

連國泰面色變，倒是小圓好，他耐心地向她解釋：「寶寶小姐，你大概不知道，這兒是同性戀的士高，你來錯了。」

「門上又沒有寫明同性戀……」

「怎能寫？但大家心裏都明白的，現在你也應該明白了，是不是？」

「國泰，我仍是喜歡你。」寶寶痴痴纏纏，拉住他的手：「男人應該喜歡女人的嘛！同性相拒，異性相吸，他有甚麼好？他有的，你自己都有。他又不能替你生孩子，你帶他回家，會氣死你父母，親友會說你閒話，同事朋友會看不起你……」

「那是我個人的事。今天我和小圓出來度假尋開心，你已經妨碍了我們半晚。」連國泰把手抽出來：「現在請你離去。」

「國泰，不要這樣冷血無情，我年輕貌美，身材又好，我會……」

「走吧！我根本對女人沒有興趣，你再好我都看不進眼裏。去找其他喜歡女人的男人，他們會當你如珠如寶。」

「啐！」寶寶用眼盯住小圓：「他像甚麼？男不男，女不女，你和他一起不反胃……」

「泰……」小圓幾乎想哭了。

「住嘴！你這神經病女人。」連國泰一拍枱：「你再不滾，我對你不客氣。」

「你能對我怎樣？嗄！」寶寶逗他，忍笑忍得好苦。

「你再不走我會打你。」

「我才不相信。不過，你是基佬，你不會憐香惜玉。我眞的好怕，哈，我好怕……」寶寶終於哈哈的笑了起來。

「你……」連國泰舉起拳頭，這時候，史高過來格住他的手臂：「打人鬧上差館，你佔不到便宜。」

「你是誰？」
「旁觀者。」
「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女人是專來找痲煩的，又出言侮辱人。」
「國泰，難道我喜歡你有罪嗎？你那小圓實在令人作嘔嘛……」寶寶又逗他。
「你……我非要打你不可。」連國泰面露青筋。
寶寶躲到史高後面格格笑。
「算了。」史高說：「大家出來玩，就當作增加些娛樂項目，你打傷她，好痲煩，甚至後患無窮。」
連國泰不罷休，但小圓怕事，他拉住連國泰，不停說：「我們走，我要走，馬上走。」
「還是聽你愛人的話，溜吧！否則上差館、登報章，哈，才夠你受。」
「你這死女人，我……」
「泰，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小圓……」
「看那兩個男人，像兩條狗，我眞想嘔，哈！……」寶寶和史高就互擁嘲笑。

「怎樣?好不好玩?」

「好玩，終於把他們逼走，我剛才的演技怎樣?」

「一流。」史高舉起大拇指:「可以當影后。」

「眞的?你知道我忍笑忍得多辛苦嗎?一看見那小圓怪聲怪氣就好笑。下次再來玩過。」

「好。」史高發覺有不少男男女女盯着他們:「現在我們去消夜。」

「這烏煙瘴氣的地方，逗留久了眞會吐出來，我們走……」

* * *

胡寶寶回家，跳着唱着歌，啦啦嘩嘩……馬圖斯追上去，說:「剛才你在的士高太過

「關你甚麼事?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從來沒有人敢管我。」

「那麼剛才兩個男人做的事，你又有甚麼資格管?」

「啊!原來你在爲那兩個狗男人出頭。」胡寶寶抱住手袋，倒在椅裏:「失覺，我並不知道你和他們同類，也是搞同性戀的。」

「我和他們不同類，我甚至反對同性戀，但無論你同意與否，每一個人都有權依他喜

歡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你沒有權去嘲笑和侮辱他們。」

「你這樣緊張幹甚麼？我又不是戲弄你，我祇不過和他們玩玩。」

「玩得過了頭，你不知道你今晚所做的一切會惹來大禍嗎？」

「你就祇會誇張、作大、沒事搞事，」寶寶抿抿嘴：「你沒見我好好的坐在家裏嗎？有甚麼禍？」

「今晚你好運，給你戲弄、侮辱的人，其中一個怕事。但你不會每次好運，你若惹上一班黑社會，今晚還有命走出的士高？」

「黑社會大晒？」

「當然不是，但黑社會的黑份子通常不依照法律程序做事，若你好運，對方會當你少不更事，一笑置之。小心眼的，會以牙還牙，你侮辱他，他侮辱你，你令他難堪，他也會令你不好過。如果你不幸遇上些心狠手辣的，嘿！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是法治之地，自有警方保護，我爹爹每年交差餉及納稅可不少，起碼夠養幾隊警察。」

「警方一定會保護市民。就算能保護你二十四小時或三百六十五日，但不能保護你一

世，總之少出外生事，你不犯人，人不犯你。」

「一天到晚就在家裏溫習，上學唸書，多呆板，出外鬧鬧才刺激。警方不能保我一世，不怕，我有貼身保鏢。既是貼身保鏢，那麼他若不死我就不死，他死了我還可以另請一個。」

馬圖斯被她氣壞了。

「喂！你的大道理說完沒有？看你緊張擔心得快要神經病。」

「你不要誤會，我不是關心你，我祇是做我份內事，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我對你完全沒有私人感情。」

「好啦！你去盡份內事，我生事，你擋災，呵！」她打個呵欠站起來，說：「我睡覺了，要保障我的生命安全，那基佬可能半夜進來以牙還牙，哈哈……」

寶寶搖着手袋上樓梯。

馬圖斯手癢，很想摑她一個巴掌。

這個人連死字都不會寫。

* * *

星期日，史高接寶寶到一間別墅式的房子，午後有許多車子停在屋附近，傍晚，連胡大富的勞斯萊斯也駛進花園。

看樣子一定是史高家請客。

怪不得寶寶出門時，穿牛仔褲及披一件連風帽的彩色針織大披風，但手上拿了個大袋子。

袋子裡面一定放上晚裝衣服和鞋襪。

別墅內一定開舞會，胡寶寶最喜歡這玩意兒。但是，胡大富怎麼又會出現？他哪有空去應酬這些小子？

千萬別說今天是寶寶和史高訂婚的日子，要訂婚、結婚也得延後，這位少爺，馬圖斯見了也心寒。

若寶寶非嫁不可，馬圖斯希望她嫁貝度，貝度斯文不生事，容易侍候。

十一點多，胡大富和寶寶一起出來，寶寶坐上了父親的汽車，史高隔着汽車和她談了好一會才開車。

今夜沒有舞會嗎？

馬圖斯一面開車尾隨，一面想：「糟了！今晚眞的是相親，以後除了看守那生番，還多了個搞事姑爺。」

當然，史高的安全與他無關，但兩人同在一起，天天惹事生非，到頭來消災解難的，仍然是他自己。

眞能做到見死不救？哼！唉！

*　　*　　*

下課，寶寶和三個女同學去吃茶。

自從那史高出現後，她便沒有和朱廸一起吃茶、逛街。

今天那史高少爺爲何還未出現？他天天接寶寶下課。

難道昨天剛訂了親，怕難爲情？

這種人會怕難爲情？開玩笑。

馬圖斯喝完咖啡便回到車上，等候史高的汽車出現，但是，史高和他的車子都沒有踪影，不久，寶寶却領她的同學走過來，一面談笑一面上車。

除了寶寶，大家都有和馬圖斯打招呼。

「送各位回家嗎?」馬圖斯疑問。

「唔。」寶寶點一下頭。

「謝謝你。」朱廸微笑說。

「別客氣。」馬圖斯喜歡寶寶的同學，有禮貌，對他又友善，不會看不起人及擺架子。

「今晚來我家吃飯。」朱廸邀請。

「最好改明天，我回家要整理筆記，密斯脫泰萊的課最難捱。」寶寶說。

「我們衆多講師中，泰萊先生說話最快。」珍妮也搖頭。

「何祗快?又快又亂，他還繪圖，他亂講我亂寫，不整理怎行?」

「我才糟糕，昨晚忘了收拾課本，今天起來遲了匆匆出門，連筆記簿都沒有帶，幸而馬大偉借我一疊打字紙，我回家還要抄筆記。」

「有甚麼遺忘不用怕，向馬大偉借就行了，他的筆記一定又齊全又整潔。」珍妮說。

「好主意，反正我的筆記一塌糊塗，紙嘛!東一張，西一張。」

「你還他筆記簿時，他還會問:『下課後有空嗎?請你吃下午茶。』」

「好呀!我帶你們一起去。」

天。

「你就想，他又不是追求我們，他祇是喜歡你。」

「哪有這回事？筆記我不借了。」

「她面紅，心中有鬼，看中馬大偉是學生會副會長……」

「請你們吃了下午茶還亂叫？推你們下車。」

「多兇！老羞成怒……」

「馬大偉看不上眼，喜歡學生會會長，那才威風。」

「打你……」

「哈哈……」

家境好、大學生，年輕女孩子總是快樂的，無憂無慮嘛！一點小事也能令她們樂半天。

送了三位小姐回家，馬圖斯問：「現在去哪兒？」

「回家！今晚要抄筆記，剛才你沒聽見？」

「史高少爺不是接你出外玩嗎？」

「史高？呵！玩，在空氣中玩？」

馬圖斯不明白她在說甚麼，又不方便問。

「你今晚不出去？」

「關你甚麼事？」

「當然關我的事。小姐，你出去，我就得出去，你半夜三更回家，我一樣要緊緊跟隨。」

「那你豈非沒一覺好睡？眞可憐。你今晚想約會女朋友儘管去，今晚我做好筆記就睡覺，我也要好好的睡一晚。」

「我不會離開屋子，但很高興聽到可以有一晚早睡。」

「你不用守住屋子，難道尋仇的敢尋上家裡來？這兒又不是沒有護衛員。」寶寶突然語氣一變：「我好心好意，你不接受算了，你這人好煩。」

「嘿！難道我不怕你半夜溜出去會史高先生生嗎？」

「史高？哼！你是個小人，你心地骯髒，專想壞事，又不信任人……」

「隨便你怎樣說，你喜歡生事惹禍，我不小心點怎行？」

「你犯賤！」寶寶踢一腳：「跟你說話是抬舉了你，哼！」

況。

自此，幾天史高沒有來過，貝度又再次出現。

差不多每星期有一晚，胡大富都會和馬圖斯在書房裡談論寶寶，關心女兒一週的近況。

「胡老爺，那位史高少爺已經好幾天沒有來了。」

「史高？」胡大富事多事忙，想了好一會。

「上星期你到史家吃飯，還和胡小姐一起回家。」

「啊！史高，對了！我們和史高是世交，我父親那一代的了，史高也是和寶寶一起長大的。」

「但一直沒見過他，一個晚上他來電話，胡小姐就馬上出去。」

「他一家人早就移民外國，這兒祇有史老太和兩個傭人。史高排行最小，史老太最疼愛這個小孫兒，他是專程由外國回來爲祖母祝壽。」

「就是胡老爺到史家吃飯的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幾代交情，多忙也要出席。」

馬圖斯失笑：「我還以爲那晚是胡小姐和史高少爺訂婚。」

「你覺得那是好事還是壞事？」

「胡老爺，很難說的，畢竟是兒女私情。但在我的角度和職責來說，不是好事。」

「你不喜歡史高？」

「他和哈傑少爺差不多，都喜歡生事，又不顧後果，這很容易闖禍，我要很小心提防……不過，既然是通家之好、門當戶對，咳！我沒話說。」

「現在和寶寶來往最密切的，哪一個不是世交？哪一個不是從小一起長大？我知道他們都喜歡寶寶，寶寶對他們呢？很難說，她說過很喜歡占美，分手了；哈傑，又分手了；還有米勒……但我就不怎樣喜歡她和這些世兄交往。」

「那貝度少爺不錯的，斯斯文文，人又正派，不會陪小姐亂搞生事，而且，相貌也最英俊。」

「總之，那班孩子都有點問題。我比較喜歡她和學校的男生交朋友，那些男孩子才單純、正派，她有一個正常的男朋友我就開心，是否門當戶對有甚麼關係？富有的女婿也祇是錦上添花。」胡大富亦有其見解和願望：「大學裏，追求她的人多不多？」

「多！她是校花嘛！不過，她從不接受他們的約會。」

「她要在學校保持好形象，不希望讓同學知道她在外面過着胡鬧的生活。她又說和學校的同學不同類，她喜歡鬧、喜歡瘋，學校的男生太正派，她覺得不夠刺激。她認爲打架最好玩，最令她興奮，怎不令人擔心？」

「你盡可能勸勸她。」

「她年紀尚小，沒有人能玩一輩子。既然那些少爺都是問題少年，少來往最好。」

「她肯聽才怪。史高少爺呢？」

「她祖母壽辰第二天便坐飛機走了，他還要上學。」

「那就好。」馬圖斯聽到好消息，也解了心中的疑問。

「或者史高有意思，但寶寶不會和他訂婚的。你暫時可以過些平靜日子，唉！以後都靠你了。」

*　　*　　*

以前大家喜歡到珍妮家吃飯聊天。

因爲珍妮家的廚子會燒不同地方小菜，又會弄西餐。

如今大家轉往朱迪家去。

朱迪的姐姐嫁去歐洲，父母也移民了，本來朱迪要隨父母一起去，剛巧考進港大，當然捨不得離開。

她便和大哥大嫂一起住，雖然兄嫂十分疼愛這小妹子，但有他們在，女孩子就覺得很拘謹，而且朱家老傭人是順德人，祇會做廣東菜，那菲傭就更不必提了。

現在不同，兄嫂結婚多年，大嫂突然懷孕，大哥太開心，馬上陪妻子回娘家待產。兄嫂到加拿大，朱迪突然成一家之主，同學們到她家吃飯、談天，無拘無束，爲所欲爲，當然受大家歡迎。

況且大哥並未因愛妻而遺忘了小妹妹，上機前特別請寶寶、姬蒂……連馬圖斯在內吃了一頓，並請大家多照顧妹子，多到朱家玩，陪陪朱迪，總之就怕悶壞了妹妹。

大家好同學，義不容辭。

有一件事，馬圖斯始終覺得很奇怪，胡寶寶從不邀請同學（那怕是三位知己）回家吃飯，連吃頓茶都沒有。

但她很喜歡請同學上館子吃飯，到酒店吃茶。

其實，她家比珍妮家不知道還漂亮多少倍，她在家中根本就是女皇，沒有人敢管束

她。

胡家又有兩個大廚，甚麼菜都會煮，中西美食，無所不能，夏天凍飲就有六、七款，還常更換……總之，要吃甚麼有甚麼，要喝甚麼有甚麼。

爲甚麼寶寶不帶好朋友回家？但哈傑甚麼的，倒是又出又進，馬圖斯至今弄不明白。當然，他也不會過問，免得自討沒趣，偶然想想罷了。

朱迪每次請同學回家吃飯，一定請馬圖斯，馬圖斯本不想答應，但盛情難却。不過，馬圖斯也很識趣，祇有吃飯時才出現。

幾個女孩子玩呀！聊天呀！說心事呀！他會失踪，比如躲在露台一角看書。

「最近天氣很乾燥。」

「冬天嘛！所以大家多吃點杏仁露，這是生磨杏仁，聽說很滋潤，嘻！還養顏。」

「馬圖斯呢？」

「在看書。」

「你們猜他看甚麼書？他好像很喜歡看書。」

「他這類人還有甚麼可以吸引他的？」寶寶的杏仁露不上不下，幾乎嗆死：「他一定在

看黃色雜誌。」

「他不像是這種人。」姬蒂爲寶寶拍背：「我們四個也算得上是美人啦……」

「姬蒂，你不羞嗎？」珍妮笑着叫。

「寶寶不是美人？我們也差不了多少，何必虛僞？但馬圖斯從未色迷迷的看過我們，也沒說過半句輕薄的話。」

「他這人鬼鬼祟祟，正面不敢，偷偷在我們背後看，你有沒有後眼？」

「沒有！他背後也沒有偷看我們。」朱迪馬上說：「我雖沒有後眼，但曾走在他後面觀察過他，他不是那種急色兒。」

「一定是看連環圖，他那麼淺薄，難道還會看世界政治、國際金融？」

「我現在給他送杏仁露……」

「叫菲傭就行了。」

「我順便看看馬圖斯在看些甚麼書。寶寶，要不要和我們打賭？」

「我對這個人由頭到脚都沒興趣，就算他裝模作樣看如何製造最先進、犀利的重型武器，我也不會覺得奇怪。不賭了，朱迪，你赢啦！」

朱迪含笑搖頭，把糖水、點心放在餐車上推出去。

「朱迪好像變了。」

「唔！最近她好像豐滿了一點。」

「我不是說這些。」珍妮問：「你們有沒有發覺，她對男孩子好像細心柔順了？」

「那要看對方是甚麼人，張志峯追了她一年，大家有目共睹。那天換堂，張志峯掉了一地的書簿，朱迪走過去，不單不幫忙，連問都不問，好像沒看到似的。」

「會不會她看上了馬圖斯？」

「不會。」寶寶說：「馬圖斯憑甚麼配朱迪？」

「馬圖斯又有甚麼配不起她？」

「學問、家境、才華。」

「愛情不會計較這些，至於外型，則相配得很，其實馬圖斯長得不錯的。」

「嚴格來說，外表方面，朱迪還有點配不上馬圖斯。」

「廢話！」

「真的，馬圖斯很高大，六呎三、四吋，朱迪才五呎五。對！寶寶才配馬圖斯，寶寶

五呎八，穿上高跟鞋，剛好。」

「發神經！怎麼把我和他拉上？嫁豬嫁狗都不嫁他。吃東西，塞住你們的嘴巴，不准再說。」寶寶自己還是說：「希望朱迪千萬別傻到看上那跟尾狗……」

*　　　*　　　*

「吃下午茶了。」朱迪把餐車推進露台：「嘩！好大風，你不怕冷？」

「我穿了不少衣服，這角落風吹不到。」

「幸而你來這邊露台，大客廳的露台沒有窗，這兒有窗可以關上，」朱迪先去關窗：「你不知道嗎？」

「我看見窗，不過不敢隨便關上。其實，在這兒已經不錯。」

「還說不錯？北風呼呼。」

「總比困在車內好，我人又高、腿又長。」

「好了，可以舒舒服服吃下午茶了。」朱迪已把窗門全部關好，又開了保暖瓶，倒了碗杏仁露，拿給馬圖斯。

「你吃，請不用客氣。」

「一起吃，但你先接住。」朱迪也替自己倒一碗，馬圖斯為她擺椅子。

「這核桃曲奇餅是自製的，很不錯。椰汁芒果糕也很軟滑，試試，捧捧場。」朱迪十分慇懃。

「真的很好，你做的？」

「老傭人做的，我正想拜她為師，女孩子會烹飪，是否更討人喜歡？」

「當然。不過，最重要的是看你本身的興趣，別勉強自己做任何事去討人喜歡。」

「馬圖斯，我早想問你一個問題，但怕你生氣。」

「你隨便問，我不是那麼小心眼，也不會輕易發脾氣。」

「但，寶寶……」

「啊！我對她是例外的。她從來不尊重我，沒當我是一個人，因此，我也不尊重她。她罵我，我罵她，很沒器量、風度。」馬圖斯說：「其實我為人並非如此，你說甚麼我都不會生氣，真的。」

「你怎會做寶寶的貼身保鏢？那不符合你的性格，對不？」

「是的。」馬圖斯輕嘆一口氣：「很諷刺，剛才我還叫你不要為任何人做自己不喜歡的

事，可是我自己……怎麼說好呢？祇能說，人生原是無奈。」

「幸福不是必然的，不幸的故事也不盡相同。」

「也不能說不幸了，在胡寶寶家好食好住，到現在還未遇上甚麼風險，祇是費點精神罷了。而且，胡寶寶有你們這些同學，善良又仁慈，祇能算委屈吧。」馬圖斯苦笑：「對不起，我好像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我也沒有權一定要知道。或者，我祇是替你不值。不要說了，你多吃一碗糖水。」朱迪善解人意，換了一個話題：「學校裡有很多人追求寶寶，但她沒有答應過任何一個男生的約會，我們都笑她在外面有了愛人。但她說，全都是世兄，從小一起長大，感情深厚，還沒愛上任何一個，她還喊寃枉呢，到底她有沒有騙我們？」

「和她最接近的應該是我，二十四小時貼身保鏢。照我看，她的確十分貪玩，和那些世兄感情也好，但沒看見她特別喜歡誰。」

「我們眞是寃枉她。其實，你也是他世兄，我們都覺得，你和寶寶外型很相配……」

「不要開玩笑。」他滿面通紅：「這位小姐……」他搖搖頭：「她當然不會喜歡我，而我就算一輩子做王老五、孤獨一生，也不會要她。」

「你不覺得寶寶非常漂亮嗎?她眞是個大美人。」

「外表或者很重要，但內在美更重要。她是長得很美麗，然而美麗會隨着年齡消失。」

「寶寶是任性些，除此她還有甚麼缺點?其實，她人算不錯。」

胡寶寶人是不錯，但行爲就恐怖，不過她在學校裡有她的形象。「一言難盡。」他說。

「其實，我們不應該背後談論寶寶。我的缺點先暴露出來——長舌婦，該掌嘴。」朱迪由保暖盒拿出塊熱餐巾給馬圖斯，把食具放回餐車:「剛才你在看書?」

「是的，坐着傻瓜瓜太無聊，反正閒着又沒甚麼事可做，便看看書打發時間。」馬圖斯也起來幫忙。

「在看甚麼書?汽車雜誌?男孩子最喜歡研究車。」

馬圖斯把書交給她。

「嘩!好大本，咦!葯劑書籍。」朱迪坐下:「都是專有名詞，我連看都看不懂，還有法文、德文。」

「瑞士是出品葯物著名的國家，他們都用法文或德文，此外還有其他國家文字，不過仍以英文爲主。」

「你看得懂？」

「多看多學……」

「你很了不起，還這麼好學。」朱迪撫着書本：「你一定希望將來有一天可以做一個葯劑師，是不是？」

「這是我從小的願望。本來，做醫生可以直接救人，但如果人人都去做醫生，誰去做葯劑師？」

「做葯劑師一樣對社會和人類有貢獻，而且未必人人能做。譬如我，連書都看不來。」

「有興趣，肯努力，有恆心，未必不可以。」

「做葯劑師可不可以開葯給病人吃？」

「不可以，但如果是親戚、朋友患了感冒或普通腸胃病，可以按情況給他們葯吃。基本上仍是要看醫生，因爲有些病從表面是看不到的，雖然葯劑師也有基本醫學常識。」

「小病可以找你，不用麻煩見大夫，對嗎？」

「應該是吧。」

「那我希望你盡快學成，我們以後就等於有位醫學顧問……」

朱迪很喜歡和馬圖斯聊天，老有說不完的話，而且祇聽他說話，也很享受。

* * *

這天，四個女孩子都在圖書館。

胡寶寶在找一本參考書，這本書她們託書局向英國訂購，但至今書還未到。

又等着用，要交功課。

胡寶寶踮起鞋尖，一行行的看，腿又痲，眼又花。

突然有人喊：「胡寶寶同學！」

胡寶寶一看，原來是學生會會長——羅文威。

「有事嗎？」她對大學的同學，不分男女，總是客客氣氣。

「你在找參考書？」

這不是廢話？站在這兒，難道是找朱古力、冰淇林？寶寶說：「是的。」

「是不是這一本？」

「是呀！是呀！」寶寶眼前一亮，羅文威手中拿的，正是她找了幾天，就是今天也找了近一小時的參考書。

胡寶寶繼而洩氣：「既然你已經借了，我也不用再找。」

「你需要，我可以轉借給你，一個星期後我還書，你還可以續借。」

「眞的，你眞的可以轉借給我？我代替我的同學多謝你。」若這兒不是圖書館，她會跳起來拍手掌歡呼，實在太高興。

「我想請你吃茶，賞面嗎？」書仍然在他手中。

「我今天不可能有空了，我的同學都在等着，可能要忙到晚上。」

「明天。」

「明天也不可能把功課做好，你應該知道的。」寶寶壓抑着：「你到底肯不肯把參考書借給我？」

「當然會把書借給你。等你把功課做好，交功課的那一天我們出去，好不好？」

胡寶寶咬住下唇，點了點頭：「好吧。」

羅文威終於把書交給她。

胡寶寶馬上走到書桌旁，搖搖手中的書。

大家都很雀躍。

「到朱迪家做功課。」寶寶壓着聲音說。

大家同意，離開圖書館。

車子裏。

「寶寶，你眞本領，終於爲我們找到這本書。」

「羅文威借的。」

「羅文威對你一直很好，他想追求你。要不是他，我們的功課一定不可以如期完成，樊教授又會請我們去聽道理。」

「寶寶，剛才你和羅文威好像很投契，談了好一會。」姬蒂說：「這回眞的是白馬王子配白雪公子。」

「白馬王子？」

「他是學校男生當中最淋的一個，所以，他是校草。校草配校花，等於王子配公主。寶寶，你們剛才談了些甚麼？太私人的可以不說。」

「不是談話，是講數。」

「講數，好像黑社會的語氣？」

「他借參考書給我，但要我陪他去吃茶，那不等於講數嗎？」寶寶沒好氣的說：「他不是無條件的轉借書給我，你們明白嗎？」

「那就不應該。」珍妮同情寶寶：「借本參考書那麼小事，也要提條件。」

「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姬蒂說：「羅文威多次約會寶寶，寶寶沒有理他，羅文威就利用這本書約會寶寶。其實，他打聽我們要甚麼書也不容易，他又和我們不同級，這証明羅文威眞的很愛寶寶。」

「你終於答應他的約會？」

「答應，不答應怎能拿到這本書？你們知道嗎？他拿着這本書死不放手。」

「你終於破例了，和大學的男生約會了。」

「嘿！」寶寶翻翻眼。

「他約你甚麼時候出去？」

「本來今天，我說功課趕着。結果，推到交功課的那一天。」

「喝杯茶沒關係吧！而且，羅文威眞的又棒又帥。」

寶寶看了看姬蒂，突然有一個念頭：「先把功課做好了，才想羅文威。」

「馬圖斯，」朱迪把身俯前：「今晚我們一起做功課，會做得很晚，你來我家吃飯、看書，或者聽音樂也可以。」

「好的，謝謝。」

「其實，我們去哪兒，都歡迎你參加。」珍妮也說。

「謝謝各位，你們對我太優待了。」

「你天天送我們回家，又去這去那，我們才應該多謝你。」

「哪兒？爲各位小姐服務，我很榮幸。」

眞的，馬圖斯對寶寶的三個女朋友都有好感，因爲她們尊重別人，沒擺架子。

「不用客氣，」寶寶却說：「那是他份內事，應該的嘛！何況，你們對他那麼好，他算是走運了。」

「有甚麼應該不應該？大家都是朋友。」朱迪例必爲馬圖斯說話：「那天姬蒂忘記帶身份証，馬圖斯飛車到她家替她拿，難道這也是他份內的事嗎？」

「眞的，我大頭蝦，」姬蒂拍一下腦瓜：「馬圖斯幫我一個大忙，否則我被當作偷渡客，遣返大陸就慘了。」

「沒那麼誇張。」寶寶說。

「被拉上差館就夠痲煩。所以，我應該請馬圖斯吃茶。」

「喂！別老說，就約好明天，在場者都是陪客。」

「好啦！請啦！這不能省的，馬圖斯，明天下課請你吃下午茶，山頂或淺水灣，由你選。」

「哈！姬蒂突然闊氣了。」

「你以爲我是吝嗇一族，不過每次你們都搶着，我沒機會。」姬蒂問：「馬圖斯，你喜歡去哪裏？」

「姬蒂，不用客氣了，無論我們是朋友或者份內事，互相幫助是應該的，不必談甚麼報酬。我吃大家的也多，要請，應該由我請。」馬圖斯說。

「這就比羅文威好，幫助別人不談條件。」

「馬圖斯，」寶寶專潑冷水：「你有多少錢？你可不要帶我們去大排檔，我們不去那些地方。」

「胡大小姐，我還會有甚麼錢？又不是公子哥兒。不過吃頓茶還付得起，我也不會笨

到你們去慣高尙場所都不知道，請放心。」

「喂！喂！明天是我做東請客，馬圖斯要做東又是另一件事，壓後談……」

*　　　　*　　　　*

「萬歲，功課提前一天完成。」幾個女孩子鬆了一口氣，很開心，珍妮說：「今晚到我家吃飯。」

「今晚我……」

「寶寶，你別掃興，我知道你約了你的世兄，但世兄重要呢，還是我們幾個死黨重要？」珍妮用手捏她的脖子，作勢要扼死她。

「女人萬歲！」寶寶格格笑又嗆咳，不錯，她是和貝度有約，因爲功課，一整星期沒有和他見過面。但她最重視三位女同學的友情，而且明天星期六，約會可以改期：「不要取我狗命，我不見那臭男人就是。」

女孩們都哄笑起來。

「馬圖斯怎樣？」

「當然也請他一起去，難道要他屈在車子裏喝西北風？」珍妮肯定的說。

「你家和朱迪家不同，山高皇帝遠，可以自由發揮。」寶寶跳起來，搔了搔脖子：「他看見你爸爸媽媽，一定連菜都不敢吃，就請他吃白飯。」

「我爸媽有甚麼好怕？他們不知道有多開通，前兩天媽媽才問：你的同學為甚麼好久不來吃飯？我告訴她，你們怕她和爸爸，和他們一起好拘束，連菜都不敢多吃。」

「你這樣對伯母說，她一定不高興。其實，他們算是開明又與年輕人沒甚麼代溝的長輩。」

「她沒有不高興，祇是說你們傻，她認為年輕人應該又愛玩又愛吃又愛鬧，你們每次來我家都剩下好多菜，她才不開心。媽媽還提議，若你們覺得拘束，她和爸爸可以在二樓的小飯廳吃。」

「那怎麼可以？老人家是希望我們多陪陪他們，大家一起吃頓飯熱鬧。」

「既然伯母不介意，我會開懷大吃。」寶寶也說。

「那就好。」珍妮開心：「至於馬圖斯，他大方得體，相信他不會感到不方便。」

「那就甚麼都解決，今晚到珍妮家吃頓豐富的。」寶寶提醒大家：「不過，今天要還書給羅文威了。」

「我們差點都忘了。寶寶，你要和羅文威吃完下午茶才到我家？」

「我不會爲任何人而破例。管他是王子還是校草，我是不會和羅文威約會，或祇是喝一杯茶。」

「書總要還，這是關乎你的信用問題。」

「書，我已經借了，由我們其中一個去還，那才公平。」

「說的也是，由誰去？」

「姬蒂一向欣賞羅文威，說眞的，羅文威最少也是學生會主席，並非等閒之輩。姬蒂去還書，羅文威請她吃茶，我們等她吃了茶到珍妮家吃晚飯。」

「寶寶，羅文威祇是追求你，並不是追求我，他怎會約會我？」

「你承認不承認對羅文威有好感？」寶寶逗她。

「哪有這回事？」姬蒂面紅：「我祇不過稱讚他幾句，朱迪也常讚馬圖斯。」

「怎麼又拉扯到我身上？」這回是朱迪面紅了。

「先別提朱迪，還書的事要緊，我不能不守信用。那麼，姬蒂就代我請羅文威吃茶，他若是不請，我請。不會沒有面子。」

「但……」

「去還書吧！」寶寶推她：「不過，若是你們去吃茶，可要通知我們，否則我們呆瓜似的等下去，那才不公平。去嘛！你不是眞的迷上他，心中有鬼吧？」

* * *

姬蒂拿着書，去見羅文威。

「找我有甚麼事？我現在沒有空。」他顯然在等候寶寶。

「羅文威同學，我是來還參攷書給你的。」

羅文威皺起眉頭：「參攷書應該在胡寶寶那兒，怎會在你手中？」

「我和寶寶是好朋友，我們一起做功課，一起用這本參攷書……我叫謝姬蒂，叫我姬蒂好了，幸而有你這本參攷書，幫了我們不少忙，謝謝你。」

「胡寶寶呢？她自己爲甚麼不來？」

「她有事，」姬蒂心裏卜通卜通的，她和其他男生說話不會這樣子，所以語言也好像不大流利：「她今天有很重要的事等着辦。」

「書由她明天親自交給我，我在這兒等她，不見不散。」

「但……但她這個星期都沒有空，也該到還書日期了。」

「她答應過我的。」羅文威很生氣，說：「她根本敷衍我，沒有半點誠意，過橋抽板……」

「不過……不過……」姬蒂說不出口，嚥一下口水，說：「羅文威同學，我把書放在這兒，謝謝你了，再見……」

姬蒂回去告訴大家一切，大家都哄笑起來：「姬蒂，你平時口齒伶俐，怎會這樣失敗？」

「你爲甚麼不說我請你代表我請他喝茶？有東西吃，他就不會嘮叨。」

「我不敢說，我甚麼都不敢說，心裏好慌。」

「怕他打你，還是愛得心驚肉跳？」

「你們這班人，一點同情心都沒有，還拿人家來尋開心。」姬蒂發火了。

「好！時候不早，回家吃飯。」

2

汽車駛進花園。

「停車！」寶寶突然叫。

「還未到屋子台階前。」

「眞多話，我叫停就停。」

馬圖斯祇好馬上把車停下來。

胡寶寶跳下車，書本都沒有帶。

她走到一輛跑車前面，撫了撫。

這是一輛金光閃閃的勞斯萊斯跑車，十分名貴漂亮。

突然，一個人由勞斯萊斯後面的一部日本小汽車裏面走出來。

「大小姐。」他穿套黑西裝，手拿無線電話。

「亞治，少爺回來了？」

「飛機早上到，更衣便到府上來，已經等大小姐等了一個下午。」

胡寶寶好興奮，跑着跳着到屋裏去。

客廳內已經有一個年輕人迎出來，這位和哈傑、貝度等少爺不同，他相貌不俗，身材適中，西裝華貴，一頭歐洲男士流行的鬈髮。

他面貌舉止貴氣，一看就知道是名門公子。

「寶寶。」他伸開雙臂。

「米勒，」她飛進他懷裏，溫柔地埋怨：「昨天通電話，你沒有提過今天回來。」

「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米勒一手擁她的腰，另一手去拿一隻長盒：「南美的新鮮玫瑰，雖然你不喜歡送花，但你會喜歡這些玫瑰。你看！」

「嘩！這麼大，直徑有沒有三吋？」

「四吋還多一點。」

「我從未見過這麼大、這麼美的花，還是藍色的。」

「喜歡不喜歡？」

「唔！第一次喜歡玫瑰花。」

「會不會嫌我老土?」

「怎會?其實送花很浪漫，我祇是不喜歡普通的花，滿街都是，人人都有。」

傭人送上飲品，米勒和寶寶並排貼着坐下來。

「南美最名貴的是鑽石，但我知道你不喜歡。」

「多俗氣。」

「所以祇能買花，還有一箱子項鍊、鐲子……等飾物，很有特色和富有南美色彩，你挑一些，不喜歡的就送給女同學，亞治已經交給桂姐，送進你的房間……」

這時馬圖斯拿着寶寶的書本進來。

「這位是……」

「他就是那位馬圖斯。」

「啊!」他恍然，大概寶寶早就把馬圖斯的事告訴他。

米勒站起來，伸出手:「馬圖斯，你好，我是米勒。」

多麼溫文有禮，和那些少爺差遠了，雖然貝度少爺也沒卑視他。

「米勒少爺。」馬圖斯幾乎把寶寶的書掉在地上。

他早就聽過米勒的名字，這名流公子絕對不簡單。

「米勒，我很久沒有好好的玩過了。」寶寶不耐煩地說。

「我們現在就馬上出發。」米勒說。

「你坐一會，我要換衣服，那些新衣終於有機會出大場面。桂姐，給我梳頭髮……」

*　　　　*　　　　*

馬圖斯照規矩緊緊跟隨，車子越向前，他心裏越擔心，因爲，假如是去ＵＫ俱樂部，他便不可以跟進去。

果然，俱樂部就在不遠處。

他忙用手提電話找胡大富。

秘書來接電話：「馬先生，總裁昨天不是飛去日內瓦開會了嗎？」

「哎！我都忙昏了。」

「你有甚麼需要？我可以爲你効勞。」

「我想進ＵＫ俱樂部，爲大小姐辦事。」

「請等一等。」

他焦急，幾乎可以看到俱樂部了。

「馬先生，總裁雖然沒有入會，但米先生送了一張會員咭給總裁，我已打電話詢問過了，那兒會規最嚴，一定要由會員親自帶親友進入，會員証不得轉讓或轉借，總裁又不在香港，我幫不到你了。」

「沒關係，謝謝。」

「要不要我打長途電話？」

「不用了，我自己想辦法。」

「大小姐沒事吧？」

「噢！沒事。多謝幫忙，再見。」

汽車已經到門口。米勒的汽車停下來，他和人打招呼，看來這兒上上下下的人，無人不認識米勒。

馬圖斯的車還未停定，已有保安人員過來，請他出示會員証。

馬圖斯正感爲難，亞治過來：「馬先生，少爺請問你有沒有興趣進俱樂部喝杯茶？」

「好的，謝謝。」能跟就跟，祇要完成任務，其他絕不計較。

馬圖斯的跑車終於能昂然駛入俱樂部。

汽車剛停在停車場，亞治又過來：「馬先生，少爺說隨便自由活動，若有事要找大小姐，可到哥爾夫球場，失陪了。」

馬圖斯當然會去看看胡寶寶，否則跟進來做甚麼？

胡寶寶換上長褲運動衣，她打哥爾夫球看來已有不少日子，因此球技也算不錯。馬圖斯又到四處逛逛參觀，發覺這俱樂部十分清靜，出入都是有頭有面的人和一些外國人，因此保安周到完善，胡寶寶在這兒應該比任何一處地方更安全。

其實無必要跟進來，不過，汽車不准停在俱樂部四周附近，跟踪比較困難，能進來，起碼不用開着車子兜圈。

他們打球差不多打到日落才吃下午茶。

這時候，亞治又過來：「馬先生，我陪你吃下午茶，少爺那邊簽單。」

「不用客氣，叫我馬圖斯好了。」

「你叫我亞治。」

亞治笑嘻嘻的，似乎甚易相處，其實蛇頭鼠眼，並非善類。

「我是個粗人，一向不會說話，若是我說話開罪了你，請不要見怪。」亞治說。他們一起吃美式蛋糕，喝咖啡。

「請隨便說，反正我閒着無聊，有人陪着聊天，時間容易過。」

「你介不介意我吸煙？」

「不介意。」

「呀！你應該也吸煙，這牌子對不對你的胃口？」

「我不吸煙的。」

他噴一口煙，又笑嘻嘻的問：「馬圖斯，你是大小姐的甚麼人？」

「你說呢？」

「大小姐總喜歡帶着個保鏢，照理，你也應該是個保鏢，而且高高大大，是個保鏢的人才。可是，你又不像，斯斯文文像個少爺，連煙都不抽。還有，以前大小姐的保鏢坐的是小汽車，比我那輛日本車還糟，我的起碼也是日本名牌。馬圖斯，你又不同，你竟然駕駛大小姐的保時捷跑車，所以我……」亞治抓着頭皮：「我想不來，或者你是大小姐的親人，貴親？」

「不是親人，完全沒有親戚關係，祇是胡先生特別優待。」馬圖斯無意跟他交心，說：

「或者，你就當我是胡小姐的保鏢好了。你呢？亞治。」

「我？保鏢是會打架、身手好的吧？我學過一、兩年功夫，但學不好，花拳繡腿，嘻，挺沒用的。所以，我祇能算是跟班，跟出跟入。」

「能跟進這樣高級的俱樂部，米勒少爺也對你不錯。」

「是啊！少爺對我很好，那輛日本車是他新買送給我的。」

「你一定爲米勒少爺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所以米勒少爺特別賞識你。」

「哪兒？我祇不過是聽命辦事，聽教聽話。我們始終是主僕關係，不敢和他平起平坐，不過有時候上的士高、卡拉ＯＫ，米勒少爺和大小姐喜歡熱鬧，會邀請我加進去。嘻！那已經抬舉了我。」

「你少爺和胡小姐離座了，我們走吧！」

「他們祇不過去游泳，我們又不方便下水，還是在這兒喝咖啡聊天舒服。」

「泳池旁一樣有咖啡座，我請你。」馬圖斯不明亞治來意之前，一定要步步爲營、十分小心，更怕中調虎離山計。

況且，他是貼身保鏢，責任上，他應該寸步不離胡寶寶。

「但這兒不收現金，」亞治眼斜斜，不以為然：「甚麼都要簽單。」

「那我們就叫服務員把錢加進米勒少爺的賬單內。」

亞治瞪起了小眼睛。

「又煩請米勒少爺把單轉寄胡先生。」馬圖斯拍拍他的肩膊：「別怕，已經不是第一次，哈傑、史高、貝度少爺……他們都不介意，相信米勒少爺也不會例外。」

「啊！我們少爺最豪爽。」他這才馬上起立：「他也不會把賬單轉寄給胡老爺那麼小器。嘻，我們走，泳池旁的茶座情調更好……」

胡寶寶最喜歡游泳，但和哈傑分手後，她很久沒游泳了。

胡寶寶游泳要找伴兒，而那伴兒必須陪她游泳起碼兩小時。

既然胡寶寶和米勒一同游泳，看來，米勒也是游泳迷。

天氣寒冷，胡寶寶是游冬泳的好手，但今天，他們却進入室內游泳池，是溫水的，這當然是遷就米勒。

馬圖斯也極想游泳，他來胡家後，祇有在胡寶寶起床前游游早泳。

他們九點才吃晚餐，胡寶寶已換上一襲金色的膝上貼身晚裝、金色高跟鞋，和剛才游泳時的稚氣孩子樣，彷彿換了一個人。

她是有幾個面的美人。

米勒也改穿黑色晚服，風度翩翩，和胡寶寶手挽手走進BALLROOM。

幸而馬圖斯的汽車裡準備有幾套不同場合的衣服，其中一套是普通晚服。

他又和亞治共坐一桌。

眞的不愁寂寞。

「我還是第一次見米勒少爺，他有一段日子沒到胡家了。」最適合互相利用，互相打探。因爲在更衣室裡，馬圖斯看見亞治把米勒拉過一邊咬耳朵。

「都爲了生意，沒辦法。少爺今天才由南美回來，米家生意做得很大，況且又不斷擴充。」

「米勒少爺是米家的獨生子？」

「不是。米家有很多少爺，不過我們少爺排行最小，又是正室所生，人又聰明能幹，從小就得老太爺的歡心。」

「老太爺是不是米勒的祖父？」

「是啊！少爺很得老太爺歡心，他留學回來，馬上就讓他進董事局，很多大生意，少爺都有份參與。」亞治很得意的樣子。

「米勒少爺去公幹，但你沒來過。」

「我和少爺一起去呀！嘻！我也跟少爺去過不少地方。」

「啊，原來你還是米勒少爺的秘書，雖然花拳繡腿，但滿腹才華。」

「有甚麼才華？秘書另有其人，我是全日跟班，當然少爺去哪兒，我也去哪兒。」

「米勒少爺對你十分寵信。」

「我忠心呢！我對少爺忠心一片，雖然花拳繡腿，但我出生入死，爲少爺赴湯蹈火在所不惜，我不會讓任何人傷害少爺。」

「亞治，或者你花拳繡腿，但米勒少爺一定功夫了得。」

「不，不，沒有這回事，少爺是斯文人，有教養，從來不會打架。」

「哈傑少爺也是豪門公子，他一樣喜歡打架。」

「那些少爺？哎，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他們怎能和我少爺比較呢？少爺身嬌肉貴，

他是不會跟人動手的……」

這天晚上，米勒和胡寶寶吃過豐富的晚餐，跳了十來個正宗交際舞，十二點左右，米勒就送胡寶寶回家。

馬圖斯鬆了一口氣，看來胡寶寶對米勒感情不錯，應該是她那班世兄男友當中，她對他最有好感的一個。

若米勒斯文、有教養、身嬌肉貴不打架，馬圖斯這貼身保鏢就享福了。

都是他好運，哈傑、占美、史高那班滋事份子全部走光了。

*　　*　　*

第二天，米勒換了一部勞斯萊斯房車到學校等候胡寶寶下課。

由司機駕駛，亞治坐在司機位旁，一副舒服享受的樣子。

「米勒少爺，亞治，」馬圖斯過去打招呼：「來接胡小姐？」

「是的，」米勒果然沒擺架子：「如果你不想駕駛，和亞治一起坐。」

「歡迎，歡迎，坐位闊，多坐一、兩個人沒問題。」亞治永遠笑得咧開嘴：「坐別人駕駛的汽車就舒服得多，在香港駕車是一份苦差。」

「謝謝米勒少爺，不大方便的。」

「怎會不方便？前車廂和後車廂隔着一扇玻璃，祇要我把玻璃按上，我和寶寶說甚麼，其他人不會聽得到。」

「對，否則少爺也不會容許我和司機做電燈泡，馬圖斯，別客氣，上來吧！」

主僕都顯得十分熱誠。

「今天我把胡小姐的汽車開出來，那樣名貴的汽車，不可以隨便放在街上，明天好不好？」

「好！就約定明天。」米勒友善地說：「明天記着別開車出來，寶寶說你從未放過假，明天就好好休息一天。你不介意和亞治一起嗎？你是寶寶的世兄，亞治總是低一級。」

「怎會介意？米勒少爺太客氣了，明天我把跑車駛回去，然後在這兒等米勒少爺。」

「眞開心，」亞治又嘻嘻笑：「明天見。」

「糊塗，等會還要見的，」米勒薄責亞治，望馬圖斯：「是吧？」

「是的，等會見。」馬圖斯回到車上等候胡寶寶。

胡寶寶下課，第一個衝出，上了米勒的汽車。

馬圖斯馬上開車跟隨。

亞治不時回過頭來，和馬圖斯得意地笑笑，搖搖手……好風騷。

不用駕駛的確是很舒服，馬圖斯想，自從到胡家，還未放過一天假，未休息過一天，人到底不是機械，相信明天可以好好享受一天了。

米勒似乎眞的不錯。

那天也很正常，米勒和胡寶寶吃茶、看電影，然後吃晚餐。吃茶、晚餐、看戲，亞治都來陪馬圖斯，說東說西，談談笑笑，時間特別容易過。

十二點不到，米勒就送胡寶寶回家。

亞治還特別走到馬圖斯車旁：「明天大小姐下午沒有課。十二時三十分，今天同樣地方等。」

「好的，代我謝謝你少爺。」

「這名貴跑車別開到學校，不要忘記了。」

「我會記住，亞治，你眞周到。」

「應該的嘛！晚安。」

去。

「晚安。」

「明天見！」他又轉頭又擺手，好像老朋友，依依不捨似的，好一會才回到米勒的汽車

馬圖斯停好車，洗個澡，甜睡了一晚。

究竟是亞奇不好彩，還是他夠運？

*　　*　　*

吃早餐時，胡寶寶就笑咪咪的，很開心的樣子。

她還是第一次主動跟馬圖斯說笑：「朱迪眼光好，她一早就說你穿衣服很有品味，今天穿得不錯，不知道的人還以爲你是位少爺。啊！你是我世兄，本來就是少爺。」

馬圖斯穿一件白襯衣，外面是一件圓領的鐵銹色羊毛衣，身上織上不少細鑽石花，而胸口當中，有一朵大的鑽石花圖案，再配上一條米色絨褲，的確非常有型。

「穿着整齊些，也是不想米勒少爺丟臉。」

「對呀！你今天不用開車呢！應該穿好一點。」胡寶寶邊打量他邊笑：「其實，你可以去做男模特兒。」

「我又不是英俊少男。」

「英俊就去拍電影了，做時裝模特兒，一定要身型好，而相貌是次要的，事實上你也不難看。」

「我要面紅了，時候不早，該上學了。」

其實，胡寶寶今天的衣服也十分漂亮，祇是不太適合上課，太突出。她穿一套白色的皮革長褲、積克套裝、白色串帶子的羊毛軟短靴，積克上的水鑽鑲金屬鈕扣閃閃發亮，她頭上還戴了頂白色小圓邊的軟皮帽。

白皮帽子上，還有一朵和白積克鈕扣一模一樣的、面積較大的帽飾。

她的樣子才眞的像明星。

還是荷里活明星。

胡寶寶今天態度友善，馬圖斯便善意忠告她：「學生不准戴帽子上課。」

「我知道，戴着好玩，進學校時就除下。馬圖斯，說眞的，我穿衣服的品味如何？」寶寶問他。他們已吃完早餐，步向花園。

「很難說。」

「很難說就是不好嗎？」她扁扁嘴。

「不，不是不好，是……是太多樣化。」

寶寶仰着脖子一陣笑，挺開心的說：「我明白了，一會兒像安份守紀的乖乖大學生，一會兒像壞女孩，是吧？」

「不同場合穿不同衣服、不同打扮也不是壞事，難得的是，你穿甚麼衣服都不難看。」

「眞的，好開心，今天吃菜由我請。」寶寶咭咭笑。

「車房風大，我把車開到台階下。」

「馬世兄，你今天好體貼，令我感動。」

「別這樣說，應該的。你等着！」

馬圖斯把跑車開過去，並打開車門，讓寶寶上車。

上車後，寶寶開了錄音機，播唱帶，她一面跟着哼，看來心情眞的很好。

剛才躭擱了一點時間，馬圖斯要開快車，盡可能令寶寶準時上學。

因此，他也沒怎樣說話，因爲駕車要專心，眼、耳、手、脚並用，特別是開快車。

大學就在眼前，寶寶一面解安全帶一面說：「等會你開車回家，桂姐會交給你一隻袋

子。」

「放服飾的?」

「是呀!請你帶來交給米勒。」

「我自己可以拿住,不要麻煩米勒少爺。」

「你別忘了交給他,還有,」她脫下帽子:「千萬千萬記着也把這帽子帶來,一起交給米勒。」

她匆匆下車,馬圖斯追上去:「別急,趕得及,你連書本都忘了。」

「謝謝。」她笑一笑又揮揮手:「再見啦!」

馬圖斯不知道胡寶寶今天為何這麼開心。不過,她不發脾氣,不譏諷別人,溫柔的時候,實在並不討人厭,怪不得那麼多男孩子追求她。

憑良心說,可能胡寶寶樣子美麗,身材不錯,無論她穿背心牛仔褲、T恤短裙、性感晚裝、中性衣服或男性化的積克,都同樣漂亮。

女孩子多樣化好些,若老是那個髮型,同一類服裝,花心的男朋友看多了可能會生厭,他們都希望同時可以擁有幾個不同類的女朋友。這一點,胡寶寶做到了。

當然，她愛生事、愛鬧、愛夜生活，以欺凌他人爲樂的劣行是很恐怖的，希望米勒逐漸引導她，做一個正常的女孩子。

馬圖斯似乎把希望都寄托在米勒身上。

馬圖斯十二點正已經拿着桂姐交給他的袋子和胡寶寶的白皮帽，在等候米勒和亞治了。

十二點二十分，米勒開着他的勞斯萊斯跑車駛來。

怎會開跑車來的？亞治呢？

很快，就看見亞治開着他的簇新日本房車前來。

「米勒少爺……」

「嗨！馬圖斯，」亞治跑過來了：「我們的汽車在後面。」

「我們？但昨天……」

「馬圖斯，你不是眞的要擠在少爺和大小姐中間做電燈泡吧！」他又是嘻嘻笑。

「寶寶的袋子呢？」米勒問。

「在這，少爺，」亞治一手拿過馬圖斯手中的袋，爲米勒放在車座之後。

「還有頂白圓帽。」

「也在這，少爺。」亞治又把帽子拿去交給米勒，米勒就把帽子握在手上。

馬圖斯惘然不知所措，因爲昨天說好不是這樣的，而他想像中也不是這樣的，他正想發問，米勒已打開車門，還幾乎撞向馬圖斯。

「寶寶！」

原來胡寶寶已經下課了。

米勒拖着胡寶寶的手，寶寶經過馬圖斯身邊，把書本交給他，又向他揮揮手，蠱惑地笑：「再見了！」

跑車呼地駛出。

亞治推推他：「還不上車？趕不上了。」

「快！」馬圖斯這才急忙上了亞治的日本車。

亞治扭來扭去，東張西望，馬圖斯雙眼盯住米勒的跑車屁股，一面叫道：「還不趕快開車？我們眞的追不上了。」

亞治突然又解開安全帶，去翻衣服的口袋。

「你找甚麼？先開車好不好？」
「我的車匙呢？」他還下車左翻右翻：「我的車匙呢？」
「車匙當然插在汽車裏。」
「剛才我下車嘛，人下車怎能把車匙插在汽車裏，我記得已把它拿出來……」
「快一點，這條路開盡一拐彎，不知轉左轉右就趕不上。」馬圖斯焦急如焚：「你可能把車匙掉了，我不能等，我……」
「你開了車來嗎？」
「沒有！但我可以坐計程車。」
「哎喲！我的乖乖，終於找到了，」他突然叫起來：「快上車，快上車，我要開車啦！」
馬圖斯又回到車上，當然跟着亞治保險。
「你把車開快一點行不行？」
「好！快，坐好了。」亞治總是嘻皮笑臉：「你不用擔心，少爺的跑車可以開篷，大小姐又戴着頂白帽子，目標大又搶眼，一眼就看出來。」
「但你剛才那麼一搞，他們的汽車駛出大路口就龐煩了。」

「你以為我不擔心？我要侍候少爺，若我趕不上，他不會饒我，其實我比你還焦急。」終於到路口。

「天呀！少爺，你在哪？怎不等亞治？」亞治怨天怨地：「怎麼辦，該走哪條路呢？」

馬圖斯閉上眼，握握拳頭，糟糕。

「馬圖斯，」亞治指他：「我們該開往哪一條路呢？」

「下山的路範圍廣，怎樣找也找不到，上山的路不同，有盡頭，而且胡小姐喜歡到山頂吃菜，說不定他們會在那兒吃午餐。」

可是，山頂能到的地方都找過了，連米勒或胡寶寶的影子都沒有。

「我走不動了，又倦又餓。」亞治坐回車子。

「他們到底去了哪兒？」

「我怎麼知道呢？」亞治呼氣：「又餓又冷。」

「你怎會不知道？你是米勒少爺的侍從跟班，他的去向你怎會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恐怕連少爺都不知道。因為節目由大小姐決定，對了！你一定知道，你是大小姐二十四小時的貼身保鏢。」

「我是保鏢，但這些事我不管，你趕快打個電話給米勒少爺問清楚。」

「少爺的手提電話在我這兒，他出入有我跟着，他從不拿手提電話。」

「他汽車上總有電話，馬上打去。」

「他開車怕人煩他，我按號碼，你自己聽。」

那邊果然沒有聲响。

「該死！我一定要找到胡寶寶，這樣失掉她，若發生了甚麼事，我怎樣向自己交待？

他們可能到甚麼高級俱樂部，你快打電話查問。」馬圖斯說。

「我的電話簿全部登記了各大場所的電話，我餓得不會動，你自己慢慢打。」

電話全部打過，馬圖斯的手指頭發痲，這不重要，千萬要找到胡寶寶。

他攷慮了一會，還是回家等比較上算。況且，都黃昏了。

「開車吧！請送我回胡家。」

「我又餓又倦又冷，怎有氣力開車？」

「那你坐過去。」馬圖斯自己開車，一直駛回胡家。

「馬圖斯，到胡家給我一點食物可以不可以？」亞治無力地求着。

馬圖斯一進屋子就找桂姐。

「大小姐有沒有打電話回家？」

「沒有。她又和你走失了？」

馬圖斯點一點頭：「如果大小姐打電話回來，多數會打哪一個？」

一屋子的電話。

「大小姐祇記得她房間的電話。」

馬圖斯點了點頭，突然記起：「桂姐，請叫厨房準備兩份食物，我連午餐還沒有吃，那位亞治先生也好不了多少……」

亞治吃飽東西，高高興興，又揮手，又嘻哈地開車走了。

馬圖斯就不可能那麼開心，雖然吃飽了人舒服些，但失去胡寶寶踪影，他十分擔心。

他請桂姐留意電話，自己去洗了一個澡，然後進胡寶寶的房間去。

馬圖斯拉張椅子坐在胡寶寶床邊，手提電話也放在一邊，等候胡寶寶打電話回來。

這樣靠着、坐着、思索着，想了很多。

他和胡寶寶失去聯絡，胡大富去了歐洲開會，萬一胡寶寶出了甚麼事，怎樣向胡大富

和自己交代？

胡寶寶喜歡生事，但米勒又不會打架，出了事，胡寶寶兇多吉少。

所以，胡寶寶沒事應該不會打電話回來，若她打電話回來求救，那一定大件事。

他開始有點疲倦，但絕對不能睡覺，雖然已經午夜十二點。

他去拿杯咖啡，提提神。

他正放下杯子，電話响了。他一時忘形，兩個電話都提起：「喂，我是馬圖斯……」

「咭……我知道，你是跟尾狗馬圖斯，不過，今天無尾可跟了，我終於擺脫你。唔！你不在附近眞好，我好開心，呀！我今天好開心……格，格……你呢？你開不開心？還敢開心？都擔心死了，是不是？哈，哈，沒有人可以控制我、管束我的……呃！不好意思，喝了點酒……」

「你現在在哪兒？」

「的士高！聽到沒有？音樂聲，熱鬧不熱鬧？啊？咭……」

「哪一間的士高？」

「你以爲我會告訴你嗎？傻瓜！」

「我自己會找得到……」

「我在泰國，你怎麼找？」

「你……你去了泰國？怎會？我不相信！」

「問問桂姐，她為我收拾一袋的衣服，都是夏天的低胸裝、露腰裝、露背裝，一件冬天的衣服都沒有，留在香港會冷死。」

「若你真在泰國，那今晚不回來了？」

「怎樣回去呢？十二點多了，飛機都休息啦！」

「你明天不上課嗎？」

「學校一連兩天都不用上課，大學和中學不同的，你不會知道的了。」

「你在泰國準備留多久？」

「明天是星期四，星期日晚回去，頭尾五天。嘩！我可以盡情玩樂，降落傘、水上電單車、開真槍，大吃大喝，哈……」

「你和米勒少爺兩個人住酒店？胡先生知道了……」

「又怎樣？很普通，爹也不會大驚小怪。你為我擔心是不是？不用怕啊！我不會和米

勒同居，各住各的，各睡各的，不用怕。哈！原來做貼身保鏢這麼痛苦，連主人的貞操問題也要擔心。好吧！告訴你吧，我們不會住酒店，米勒有朋友，我們住王府，你安心啦！」

「我明天一早乘飛機去泰國。」

「沒用的，你來曼谷，我們去芭提雅，你來芭提雅，我們去布吉島或ＰＰ島……幾天很快就過去，何必玩追逐遊戲……」

「你要安份，不要生事，泰國的人隨便開槍的，又是人家地頭。」

「啊！我已經打過架了，那外國人一上飛機就盯着我，直跟到機場外……一出機場，我就用手袋拍他的頭……」

「他怎樣？」出事啦！怪不得打電話回來。

「他見我這麼兇，又有兩車子人來接我們，他們向他一握拳，他嚇得抱頭就竄，哈哈……不跟你說，看看有甚麼好玩的就玩，最好大大打一場，由香港打架打到外國，衝出香港，過癮！我鬧事去了，格格……」

「喂，胡寶寶……該死，收線了！這生番、危險人物、玩命的，去死吧……」馬圖斯擔

心得生氣。

馬圖斯躺在自己的床上仍在想，從今天早上吃早餐，寶寶對他突然態度變好，到米勒沒坐房車開跑車，亞治截了他上車，又裝作不見了車匙令馬圖斯追不到米勒他們……甚至那頂白皮帽，因爲寶寶早知會坐開篷跑車，深怕吹亂了頭髮……一切看來，早有預謀，並非出於偶然。

馬圖斯墮入他們三人的陷阱中，亞治還裝模作樣耍他、戲弄他，根本他早已知道米勒和寶寶去了泰國。

狡猾的狐狸，馬圖斯打電話找他。哼！他竟然關上手提電話睡大覺。

他就睡不着，一時大意，給胡寶寶溜了，如果她出了事，怎對得住胡大富？

等到天亮，馬圖斯找着胡大富的秘書，也終於找到胡大富。

「你不用過份自責，寶寶不是第一次失踪，不過溜出國還是第一次。」

「她去美國或澳洲，我沒那麼擔心，她去了泰國，還打人，出了事怎麼辦？」

「米勒在那邊好像有許多皇親國戚，都是有力人士，聽說黑白兩道都打得通。」

「我想趕去泰國，但胡小姐說我不會找到她，最多來個追逐遊戲。我該怎辦？」

「她既然這樣說，一定不會被你找到，去也是費神費氣。不要去了，就趁機會休息幾天，她一定會回來上課。」

「胡先生，你好像不大擔心胡小姐。」

「唉！做父親的又怎會不擔心自己的女兒？尤其是獨生女，我就祇有她一個。但是你告訴我，我能做些甚麼？馬上去泰國，她要避，團團轉，結果也是一無所獲。」胡大富長長吐一口氣：「所以我一直說，希望寶寶結交外面的男孩子，我不喜歡她和那些世兄來往，他們都有問題，又縱容她……啊！我不會怪你的，放幾天假吧。」

胡大富這樣說，馬圖斯就安心了，因爲就算萬一胡寶寶出了事，胡大富都不會要他負責任，更不會怪責他。

雖然胡寶寶一直以來都不當他是一個人，又要他又戲弄他，但他也不希望胡寶寶出事，希望她能平安歸來。

放幾天假，馬圖斯趁機去辦點事，還約了亞奇去吃茶。

叙舊之後，難免會提到胡寶寶。

「米勒回來了嗎？」

「你認識他?」

「怎會不認識?我就是為了他而辭工不幹的。」

「哈傑、占美不是比他更甚嗎?」

「表面上,米勒斯斯文文,不錯的。其實他才喜歡生事,尤其常慫恿大小姐生事。」

「這樣說,這次突然去泰國,不是胡寶寶的主意?」

「當然不是,要生事,要出走,暑假早走了,為何等上了課?又剛好米勒回來,看來是他設計要大小姐耍你的,這個米勒,尤其是亞治,最壞。」

「亞治就真的像個壞人。」

「他是真正壞人,聽說,他還認識黑社會的人,他常找黑社會的人為米勒辦事。」

馬圖斯皺皺眉:「為甚麼沒聽你提過米勒的事?」

「我以為他嚇慌了,起碼一年半載不敢回來,反正你不會和他見面,就不想你太擔心,也許你也會嚇慌。」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馬圖斯忙追問:「我也知道有事,因為胡先生常說,香港對胡寶寶不安全,一步都不要離開她,但他始終沒說有甚麼不安全。雖她喜歡生事、打架,但

應該不會那麼簡單吧？」

「眞正發生了甚麼事，我也不知道，我上工十天，大小姐有八天和米勒在一起。那時暑假，她不用上課，米勒又最能討她歡心。就在第十一天，大小姐又和米勒出去，我照例開車跟着。吃過晚飯，突然亞治來找我，他說米勒和大小姐由後門走了。但他知道，他們會去遊艇俱樂部，他叫我趕快追，他隨後開車趕來。於是我急忙開車去俱樂部，但那裡的保安堅持說米勒和大小姐沒去過，我當然不相信，便在那兒尋，我不像你，我手上並沒有無線電話，無法找任何人聯絡，亞治又沒有來，我苦思一會，他們會不會又耍我？」

「他們也耍你？」

「耍！我就是蠢，還上當……深夜我把車開回市區，到的士高、夜店……找尋……後來到一間夜店，門外很多人在議論。原來不久前兩班人打架，一個男的被一個女的打斷雙腿，十字車剛把傷者車走，我打聽過了，那男傷者是個富家少爺，我以爲是米勒，便開車回家，看看大小姐到底去了醫院還是回家。我回到胡家，米勒和大小姐都在，他們兩個都沒有受傷，祇是很疲累的樣子。當然啦！兩、三點了嘛，我就去睡了。」亞奇吃着牛扒，喝口冰水又繼續說：「大概一個星期後，有一個兇神惡煞的人來送信，信是我接的，便交

給大小姐，大小姐看了信便面色慘白，忙撥電話找米勒，她打電話時，看我一眼，我便走開。由於大小姐好像很恐慌，我便設法偷聽……原來米勒也收到同樣的信。」

「信內說些甚麼？」

「我聽不到，應不是好消息，正要聽清楚，一個傭人走來，我不得不離開客廳，大小姐和米勒怎樣說我就不知道了。」

「眞可惜，會不會和有人被打斷腳的事有關？」

「你不要心急，話還在後頭，先吃甜品，難得你放假。」亞奇喝咖啡時才慢條斯理的說：「當晚老爺很早回來，手中拿着信，大小姐一看見，便拉父親進書房，關門前警告我不得偷聽，但我是她貼身保鏢，不爲她，也得爲自己，我爬到鄰房露台偷聽，不過也不十分清，祇聽到有人要找大小姐報仇，大小姐好像有生命危險……」

「一定是胡寶寶打斷那富家子的腿。」

「八、九是，後來老爺找我，告訴我小心看護大小姐，因爲大小姐常會開罪人，會引來仇家。我問老爺發生甚麼事，老爺凝望大小姐不敢說，我一慌就辭工。」

「胡先生結果有沒有告訴你，胡寶寶和米勒出了甚麼事？」

「沒有，他祇是說，沒有米勒，大小姐不會那樣任性妄爲，他加工資給我，又請我忍耐，兩、三天後，米勒沒有再來，貝度、哈傑、占美……他們又出現了。大小姐比前收斂了，少生事、少打架，大概沒有米勒撐腰。亞斯，我好像看見貝度少爺。」

「是他，我早就見到了。」

「言歸正傳，米勒少爺沒來，我去打聽一下，他帶着亞治出國啦！一定怕人報仇，溜掉了，以後也不敢回家，都是他搞的，大小姐一個人沒膽量打斷人家的腿。」

「亞治說他隨米勒到南非做生意，生意做成了就回來。我看他上次不是怕尋仇而溜走，否則，胡寶寶不會和他感情那麼好。你看，貝度少爺都鬥不過米勒，米勒一回來，寶寶就不理他。」

「一直沒有人對付大小姐？」

「沒有。祇有她去找人痲煩，她不生事便天下太平。」

「那人可能祇是虛張聲勢恐嚇他們。」

「或者。不過，胡寶寶經常惹事生非，結下不少仇怨，遲早總會自食其果。」

「我很替老爺難過，他祇有這麼一個女兒，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大小姐身上，但大小姐

好像玩命似的。」

「胡先生算是很好的老板。」馬圖斯同意。

「你看他對我就知道了。老爺可說對我有恩，如果大小姐眞的出了事，若要助手及跑腿，你可不可以通知我？我願意効勞。」

「這是我的責任，有困難我一定盡能力解決。」

「可惜合約期有限。」

「不用擔心，我一定會盡力，爲了你和胡先生，不是我的工作範圍我也會做，比如，竭力說服胡寶寶不要和米勒接近。」馬圖斯說：「貝度少爺正派，胡寶寶和他一起又不會生事。亞奇，和貝度少爺一同來吃餐的女郎是誰？」

「我從未見過。」

「那位小姐不停說話，不像是新相識。」

「可能是生意上的朋友，貝度少爺和哈傑他們不同，他唸完書回來就幫家族打理生意，所以人成熟些。」

「未必，米勒何嘗不是留學回來就接管他祖父的生意？他也應該像貝度少爺那樣成

熟、穩重，為甚麼他比哈傑、史高還愛生事？」

「別再談工作，談談私事，馬伯伯……」

* * *

傭人來請馬圖斯聽電話。

「胡小姐？」

「不是，是一位先生，但他沒說姓名。」

先生？他在香港已經沒有甚麼親友，亞奇找他，一定打他的手提電話。

「喂，我是馬圖斯。哪一位？」

「馬圖斯，我是貝度。」

「貝度少爺，胡小姐她不在。」

「我知道，我不是找她，我是專誠找你的。」

找他？幹甚麼，那天和亞奇吃飯，貝度背着他們，沒可能被他發現。

「你今晚有沒有空？我想請你吃晚餐。」

「有空，我剛好有三天特別假期，但，貝度少爺……」

「七點鐘我開車去接你。謝謝你賞光，晚上見。」

「貝度少爺……」

馬圖斯怎也想不通貝度爲何請他吃飯，不過他一向對貝度有好感，起碼，他有禮貌，懂得尊重別人。

馬圖斯大睡半天，衹是吩咐桂姐，胡寶寶有電話來時馬上通知他。

六時，他洗澡更衣。少爺請他吃飯，他自然要穿好一點，以表尊重。

但也不能太隆重，他的身份畢竟衹是個保鏢。

好吧！就加件寶石藍的西裝外衣，他照鏡子時就覺得好笑，十足像個參加北京亞運會的參賽選手的制服。

沒關係嘛，香港隊的制服十分好看。

提早在台階前等候，北風猛，把大衣穿上。

七點正，一輛平治汽車駛進來，馬圖斯認得那是貝度的房車，便迎過去。

車子停住，司機來開門，貝度歡迎他，並排坐在後座。

「去遊艇俱樂部吃意大利菜好不好？那兒情調好又清靜，聊天舒服。你或者另有好提

議？」

「貝少爺，有得吃就好了。」馬圖斯笑着說，貝度有這優點，很尊重人。

「你要照顧寶寶，天天開車，一天開到晚，一定很累吧？」

「不累，就是精神緊張，她一會兒去這，一忽又去那，追不上就麻煩了。」

「所以我今天不開車，兩個人都不用駕駛，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享受。」

「貝度少爺，你心腸好，若你開了平常用的跑車來，你開車，我坐在你身邊享福會很尷尬不安，因爲我畢竟是下人。」

「你怎會是下人？你是寶寶的世兄。就算無甚淵源，祇是一個普通保鏢，我一樣把你當朋友，朋友當然是平等的。」

「謝謝貝度少爺。」

「既是朋友，就叫我貝度。」

馬圖斯祇是笑，一下子叫不出來。

晚飯前，他們先到酒吧喝杯酒，聊天。

貝度和馬圖斯頗受女士注目，因爲貝度年輕英俊、馬圖斯健碩威猛。

「寶寶和米勒去了泰國？」

「你……怎會知道？」馬圖斯自己是不會說的。

「寶寶是我的女朋友，我應該關心她，她星期日一定回來。」

「是的，她很重視學業，她星期日坐夜機回來。其實，我覺得好奇怪，她那麼貪玩，却又很緊張學業，她上學從不遲到早退。」

「那是因爲她媽咪。」

「胡太太不是早去世了嗎？」

「就是因爲胡伯母去世了。寶寶是最愛她媽咪的，如果她媽咪在世，她可能會是個最乖最純的女孩。胡伯母去世時，寶寶雖然年紀小，但很懂事。胡伯母一生的志願是唸大學，但中學畢業遇上馬伯伯就結婚生女，因此她去世前握着寶寶的手，要寶寶完成她的願望，長大了一定要唸大學，而且指定是香港大學，寶寶答應了。她也沒有白說，千辛萬苦考入大學，外國大學肯收她她都不去。她在大學又不敢胡鬧，怕被趕出校門，無法完成母親的心願。」

「怪不得她校內、校外判若兩個人。她總算還有個優點，孝順母親。」

「你覺得她很壞？」

「貝度，我今晚說過的話，千萬不要告訴她。」

「你也不要讓寶寶知道今晚我請你吃飯，成交？」

「成交，我保證不說，我覺得她好像沒有甚麼人性。」

「問題少女，家庭也要負一部份責任。」

「胡先生說一班少爺都有點問題，米勒、哈傑、史高、占美……胡先生不大喜歡胡小姐和那班世兄少爺交往。」

「胡伯伯怎樣評我？」

「那班少爺當中，沒有包括你，眞的。」

「我們吃晚餐，一面吃一面談。」意大利餐的頭盤也有好幾個，吃完整個全餐，眞的要花幾個小時。

「我們一班人：朱莉亞、伊麗莎白、美斯、寶寶、米勒、哈傑、占美、史高、史提夫、我，全都出身豪門富戶，又都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雖然我們因爲出國唸書分開過，但回來仍會在一起。不過，我們都因家庭複雜引致心理不平衡，胡伯伯說得對，我們

都是問題青年，所作所為自然與一般人不相同。」

「我覺得你最正常。」

「祇是比其他同類正常罷了，我做過許多壞事你不知道。至於我為甚麼比其他兒時朋友好呢？是因爲我家裏人口簡單，我是獨生子，我繼母對我管教極嚴，我以前很痛恨她，專做壞事和她作對，但她是眞心疼我，又肯教導我，我逐漸長大了，也能知好歹，所以人慢慢轉好。」

「未必後母都是壞人。」

「幸而爸爸娶了她，否則，我眞的會很壞，不過，我劣根性仍很重，也不是甚麼好人。」貝度搖一下頭：「不過，最壞的要算米勒了，但也不能全怪他，他家庭複雜到不得了。」

「兄弟姊妹太多，父母管教困難？」

「那是原因之一，米勒的父親有許多太太及情婦，米勒的生母雖然是正室，但她結婚十年才生下他，所以米勒的爸爸一向不喜歡她，而他的小老婆、情婦又養下不少子女，正室地位更渺小，雖然後來米勒出世，但已不是長子嫡孫，他父親對他也極少關心。另一方

面，幾個女人爲了本身利益而爭權奪利，弄得兄弟之間互相仇視、爭寵爭家產，由小至大，米勒的媽媽已經把米勒敎得很壞。」

「家庭混亂，父母不艮?」

「米勒沒得到父愛，但他母親祇有他一個兒子，自然萬分寵愛，可惜愛不得法，反而把他縱壞了。而另一方面，爲了保護兒子不受其他家人傷害，她祇好敎兒子爲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傷害他人，所以，米勒從小已經好勇鬥狠。」

「家庭對孩子成長的影响至爲重要，問題家庭出問題子女，幾乎成正比。不過，聽說米勒少爺很得祖父歡心。」

「這就是造成米勒思想與行爲變壞的原因之一，他媽媽旣得不到丈夫寵愛，兒子雖然是嫡孫但非長子，又沒有家庭地位，便轉而思其次，去討好祖父，奉承、蒙騙……甚麼都做齊了，但祖父寵愛的還是非正室所生的長孫。可惜，他的幾個哥哥都喜歡追求明星、歌星，全是風流人物，他大哥還染上性病，其他的因爲太濫交也好不到哪裏去，本來可以瞞住老太爺，因爲他向來獨宿於祖居，但他大哥婚後生了個兒子竟然是瞎的，原因是梅毒菌入眼，老太爺因爲失去一個正常曾孫，十分痛恨他大哥，便轉移目標，鍾愛另一個孫兒，

大家爲了爭寵，竟互揚臭史，老太爺才知道一班孫兒都是二世祖、敗家子，不成材，十分傷心。咳！我眞多話。」

「不，我渴望了解米勒少爺，這對我的工作很重要。」

「米勒唸完書，本還想在外國遊玩，他媽媽馬上急召他回來，繼續討好老太爺。後來米勒又找到寶寶，老太爺對寶寶的家庭背境十分滿意，因老太爺從小疼愛寶寶。由此對米勒漸有好感，再加上米勒母子的深謀遠慮，終於博取老太爺的歡心，因此而能入董事局，打理家族生意。」

「終於大功告成。」

「但米勒已變得自私自利，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不擇手段地傷害別人，欺詐、冷血、殘忍，成功的背後十分血腥恐怖。」

「人不可以貌相，我看他斯斯文文的。」

「最要命的是他媽媽找了個亞治回來，你有沒有發覺亞治很奸詐陰險？」

「有，早就知道他非善類。」

「亞治的大哥是黑道中人，米勒有甚麼解決不了的事，亞治就找他大哥出頭。而亞治

本身也有一半在黑社會。」

「和黑社會中人來往，等於玩火。米勒在外生事，老太爺不管？」

「已經有不少人去打小報告，當年米勒大哥亂搞性關係，老太爺早就知道，但他不相信。直至曾孫出世是瞎子，不到一個月便去世，他查明後馬上暈倒進院，從此不看米勒的大哥一眼。」

「是個固執、頑固又太有主見的長輩。」

貝度點了點頭：「除非米勒在外搞出了官非人命，但他正在得寵。」

「會不會他根本不愛胡小姐，祇是利用老太爺對她的好感？」

貝度苦笑：「祇有他本人才知道。」

「貝度少爺，噢，貝度，有件事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甚麼事？知道的一定告訴你，當然是有關胡、米兩家！」

「聽說，幾個月前，米勒少爺和胡小姐在夜店門外打斷一位少爺的腿。事情的經過你知不知道？」

「知道，但不太清楚。聽說有個叫白居理的年輕人，他雖然不是豪門富戶的名流公

子，但他爸爸是暴發戶，有點錢，又寵兒子，因此，跟他吃喝玩樂的人就多。他一向喜歡寶寶，寶寶每到的士高、夜店，若碰上他，他又送花又送酒，又代結賬。但寶寶對他沒好感，那天在夜店他喝了點酒，竟過枱去親寶寶，寶寶摑他一個巴掌，後來兩幫人便打了起來，亞治召援兵，白居理那邊自然不是敵手，寶寶要白居理跪下叩頭扮狗叫，姓白的不肯，米勒交給寶寶一根棒，寶寶打他的腿，一定要他下跪，不知道怎的，竟把白居理的腿打斷了。」

「嘩！胡寶寶眞心狠手辣，一點小事也把人家的腿打斷。」

「都是米勒不好，若不是交給她一根棒，寶寶大不了踢那人幾脚，不可能受到甚麼傷害。」

「姓白的雖聲言要報復，要以牙還牙，要向米勒少爺和胡小姐報復，但看來祇是虛張聲勢，因爲至今連姓白的影子都沒有。」

「有一句話，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可能正在策劃大報復，畢竟不是皮外傷。所以，馬圖斯，你要多費神保護寶寶。」

「你知道很多關於他們兩位的事，是不是請了私家偵探？」

「不是，但我想過，若給寶寶知道我們調查她的事，她會和我絕交。我告訴你一件事，你一定要代我保守秘密。」

「這件事如無損他人，我一定保守秘密。」

「我繼母是交際花，她一個姊妹嫁給米勒的父親做小老婆，她們的感情好得像親姐妹一樣。繼母知道米勒是我的强大對手，自然萬分緊張，很多事情都是那位亞姨通風報訊，所以我知道的事比其他人多。但我從不敢在寶寶面前提起，怕她告訴米勒，現在米勒當權，他知道了會對付我那位亞姨。」

「我絕對不會提起貝夫人和米太太，甚至不會提起見過你。」

「謝謝，我今天約你吃飯，煩了你一晚，就是希望你別被米勒的表象騙倒，同時希望你勸勸寶寶，別老和他在一起，米勒這人不簡單，會給她帶來災難。」

「眞的，最初我還以爲米勒少爺是位君子，如今，他的眞面目我也看到七七八八了。祇恐怕有負所托，胡小姐根本不會聽我勸告，疏遠米勒少爺。」

「盡你最大的能力，她不聽，吃虧是她自己。」

「其實，我好希望胡小姐和你是一對兒，祇有你才會給她幸福、安穩。」

「可惜寶寶不喜歡安穩，她愛刺激，而且，米勒久經訓練，最會奉承人，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他們不會長久的，胡小姐也不會玩鬧一輩子。」馬圖斯突然問：「胡小姐和他去泰國，你會不會介意？」

「不會，寶寶通常和朋友玩到通宵達旦。」

「但他們單獨兩個人，又不在香港，我的意思是……」

「你是指貞操問題？這年代還有人理會這個嗎？馬圖斯，你好純，交過女朋友沒有？」

馬圖斯搖一下頭。

「寶寶表面上很壞，其實並不那麼壞；表面上打扮得性感，放任不羈，其實她很保守。我是她男朋友，我知道。祇要她喜歡，怎樣玩都可以，但是她不會和男孩子上床。」

馬圖斯難以置信，傻笑。

「應該是受了她姨母的影响，她姨母是個老處女，所以貞操那個關，她守得很緊。」貝度垂首微笑：「我可以說，也是因爲她這個優點，我對她死不放手。否則，她那麼多男朋友，若她跟誰都上床，人盡可夫的女人，要來幹甚麼？」

「其實，你也很保守。」

「你何嘗不保守？不然，你也不會擔心我介意寶寶和米勒去泰國。」

「我肯定保守了，而且還一直誤會她亂搞男女關係，我看不起她。聽了你的話，我會重新估計她。」

「寶寶本質不壞的，我就怕米勒教壞她。」

「我們共同努力挽救她，你是她的男朋友，你也有責任的呀！」

貝度拍着馬圖斯的肩，不斷的笑。

* * *

星期日，馬圖斯想去接機，但該接哪一班機呢？寶寶自上次打過一次電話回來後便無聲無息，當然，她不會早上回來，晚上去接機較保險。不過，他和寶寶已完全失去聯系，又有個米勒，若他教她耍他，害他在機場兜兜轉轉，多沒意思，多此一擧。

或者可以找亞治，但亞治這個人更靠不住。

馬圖斯索性不出去，一直在家等，到她回來爲止。

他盤算，寶寶多半十二時前回來，因爲明天她有早堂。

吃晚飯時，忽然聽見外面很吵，馬圖斯想，難道胡大富公幹回來不成？

他放下碗，拉開椅子正要出外一看，胡寶寶吹着口哨進來了，後面跟着傭人和桂姐，手裡都拿着東西。

胡寶寶一看見他，就說：「為甚麼不去機場？」

「為甚麼要去機場？」馬圖斯重新拉開椅子坐下，她那副德性，嘿！

「當然是接機。」

「接誰的機？我沒朋友回港。」

「接我呀！」她頓着脚。

「我是管接管送的，因為我沒送你去機場，所以也就不必接。」馬圖斯繼續吃他的飯：「而且，你從來沒有說過要乘飛機出國。」

「但我有打電話回來，你沒聽我說嗎？我告訴你我在泰國的士高，你聾了嗎？」

「我聽到，但你常耍我，說話不負責任，我怎知你說眞說假？」

「啊！我明白了，你仍在為那天的事生氣。那天跟你開個玩笑，玩玩捉迷藏，大家樂嘛！你一點幽默感都沒有嗎？」

「我又不是公子少爺，我們這些下人，你不是叫我跟尾狗嗎？我們哪兒來的幽默感？」

「別生氣了，我給你帶了些燕窩回來補補身。其實，那天我們是過份些，你畢竟是我世兄，我太貪玩，別怪。」

她態度轉好，馬圖斯也不想和她計較：「要不要吃點菜？」

「不吃了。」她扭了扭腰：「這幾天在泰國天天吃，一天吃幾頓，最好的皇帝宴也吃過了。哎！才四天就重了兩磅，今晚停一下，再吃變肥妹了。」

「你每天運動、跳舞、打架，沒消化掉嗎？」

「打架用槍的嘛！又不用氣力。」

「你開槍打人？」馬圖斯馬上問。

「沒有。開過槍，打野鼠。太多好玩的東西，打架祇有一次，和飛機上那個洋人呢！你看我臉上除了晒紅了一點，半條傷痕也沒有，你不用替我擔心。」

「好好的女孩子打甚麼架？想刺激、怕沉悶可以騎馬、學駕駛飛機……」

「得啦得啦，別來教訓我。那袋全都是食物，明天別忘記帶給朱迪她們，你喜歡吃豬肉乾甚麼的，就自己留一些。」她對同學眞是很好。

「燕窩留給胡先生？」
「他人呢？」
「去歐洲開會。」
「你說，我怎能不往外跑，沒父沒母這像個家嗎？若連你都不在，家裏就祇有我一個人，不悶死才怪。」
「他也是爲了事業。」
「賺錢呀！賺那麼多錢幹甚麼？一百輩子都用不完。」寶寶抿抿嘴，她對父親有成見。
「將來留給你。」
「未必，他在外面可能有許多小老婆，有許多子女，所以他才不理我，不在乎我。」她打個呵欠：「我好倦，非要睡十小時不可。」
「你人是胖了，但精神很差，多久沒睡？」
「四天。」她舉起四隻手指。
「玩足五日四夜，你能站得住算本領，你不顧身體，將來……」
「夠了！不要教訓我，明天見……」

「課本甚麼的，我替你收拾。」

「謝謝，馬圖斯世兄。」

馬圖斯總覺得寶寶有兩個面、兩個腦、兩個心。她正常的時候很討人喜歡，可以愉快相處；不正常的時候就恐怖、變態的。她一離開學校和同學，就多半不正常。

馬圖斯是這樣，她對他好，他也對她好；她對他兇，他絕不退讓。

比如今晚就不錯，起碼有人性，但一覺醒來，她可能又換了人。

* * *

下課，米勒沒來接寶寶，寶寶和珍妮她們一齊走向馬圖斯的汽車。

由於今天寶寶要帶許多禮物給同學，所以馬圖斯開了平治房車來。幸好開房車，否則幾個人，每人又是一個大袋子，跑車怎塞得下？

「去朱迪家。」寶寶說。

馬圖斯這才發覺不見了朱迪：「朱迪呢？」

「她早上起床有點不舒服，沒有上課，所以我們去探望她。」珍妮說。

「珍妮，朱迪有沒有說哪兒不舒服？看了醫生沒有？」馬圖斯問。

「她沒有說，怕延誤我上課時間，等會兒你可以去看看她。」

到了朱迪家，朱迪說肚子痛，肚瀉了好幾次，人軟軟的，不想動。

「醫生怎樣說？」馬圖斯問。

「我沒去看醫生，他總是替我打針，好怕，傭人給我吃了保濟丸，似乎好了一點。」

「甚麼時候開始肚瀉？」

「昨天晚上。」

「昨天你吃過甚麼東西？」

「昨天星期日，表姑姐接我到她新界別墅玩，我們吃火鍋。對了！我吃了不少又肥又大的生蠔，可能吃滯了，消化不良。」

「吃生的還是熟的？」

「熟的。」

「生蠔的袋子大不大？」

「也很肥大。」

「那是半熟，香港的生蠔，部份受到污染，生蠔袋子內的細菌除非熟得縮到很小很

小。否則，細菌仍有活動能力。」馬圖斯說完爲她把脈、看舌頭、眼瞼，再隔着衣服按按她腹部：「朱迪，你是急性腸胃炎，今天和明天吃粥，不要吃飯。這兩天暫停吃橙和牛奶，我替你買消炎藥丸，好不好？」

「好。」朱迪很高興：「謝謝你，馬圖斯。」

「喂！」寶寶過來對馬圖斯說：「剛才你摸摸看看，扮得像個醫生，玩玩朱迪不介意，但藥是吃進肚子裏，吃死了朱迪怎麼辦？」

「朱迪，你要不要？」馬圖斯問她。

「要，麻煩你替我買。你別介意，寶寶祇是不了解，拜托你。」馬圖斯即去買藥。

「朱迪，你怎可以隨便信人？他又不是醫生，他祇是保鏢，大不了是我世兄。」

「他經常看藥劑書籍，我們不懂的，他都懂。」

「可能他不懂裝懂。朱迪，你迷他是一回事，生命又是一回事。」

「馬圖斯說過，簡單的病他可以開藥方，我情況不複雜，他已清楚地知道我吃了帶菌又未全熟的生蠔，所以是腸胃發炎。既然如此，自然對症下藥，有甚麼值得擔心？對不起，可能馬圖斯都說對了，剛才喝了杯牛奶，現在又要去洗手間，失陪……」

「你們說，朱迪是不是愛上了那馬圖斯？」寶寶問大家。

「也正常，馬圖斯看來不錯，如果他眞能把朱迪的病醫治，他可算是半個醫生，朱迪嫁他，連患病都不用擔心，多有安全感，多幸福。」

「唔！」寶寶側頭想一想：「難得朱迪喜歡他，如果眞是半個醫生，這門婚事可以配。」

「寶寶，」朱迪羞叫：「你別胡來。」

「甚麼胡來？這是正經事，祇要我一提出，他馬上要答應，我做甚麼事情都祇許成功，不會失敗。不過，還要看他的藥靈不靈，吃壞了你，我反過來要他的命……」

朱迪毫不猶豫的吃了馬圖斯替她配的藥，寶寶很緊張，一定要等朱迪服藥後四小時再吃第二次藥時才肯定。

朱迪吃藥後沒甚麼不良反應。

第二天朱迪已經停止腹瀉，但由於人仍很倦，沒有去上課。

第三天，朱迪開開心心的上課了。

大家都很開心，特別是寶寶。

「恢復得好快。」珍妮說。

「當中有顆藥丸，吃後人很舒服，胃口開，精力好像回來了。」朱迪說。馬圖斯一共給他開了四種不同藥丸，當中一種是退燒丸，但祇有一天份量，馬圖斯說退燒後便不用吃。

「馬圖斯說過那是維他命丸，你腹瀉後人虛弱，要補充一下。」姬蒂提醒她。

「他說過的。他眞小心周到，像醫生一樣。」朱迪身體好了，人特別開朗：「他本來要學醫的。但他本人喜歡藥劑，可惜他沒經濟條件升學，否則，他會做個出色的藥劑師。」

「他單看看參攷書就這般出色，看來是個讀書的料子。其實，我們可以合資助他升學。」珍妮說。

「合資不好，搶了朱迪的功勞。」姬蒂說：「朱迪供他唸大學，馬圖斯大為感動，以心相許，哈……」

「我也是學生，哪有錢呢？」朱迪面紅了。

「你哥哥有嘛，你哥哥當你是寶，唸大學花得了多少錢？小意思。」

「不過，若他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怎能唸大學？」寶寶說。

「不會吧。」珍妮道：「他很有禮貌，言行舉止頗有教養，他應該中學畢業，看來會考成績一定不錯，可能還唸過預科。」

「那麼考大學就不困難。不過，還要寶寶替我們打聽一下，比如：他家裏還有甚麼人？有沒有女朋友等等。」

「別玩嘛，姬蒂。」朱迪臉更紅了。

「好！我做媒。」寶寶拍一下手掌：「其他也包在我的身上。信我！一定會給你們一份完整又美好的報告。」

「唏！別忘了朱迪會資助他唸大學……」

「姬蒂，你好痲煩……」

「看！朱迪已經像個新娘子了。」

* * *

晚飯時，寶寶看了馬圖斯幾次。

目光溫柔、笑靨欣欣，馬圖斯心裏想，她想幹甚麼？眼睛放電，看得人心跳加速。

他急忙低下頭吃飯。

當晚，又祇有他兩個人吃晚餐。

「馬圖斯，這白灼象拔蚌不錯。」

「謝謝。」馬圖斯接了，但放在一邊。

「爲甚麼不吃？不喜歡我爲你佈菜？」

「當然不是。對不起，我不怎樣喜歡象拔蚌，不過我可以吃一點。」

「不要勉强。」寶寶輕按他的手，制止他：「這是小事情，我更偏食。你最喜歡吃甚麼？」

「新鮮帶子。」

「魚子醬？」

「也好吃。不過，早餐時吃比較好，下午茶也可以。」

「完全同意。」

兩人說得又投契又開心。但馬圖斯突然省起，那天寶寶溜去泰國，吃早餐時不是也對他很好嗎？今晚不知道她又想溜去哪兒？得提高警覺，不要再上當的了。

「吃過晚飯，到二樓我的客廳喝咖啡聊天，好不好？」

「你不出去嗎？」馬圖斯又迷惑了，怎會這樣？

「有空才出去玩，今天留在家裏，還有點正經事，我這個人，可動可靜的。馬圖斯，

肯不肯陪我？」

「當然！現在睡覺也太早，屋子靜靜的祇有兩個人，聊天正好。祇是，我不太懂說話。」

「你可以胡說八道。港人亂講，反正沒偷聽器，沒錄影機，更不會秋後算賬。冬天之後是春天嘛。」

兩個人都笑了。

上樓梯時，本來寶寶走在前面，她突然停下來等候馬圖斯，並且伸出手來，去拖馬圖斯，馬圖斯手一縮。

寶寶踏下一步，瞧着他，溫柔的把手伸進他手裏，然後拖緊他。馬圖斯的心卜通卜通地急跳了一陣，差點沒摔倒，但終於被寶寶那軟綿綿的手吸引着，根本不再有摔開的念頭，和寶寶手拖手的繼續踏上樓梯。

這女孩子若是不瘋，正正常常，有多可愛！

二樓的大花軟緞梳化軟軟暖暖，坐着就舒服，他們並排兒坐。

寶寶看他笑笑；馬圖斯也看她笑笑，似是心靈相通。

傭人把咖啡飲品送上，馬圖斯替寶寶放了兩匙咖啡糖。

「你知道我喝咖啡要兩匙糖？」寶寶舒聲問。

「相處了這麼久。而且，我是你近身保鏢，難聽一點是二十四小時跟班，不！還是跟尾狗，又怎會不知道主人的喜愛？」

「哎唷！跟尾狗，我開玩笑常過了頭，你不要記在心上，有時候我說話不負責，不該的也講，其實，你是我世兄，我們地位是平等的。你自己想想，連我的知己好友都尊重你，視你爲好朋友，你不要恨我。」

「我沒有恨你，男孩子是應該讓讓女孩子的。況且你已經說過不是存心的。」馬圖斯望着寶寶：「加一點奶好不好？喝多了黑咖啡，對身體和皮膚都不好。」

哈！寶寶心想，這蠻牛不發蠻，對女孩子倒很體貼周到，還關心皮膚，怪不得朱迪會迷戀他，他不是全無好處。她說：「好吧！都聽你的。」

兩個人在享受咖啡，又香又濃又滑。

「我三個同學常稱讚你，特別是朱迪。對了！你覺得朱迪這個人怎樣？」寶寶很認眞地問。

「很純，是個善良又有教養的女孩子。」
「外貌呢？人的第一眼是外表。」
「你們四位小姐是大學裏出名的四大美人，外貌還用說嗎？」
「總不能以人家的話當自己的眼，你說呢？」
「外表不錯，印象上很好。」
「外表內在都過關了。你會不會覺得她稍矮了一點？」
「矮？她應該有五吋五、六吋了吧！不算矮了。」
「但我五呎八吋。」
「你是美人中的美人呀！你的同學都是這樣說，和你比就不公道了，怎比呢？」
「連高度都沒有意見。」寶寶可眞開心：「你們談得來？」
「她待人很好，很會體諒人。」
「馬圖斯，你到底有多高？」
「六呎四，比較高大。」
「你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

「朱迪她們說，你身材高大威猛，給人安全感；你五官端正、好學又沒不良嗜好，怎可能沒有女朋友？」

「我希望有正式工作賺錢才談這些，況且找一個合心意的人不容易。」

「又不是要你馬上結婚，不必等事業有成，拍拖花不了多少錢。」

「我不喜歡拍拖消磨時間，喜歡一個人，當然想和她結合。」

「有始有終，娶了她，好，這樣好！很多女孩子愛玩玩、拍拍拖拖。呀！」寶寶突然想起：「你中學畢業了沒有？」

「我二十三、四歲了，不是小男孩。」

「會考呢？會考成績如何？派司吧？」

「普通吧！也有一個C。」

寶寶嘩然：「你不是說，其他都是A和B吧？」

馬圖斯淺淺一笑，點點頭。

「哈！好棒，朱迪眞有眼光，果然是個可造之才。唔！你好運，你有前途。你家裏有

甚麼人？」

「爸爸、媽媽和兩個妹妹。」

「一家五口，也不算複雜，如果你要結婚，要不要和家人同住？」

「將來的事很難肯定，但應該不要。」

「很多女孩子怕和老人家相處。好啦！」寶寶十二分滿意：「星期六你約會朱迪。」

「不行，星期六及星期日我應該最忙，因爲你和米勒出去玩，我要寸步不離。」

「你是擔心我，不用啦！若你肯和朱迪拍拖，我保證乖乖的，絕對不會生事，我們四個人一起去玩，你看看我乖不乖？」

「甚麼？你剛才說我和朱迪拍拖？」

「是呀！我說了一個晚上，就是要爲你和朱迪做媒，你們拍拖又結婚，最好。」寶寶拍拍胸口：「拍拖的費用全部由我付。」

「寶寶，你不要開玩笑，我祇是把朱迪當朋友，甚至尊敬她，但拍拖不可能。」

「但你剛才說過沒女朋友。」

「我沒有女朋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還沒有遇上合我心意的人。」

「朱迪不合你心意嗎？她有甚麼不好？」

「她很好，但拍拖、結婚是另一回事，一定要自己喜歡。」

「喂！馬圖斯，」寶寶笑容收住了：「你自己說過，她外貌好、內在美，又不計較她比你矮十吋，還有……還有，朱迪說過，你喜歡藥劑，爲了成全你，她會叫他哥哥供你唸大學。喂！這樣，你將來就有機會做藥劑師了。」

馬圖斯雙手掩住臉，一會說：「感謝她的美意。」

「是不是？你不會堅持。通常男方學問要比女方好，起碼也應相等，朱迪不嫌你學問低，又肯供你唸書，完成你的心願，你應該慶幸自己走運和感謝我這個媒人。」

「我祇是感謝她的美意，但我不會接受她和任何人供我唸大學，因爲沒有這個必要。」

「你不是大學生，就不用想娶大學生。高攀不起，上下不配。」

馬圖斯聳聳肩：「我沒說過要娶任何人，我根本不要拍拖。」

「你喜歡男人，你搞基的！」

「我喜歡女人，但一定要我自己喜歡的。」

「你不喜歡朱迪？」

「我喜歡和她交朋友，但她不是我的理想對象。」

「你還挑剔？你也不照照鏡子，英俊嗎？你比得上貝度？你高大，大水牛罷了！學歷又低，門戶不當，朱迪是千金小姐，你祇不過是個保鏢，粗魯跟班遇上個漂亮千金小姐，神話啦！還嫌她不合理想。」寶寶一百八十度轉變：「你想要個怎樣的女人？介紹個九十歲的老太婆給你，等她死了你承受她的億萬家財？」

「喂！胡寶寶，你今晚是邀請我上來聊天，若想吵架去找你的男朋友吧！」

「不吵架也可以，你明天去約會朱迪，我會好好待你。」

「你對我好不好我不在乎，你每次對我好，必有不軌意圖，但我不會約會朱迪累己害人。」

「你這跟尾狗還夢想娶個公主？」

「或者！我雖然祇是個保鏢，我沒資格跟你們這些千金小姐交朋友，我祇是出賣精神和勞動力，但你沒權支配我的婚姻。」

「我答應了大家，我這個媒一定會做得成。如今你不肯約會朱迪，我還有甚麼面目見她們？你令我丟臉。死人！」寶寶開口罵了。

「就爲了你的面子，擺佈我的幸福？」

「不全是爲了面子。朱迪既然喜歡你，你和她在一起，我會很開心。」

「你對朋友好，很偉大，我呢？」

「你又不是我知己。而且，是你不識抬舉，有朱迪這樣的女孩子喜歡你，你祖上積德。」

「本來是的，朱迪確然不錯，但感情發自內心，不能勉强，可能我將來喜歡的人，十分之一都比不上朱迪……」

「我不管、不理、不聽，你明天就要約會朱迪，好好待她，我也會好好待你。否則……哼！你考慮清楚，然後回覆我。」

「我不會約會朱迪。我明知道自己不會愛上她，我不能欺騙她的感情。你休想，省點氣。」

「我警告你，如果你明天……總之三天之內不約會朱迪，休想我以後對你好。」

「我心中有數，你待我不好是意料中事；你待我好我才慌。晚安吧！」馬圖斯說着便起身走開去。

「你裝模作樣，以爲自己是誰？愛德華王子？」她拿起茶杯扔馬圖斯：「該死的跟尾狗，好好的考慮我說的話，喂……」

馬圖斯在杯碟齊飛中，由二樓梯後翻跳到樓下，一溜烟的跑……

「死人，你最遲十二點答覆我……也不照照鏡子，鬼樣，哼……」

* * *

馬圖斯已經入睡，聽見急促的敲門聲，他睡眼惺忪，披件毛巾晨褸，一開房門，看見寶寶，忙把門關上，留下一條縫。

「十二點了，你明天約會朱迪。」

「絕不！我睡覺習慣鎖門，我現在上鎖，你別來煩我。」馬圖斯邊說邊關門鎖門。

任憑寶寶踢門踢得「砰砰」响，殺鷄似的叫，他呼呼大睡。

* * *

寶寶對馬圖斯不理不睬。

米勒每天又來接她下課。

因此，馬圖斯沒有見到朱迪，又幸而不用接送她們，否則他看見朱迪會很尷尬，而朱

迪看見他就更難堪了。

亞治來和馬圖斯吃飯，說：「泰國眞是好玩，又吃得好，人家吃不到的我們都能吃，又吃又玩，你看我是不是胖了?」

「是吧!」

「我要跟少爺去健身了。唏!你爲甚麼沒去泰國?你不喜歡泰國嗎?」

「那天我們不是被你少爺扔下了滿山走嗎?誰知道他們去了泰國?啊!原來你早知道他們去泰國，你要我，帶我到處奔跑又擔心。」

「怎會呢?當時我和你一樣徬徨，我是當晚深夜收到少爺的電話，第二天乘早機去的。大小姐沒請你一起去嗎?」

「她怎會請我去呢?我是下人，上下不配。」

「我也是下人呀!我能去，你爲甚麼不可以去?而且你是保鏢，高一級。」

「哪裏!你隨從護駕，功勞大、地位高。」

「不是，我祇是跟班，跟出跟入罷了。不過少爺厚道，善待我。哎!我自己也是挺忠心的。」

「你何祇忠心，還替你少爺做很多很多事。」馬圖斯十分討厭亞治。

「甚麼事呀？我甚麼都不懂，跟尾狗罷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又不是你，你心知肚明。」

「你在說甚麼？我不明白。」

「吃飯吧！你少爺分分鐘需要你。」

亞治很不高興，拉長了臉。

到的士高，亞治走來走去，馬圖斯坐在一角喝酒。

不過，他對寶寶的一舉一動仍然十分清楚，她和米勒一起，又抽煙、又喝酒，一塌糊塗。

亞治突然走過來：「馬圖斯，有個色狼盯着大小姐，色迷迷，想把她吞進肚裏似的，大小姐叫你打他幾個巴掌。」

「那証明她漂亮、有魅力，人家看她是欣賞她，況且看看又不犯法，若人家看一眼就打人，一天到晚打架不用吃飯了。」

「你到底打不打？」亞治斜眼看他。

「不打。」乾脆利落。

「你是保鏢，不打架有甚麼用？有甚麼資格當保鏢？」

「我不會因芝蔴綠豆的事去惹事生非，若有人先欺負胡小姐，我勸不住會動手。對了！如果你覺得我不配當保鏢，爲甚麼不給胡先生另外介紹一個？你認識那麼多會打架的人。」

「你今晚莫名其妙，你說甚麼我都不懂。」

「我也不懂你心裏在想甚麼。」

「嘿！我回報大小姐了。」

「請便。」

不久，前面人聲喧鬧，寶寶果然動手打人，並起哄把那人逼走。

馬圖斯搖頭嘆氣。

胡寶寶已夠壞，米勒和亞治還推波助瀾。

要教好她，除非米勒在人間蒸發。

難了！難了！

有一天，他們去卡拉OK。

本來在貴賓房。

後來外面搞唱歌比賽。

胡寶寶他們又在外面要了張桌子。

輪到胡寶寶那一桌時，胡寶寶上台唱歌。

她今天穿一件胸圍式，胸前滿是金線流蘇的火紅色一件頭膝上裙，人已經特出性感，歌又唱得不錯，引來了全場掌聲。

寶寶開心得忘了形。

輪到她鄰桌唱歌，鄰桌坐了一班十五至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柴娃娃，兩個男孩子上台唱：「痴心錯付」。

歌是唱得不好，荒腔走板、五音不全，一個聲尖一個聲沉，聽得人毛孔聳立，但玩玩嘛！

寶寶一個勁的噓、噓、噓，又拍枱又叫「收聲」，米勒怪笑，亞治還吹口哨。

* * *

兩個青年唱完歌下台，另一桌上去，他們經過寶寶身邊時便怒目盯她：「你剛才是甚麼意思？」

「你以為呢？」寶寶翹翹嘴，又和米勒相視大笑：「你們唱歌唱得那麼難聽，還敢上台？眞不知羞。」

「我們花錢上來尋開心，我們喜歡怎麼唱就怎樣唱。」

「錢是這兒老板收你的，關我們甚麼事！你付錢就要人家聽你那老虎聽了也會嚇死的歌？你們到底是不是唱歌？不是，是叫救命。」

「你，看在你是女人份上，不要太過份。」其中一個指住她。

「你別以為我是普通女子，」寶寶拍開他的手：「你們再不滾開，我們也會對你不客氣。」

「你要為剛才所做的一切道歉。」

「呸！放屁。」寶寶拍枱：「你噪音騷擾，應該上台向全場請罪……」

「走吧！別騷擾我們。」米勒說。

「你們兇巴巴幹甚麼？」亞治叫：「想打架？」

「打架？好呀！」他們看看祇有兩個男人，自己卻一桌子的青年軍。

經理、公關……都過來東哄西哄，兩個少年才忿忿回座。

比賽結果，胡寶寶獲得全場冠軍，她領了獎，又跳又叫。

他們回到貴賓房去慶祝。

「我去洗手間。」寶寶喝完第二杯香檳站起來。

「要不要陪你？」

「陪我上女洗手間？」寶寶嘻笑打米勒：「傻蛋！」

「剛才兩個油脂飛……」亞治說。

「他們會怎樣？亞治，你膽子不是這麼小吧！格格……」寶寶好開心。

寶寶小解出來，洗手間裡沒有其他人，她正要打開手袋拿出梳子，突然聽見人聲：

「嗨！歌后。」

寶寶轉頭，看見兩個青年，馬上說：「這是女廁，還不滾出去？」

「美人，看清楚我們是誰？」

「管你是誰，你們不走我喊非禮。」

「叫呀！我們正想非禮你。」穿深藍牛仔套裝的青年，用手扯她胸前的金線流蘇叫。

「你想怎樣？」寶寶舉手摑他，却被他一手抓住她的手腕，令她動彈不得。

另一個穿黑衣的過來撫寶寶的肩膊，吻她的脖子，又把手伸進她衣服裏。

「停手，該死的，色魔，救命……」那人一碰寶寶，寶寶已渾身冷戰，不停掙扎又喊叫。

兩個男人嘻嘻哈哈，寶寶的衣服確實暴露，看容易，撫摸也容易，她的皮膚白嫩，胸脯又結實富彈性，可憐寶寶已嚇得面青唇白，全身冰冷。

「救……命……」

「停手！」一人進來，先把門關好。

兩人當眞停手，但一會就說：「出去，這兒辦事，你別來當殃。」

「馬圖斯，」寶寶也機伶，乘機掙脫，兩個人想去抓她，馬圖斯已來到寶寶前面。

「喂！我們的恩恩怨怨你不知道，不要插手。」兩個人怒目而視。

「我不知道就不會來了。剛才兩位上台唱歌，這位小姐不單不欣賞，還喝倒采，的確很沒有禮貌，但剛才兩位所做的一切，已經雙倍償還給這位小姐了。」

「我們幹了甚麼？我們還沒有幹甚麼。」

「她才祇不過動口，但你們已動手。算啦！拉平了。」

「怎能算？」寶寶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大叫：「他們非禮我，甚至想强姦我，我從來未受過這樣的侮辱。」

「這死八妹……」

「別說了。」馬圖斯拖寶寶的手想走出去。

「你休想！」穿藍衣服的人上前一拳打向馬圖斯的下頷。

馬圖斯格開他的手臂：「我不是來打架的，和平解決。」

「這臭小子充英雄。上！」

兩個人一起來，馬圖斯金鷄獨立，右邊踢起一個橫掃千軍。啪！啪！正中兩人頸脖，他們身體平衡不住，一個仆向牆磚，一個倒向地上。

可能都擊中穴道，兩個人齊齊暈過去了。

寶寶還用高跟鞋踢他們。

「快走，別生事了。」馬圖斯牽她走出去，門口也有一個人靠牆而坐，本是來把風的，

被馬圖斯擊暈了。

「往哪兒？鞋跟都快斷了。」

「當然離開這兒回家，眞想打架？他們一桌子人，有人進洗手間發現地上的人，事情就通天了。」

「起碼要告訴米勒呀！他突然看不見我會擔心的。」

「安全了才給他電話。」

「我要回貴賓房拿回皮大衣，我這樣子出去想冷死我？」她不服氣的，她想告訴米勒，她剛才給人侮辱了。

「我把大衣給你，要冷，冷死我，行了吧！」

停車場的服務員已把跑車開到門口，馬圖斯推寶寶上車，然後馬上開車離去。

「得啦！快成這樣子？沒有人會追來的。」寶寶仍氣，對馬圖斯亦有不滿，說：「你爲甚麼怕成這樣子，剛才你那一腿也很棒，有勁有型。」

「我是怕，打一、兩個還可以，但他們一桌子人，我肯定打不過他們。」

「祇打兩個，眞沒用，還做甚麼保鏢？嘿！」寶寶揈一下拳頭：「爲甚麼不讓我通知米

勒？」

「他和亞治可以打一桌子人？」

「說不定呀！打不倒他也有辦法。他們剛才實在太過份了，應該痛打他們一頓，就那麼一下，太便宜他們。」

「但事情由你而起，是你自取其辱，人家耍耍你也是公平。」

「耍耍？他們想輪姦我。」

「沒那麼誇張，非禮倒是眞的。」

「我誇張？甚麼意思？」

「你別生氣，我不是說你沒有魅力，你有足夠條件令他們想到性的方面，但若他們要强姦你甚至輪姦你，可以把你帶走，那兒是女廁，人來人往，就算有人把風，也不能逗留太久，他們又不是呆子。所以，我相信他們衹是耍耍你，嚇嚇你，報復你，如此而已。」

「你祇會替他們說好話，當然啦，你怕死……」

寶寶回家急上樓，給米勒打電話。

米勒聽到寶寶差點被那兩人强姦，果然十分憤怒。

* * *

第二天，米勒沒有到學校接寶寶，寶寶亦沒有和同學去逛街，下課回家做功課。

吃過晚飯，打個呵欠，說：「好睏，我要睡大覺。桂姐，我不消夜了，老爺回來也別吵我。」

這樣，她就回二樓房間去。

她洗過澡，把衣服拿出來，等電話。

米勒的電話來了，說一會，掛上電話。她開了電視機，放很輕聲音。

她十一點就換衣服，一件黑色斗篷，風帽邊鑲上白狐皮，配一條黑色皮褲，白色鑲毛皮的中靴。

看看錶，時間差不多。

她躡足到樓下，先到馬圖斯房間，把耳朵貼向房門，完全沒有聲音，她再輕輕旋一旋門球，開不動。唔！太好！

因為馬圖斯早已說過，他上床睡覺之前一定鎖上門，怕寶寶打擾他。如今他鎖上門，不就証明他入睡了嗎？

她對準錶，走出外。桂姐過來：「米家少爺的汽車已經來了，就在大門口，外面風很大，叫司機開進花園來好不好？」

「不！他耳朵很靈，我自己走出去。」寶寶把風帽拉上。

「小姐，你多久才回來？回來睡覺吧？」

「當然回來，明天還要上課，你先睡，別等我。也不用去多久，放心……」

寶寶乘車去廢車場，還有米勒和亞治，對方那桌子人好像還加上幾個都在場了，互相瞪着。

米勒扶寶寶下車。

寶寶站住脚，去找昨天那兩個男人。

兩個人已走前一步。

寶寶在米勒耳邊輕語。

「這兩個人昨晚在女厠扯小姐的衣服，並意圖强姦她，令她遭受從未受過的侮辱，我是她男朋友也面目無光，簡直是太歲頭上動土。」

「沒有這回事，我們祇想教訓她，這婆娘引不起我們性慾，不想和她通姦。」

「哎……」寶寶大爲憤怒。

米勒按按她的手：「如果你們兩個肯脫光衣服，在這位小姐面前叩三個响頭，又扮狗由小姐胯下爬過去並吠叫十聲，我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你做夢，那臭婆娘先撩我們，她向我們道歉，我們或許考慮原諒她。」

「那沒甚麼好說！」

「你約我們來這不是喝西北風吧？」

「好！」米勒手一揮：「上！」

他一喊，由後面廢車隱蔽處，跳出七、八個拿刀的壯男來，而對方的人也拿出鐵鍊、棍子之類的攻擊性武器。

兩幫人便嘶殺起來。

「嘩！好壯觀！」寶寶拍手掌，好像在現場看打鬥片，她刺激又緊張：「這些人哪兒來的？」

「亞治找來的幫手。」

「亞治，他們好盛，哪裏找來？」

「啊！他們都是我的多年朋友，他們很重義氣，我有困難，他們就幫忙。少爺不容許有人侮辱大小姐。」

「人是强，但對方好像人多了些，一、二、三……分不開，好亂……他們超過十個人。」

「十二個。除了昨天那班人之外，還加了四個生力軍，這帮人在外面行走慣的。」

「這怎麼辦？我們好像祇有八個人，要不要上去幫忙？」

「不用！大小姐看熱鬧好了。」

「那邊是不是有人受傷？拍戲一樣，眞逼眞。可不要打死人……」

寶寶話還未完，一個人飛撲向寶寶。

「亞治！」米勒一面叫，一面護住寶寶向後退。

亞治也由身後拔出一柄刀來。

米勒呼口氣，一面叫：「可惡！可惡！亞治，宰了他……」

亞治也不外如此，幸而那麼一叫，就有人來救駕，但這同時，亦有人揮着鐵鍊向米勒衝來，米勒一邊護着寶寶，一邊去拔爛車上的鐵枝，心慌手亂，眼看鐵鍊揮來，忽然一個

黑影一手接住鐵鍊，順手抽前拋後，那人象斷線風箏似的飛跌在後，與此同時，黑衣人去拖寶寶，米勒死牽寶寶，黑衣人一掌推開米勒，米勒脚一滑就倒在地上。

「米勒，救我……他們擄人呀……」

黑衣人抱起寶寶，飛也似的離開現場。

上車，放下寶寶，寶寶想跳車，但車已全部鎖上。

「救命！」

「還叫？引警察來把你拉走？」

「你……」

馬圖斯把黑面巾拉下來。

「是你，你怎會來的？」寶寶意外。

「米家的車子帶我來。」

「跟踪我，你不是睡了嗎？」

「若連一點小技倆都沒有，怎做你的貼身保鏢？你不睡，我怎能睡？」

「你監視我？」

「唔！日與夜。」

「哼！我現在不和你算賬，米勒有危險，你快去救他。」

「爲甚麼？我祇負責保護你。他既然要打架，當然衡量過自己的實力。況且，警察就要到了，我才不入是非地。」

「別恐嚇，這兒很安全，警察不會知道。」

「有人報警，警方便會處理……」他突然停嘴，急開車，又說：「警車果然來了。」

「你報警，你怎麼可以報警？」寶寶搥他、踢他。

「私自毆鬥是犯法的，何況雙方都手持利器。」

「你這麼正義？你想領功，就完全不顧米勒的生死？」

馬圖斯覺得安全了才停車，用特效黏貼布把寶寶綑住，又再加上安全帶，令寶寶動彈不得，更不可以再動手動脚打他。

「我報警又沒報上名去，怎樣領功？你放心，米勒那些黑社會打手會護住米勒。若米勒被殺死，誰付錢？」

「你說甚麼鬼話？誰是黑社會？你說話都不用腦。」

「那些拿刀閃出來的人。」

「他們全是亞治的朋友，來幫忙的。你報警，引警察來，米勒沒被打死，也會被拉上警署，你爲甚麼要害他?那會影响他的名譽。我想不到你這麼狠毒。你!死人!」

「你少爲他擔心，把那些黑社會份子拉光，也不會把米勒拉去，他們連米勒都保護不到，又怎可以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沒有黑社會，」寶寶尖叫抗議:「那些人全是亞治好友，他們見義勇爲來幫忙!米勒是米家少爺，出身高貴清白，哪會牽上黑社會?」

「亞治本身也是黑社會那班人，打架如家常便飯，他們根本就是職業打手。」

「我不會相信你的話!上次哈傑自顧自打架不理我，是他不好，這種人早晚絕交。但米勒今晚根本是爲我而打架，又一直護住我沒離開我半步，他對我這麼好，我竟然扔下他不理，我比哈傑還要不得。」

「米勒爲要達到自己的目的，竟然惹上黑社會，將來他一定不會有好收場。黑社會中人最好和他們分隔遠離，米勒請他們打架，不單祇是付款那麼簡單，一定後患無窮。」

汽車到家，馬圖斯拖她回樓上，送她進房。

「馬圖斯！」寶寶大聲一喝：「你也別走，和我一起等電話，若米勒死了或被警察拉了被控告，我跟你算賬。」

「你放心！米勒和亞治都不會有事，剛才我把你帶走，馬上有兩個黑社會的人追上來，幸而我走得快，否則我早已中刀。」馬圖斯站起來：「既然你要等電話，我叫桂姐弄東西消夜。」

「我不吃，吃不下。別走，不准走，想一走了之？」

「我不走，我不會走，我還得守着你，怕你做傻事，若你勇起來去救米勒，被對方的人跟上，才危險呢！」

「哼！」

馬圖斯索性坐下來，剛才廢車場殺氣騰騰，沙塵滾滾，他很口渴：「喝杯果汁好嗎？」

「不喝。」

「那我就不客氣了。」馬圖斯打開冰箱拿了罐啤酒。

寶寶穿着斗篷、靴子倒在床上。

「明天還要上學，累了，脫下外衣、靴子睡覺吧！要不要我叫桂姐來侍候你換衣服？」

你好。」

「不要！」她把臉一側：「若米勒要死了，見他最後一面也趕得及。」

「你根本不了解米勒，又不信任我。和米勒這種人來往，受傷害的始終是你，我是為你好。」

「閉嘴！你報警出賣他，還說他閒話，你是禽獸。」

「我一定要救你，我一個人又打不過二十二個人，這種事最好由警方處理。說眞的，我也是一番好意，減少傷亡，刀來刀往，總有傷亡……」

電話響，寶寶一翻身抓起電話：「喂喂，我是寶寶，米勒他……米勒，是你呀？」寶寶跳起來：「你在哪？警局？啊……那麼好……對方有四個人被抓去，亞治一個好朋友也被抓去？……馬圖斯報警的，是他呀……甚麼？你的手臂被砍了一刀，你在哪一間醫院？」

寶寶馬上跳下床：「爲甚麼到新界別墅？不說了！我馬上去看你，叫他送我……」

寶寶匆匆放下電話，說：「我要出去，你送我。」

「差不多三點了，明天還要上學，下了課才去看他吧！」

「不行！課照上，但沒看過他我心放不下。你不開車，我自己去。」

寶寶箭一樣的飛，馬圖斯搖搖頭，跟出去。

車上，寶寶瞪他一眼，說：「米勒被人砍了一刀，你開心了。」

「皮外傷罷了，若是情況嚴重，他還不進醫院去？」

「都是你害的，你報警，害亞治的朋友被扣押，還不知道要不要坐牢，他們跟你有甚麼仇？你那麼狠？」

「若我不報警，這樣廝殺下去，米勒就不是被人打傷了皮，而是砍掉了頭。」

「你豈非米勒的救命恩人？呸！快，我心急如焚……」

車進別墅花園，亞治已在守候，寶寶對馬圖斯說：「在這兒等候，不准離車半步。」

亞治扶寶寶下車，不屑的向馬圖斯翹鼻子。

米勒的手臂是受傷，但並無大礙，因出了事，特別是身有傷，所以他不敢回家，家裏人多半對他心裏怨恨。

「警察來了，混亂中逃走中招的。」米勒說：「還是亞治和他的朋友護着，否則命都沒有。」

「馬圖斯害的！」亞治叫：「他報警害少爺，若少爺被拉上警署，他在米家辛辛苦苦建立的地位馬上完蛋，老太爺會很痛心。」

「他可能沒想得那麼遠，也不知道米勒家庭複雜。他祇是怕毆鬧，不想雙方受殘殺。」寶寶解釋。

米勒和亞治互看一眼，說：「他是你的保鏢，保住你平安就算。但他完全不關心你，你差點被人施暴，人家這樣對你，我心痛，我今晚爲甚麼毆鬧，都是因爲你，寶寶。」

「我明白你爲我好。」寶寶溫柔地爲他撫弄好頭髮。

「馬圖斯又怎樣？人家對你怎樣他都不打緊，總之不要煩到他，他在洗手間目睹兩人侵犯你，若他教訓他們一頓，要他們公開道歉，爲你爭回面子，今晚我就不用勞師動衆爲你討公道。」

「他不單祇自私、怕煩，根本也沒有資格做保鏢。剛才他來廢車場，少爺和大小姐好險，我亞治無勇無謀，還飛出去拼命，他應該加入我們幫手打倒對方。大小姐，對方那班小子可惡不可惡？」

「太可惡。」寶寶想起女厠的遭遇。

「我們一起打敗他們，教訓教訓他們，要他們向大小姐道歉，這也過份嗎？若大小姐眞的被輪姦了，難道我們爲了怕犯法，就啞忍？」

「亞治，你為大小姐好是一件事，嘴巴斯文些！」米勒喝罵他。

「我該死！我該死！大小姐不要見怪……」亞治用力掌嘴，嘴唇都破了。

「亞治，你別這樣。我知道你對我好，對米勒忠心，你說的是實話，馬圖斯的确不盡責又多管閒事。」

「大小姐，他不應該報警，我的朋友被拉了去，好慘的，若控告他就慘了，一家人都靠他，手停口停。」

「馬圖斯說，你的朋友全部是黑社會，你自己也是黑社會。」

「啊！天！」他面色變，米勒也一呆，他接着說：「黑社會？我若是黑社會，太太會請我侍候少爺？少爺是千金之體，身邊放個黑社會……」

「亞治，別激動，我相信你。」米勒說。

「還有我那班朋友，他們都是我從小到大的鄰居、知己，」亞治擦擦眼睛，好可憐、好苦：「我們全部在貧民區長大。雖然身份低微，做的都是粗工，但光明正大，而且個個重友情、重義氣……甚麼黑社會……」

「大小姐完全明白你，祇是馬圖斯中傷你罷了。」米勒安慰亞治。

寶寶不斷點頭，爲亞治感到不安。

「每次有事，說一聲，他們都來幫忙，我們感情好，是齊心些，但怎會扯上黑社會？就比如今晚，我說有人不尊重大小姐，少爺不開心，他們就都來了。」

「我很感激你的朋友。米勒，爲亞治的朋友請律師，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坐牢。我寫張支票給他，糟糕！匆匆忙忙，手袋都沒帶。」

「寶寶，甚麼事情都不用你費心，一切我會辦妥。有人對你好，我會當他恩人，一定不會虧待他，我會盡全力。祇是，你千萬別受馬圖斯影响，否則亞治的朋友更含冤不白。」

「我不會聽他的，這個人好討厭，他還說你和黑社會掛鈎，將來一定悲慘收場，勸我不要和你來往。米勒，他連我交朋友都管，眞混帳！」

「他實在很過份，我和亞治又沒有開罪他，他爲甚麼又用話又用行動來傷害我們？我關進牢裏他才開心？」

「應該好好教訓他，他就不敢嚕囌大小姐了。」亞治說。

「是要教訓！今晚我就想踢死他，或者封了他的嘴巴。」寶寶也說。

「就叫亞治再幫忙，請朋友打他一頓。」米勒說。

「好呀！警告他，要他尊重我，不要過問我的事，他步步追踪好討厭。好像今晚，我以爲他睡了，不料他又鬼魂似的閃出來。」寶寶拍手叫好：「他可以打兩個人，就請三個朋友去。」

「你想怎樣處置他？」

「打他幾下，嚇嚇他。但不可用利器，不能見血。」

「他那麼可惡，沒把你放在眼內，你爲甚麼還對他那麼仁慈？」米勒不以爲然。

「他雖然不好，但他畢竟是我世兄。」

「好吧！這件事就交由亞治去辦。」

亞治也知趣地告退。

3

「亞治，你的朋友怎樣了？」寶寶問。

「謝謝大小姐，少爺用我的名義，在外面請了最好的律師，早上判了。」亞治說。

「怎樣，要不要坐牢？」

「他這個人眞好運，竟然不用坐牢。不過，留案底、罰款……就逃不掉了。」米勒說。

「不是他好運，是少爺請的律師高明。」亞治笑咪咪。

「送他點錢，這幾天他也受夠了。」

「大小姐放心，少爺已經吩咐我交一筆錢給他。雖然當場被捕，但雙方都沒有指控對方。」

「雖然雙方都有人受傷，但都怕節外生枝，所以，死也不承認打架，如果把事情全抖出來，寶寶，」米勒說：「我和你都會受到牽連，最起碼聲譽受損。說不定大學會追究，還會開除出校。唉！馬圖斯眞是害人不淺。」

寶寶受不住刺激，恨得牙癢癢：「不是說找人教訓他的嗎，怎麼沒聲沒氣的？讓他害了算數？」

「要等亞治的朋友案件完了才可動手，否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會惹麻煩。亞治！」

「大小姐，少爺，這件事包在小人身上，姓馬的會受到應得的教訓。」

*　　*　　*

晚餐後，馬圖斯又繼續他的追踪生涯。

最近寶寶天天和米勒見面，感情越來越好，很久沒見貝度，三位好同學也少來往。

米家的房車，駛進一條很靜很靜的路，這兒連馬圖斯都沒來過。

他很奇怪，寶寶和米勒來這兒做甚麼？

前面的車子拐彎，他也尾隨拐彎而去。

跑車轉彎，米家的房車又已轉右彎，祇見到車屁股，不怕，這條路短，又祇是單程路，遲了也追得上，不怕他們會溜掉。

這條路很靜，祇有路旁一輛殘舊塵封的汽車，突然跑出來條野狗。

他的車子不自覺地緩慢點，路走了三分之二，他發覺地上有物體，他本能地把車停下

來。

他停車一看，一個人躺在地上，手臂舉起緩慢地搖動着。

這個人怎樣了？受傷？暈倒？難道剛才米家的車把他撞倒，他們一溜了之？怪不得車子開得那麼快。

他沒理由去爲他們善後，但也不能見死不救。況且，他打橫躺在路中央，難道不理他，輾過去嗎？

他絕不可以這般心狠手辣。

趕快跳下車，把他扶過一邊，報警，由警方救護他，自己馬上追趕米勒的汽車。

他馬上跳下車去，連汽車馬達都沒有關掉。

「你怎樣了？」

「我……被……前面那……車撞倒，救……我……救我。」

馬圖斯正彎下身去看他，那人倏地躍起，右拳揮向馬圖斯面頰，馬圖斯遇突襲，雖機警仰身，亦吃了一個拳頭。

他還來不及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路旁那棄置的舊車上已先後走出四個人來。

五個人團團圍攻馬圖斯，實行以五對一。

馬圖斯的腿踢得高、長、勁，力狠而快速靈活，膝撞一招泰式也頗爲到家，一腿就掃踢三人。

其餘兩人就襲擊他背部，馬圖斯向後凌空翻騰，落到兩人後面，跟着發出雙掌。啪！啪！兩人分別仆前。

五個人交換眼神，既然不是馬圖斯對手，就要出最後一招。

四個人去纏馬圖斯，用泰拳，以快對快制住他。

由於雙方已經短兵相接，發腿比較困難，馬圖斯就用中國功夫——鷹爪，功夫也不能用盡，否則對方的眼珠子都會抓出來。仁慈點把他們的頭髮像一撮撮象野草般的抓出，痛得他們叫救命，但馬圖斯已經是手下留情。

這時，第五個人已到車上，把五把刀拿出來。

「接住！」

馬圖斯一頓，刀光照向他的眼，他忙伸手取腰帶，就在這一刹那，有人舉刀劈向他左臂，他翻騰，仍然中刀。但下地時，他右手已握着鐵腰帶，他把鐵腰帶揮動得像烟花的其

中一種「滴滴金」……

「我不想傷你們，但你們已傷了我，要命的就逃，否則別怪我……」

「五個人五把刀，上！」

人刀齊上，馬圖斯已騰上舊車頂，高高在上，他們祇好轉身，有些攀上去，有些砍馬圖斯雙腿。

馬圖斯在車頂不停地跳動，就好像跳彈床似的，想砍他的腿談何容易？仰着頭，脖子酸、手發軟，仍然對付不了他，攀上去的人，就被馬圖斯手中的鐵腰帶打中，刀飛人墮。

馬圖斯半空翻筋斗躍下，落在那些人背後，鐵腰帶一揮，噹！噹！噹！三把刀揮掉，再加一腿，三個人隨即倒下。

五個人爬着起來，馬圖斯仍揮着鐵腰帶：「還要不要打？」

「不打了！放……放……我們一條生路。」

他們根本打不過他，何況他們都沒有武器在手，馬圖斯的鐵腰帶揮得他們心寒。

「放過你們也可以，祇要回答我一個問題：誰派你們來殺我？」

「我們不會說的。」

「好！我祇用三分力，你們就全部受傷了，如今我就用盡全力……」

「不，不要，求你不要，我們已受傷，若你用全力我們都會沒命，不要……」

「改一個方式，如果我說對了，你們不說話就可以。錯呢！就要更正。誰撒謊，我送他一記斷魂腿，如何？」

「我們不騙你，你問……」

「亞治和米勒派你們來殺我的。」

五人互望，沒有人開口。

「我明白了。你們走吧！」

五個人精神一抖，爬起便逃命，其中一個邊逃邊說：「沒有人要你的命，祇是把你打傷了躺一月半月……」

馬圖斯先回車上，鎖好車，把鐵腰帶套回腰上，開車時發覺左臂甚痛，他一看，米色外套都染了點血，他忙脫下外套和反領毛衣，翻起白襯衣一看，傷口還在淌血。

他立刻撕破襯衣，把傷口紮住，不敢穿毛衣怕弄到傷口。

流血過多，對身體不好。

他忙開車回家，披上毛衣、外套，匆匆回到房間去敷葯止血。

這一切都被桂姐見到，她馬上到二樓，寶寶已回來，正在等消息。

「大小姐，馬少爺回來了。」

「他回來啦！」寶寶笑着輕拍手掌：「他是不是被打到口腫面腫，像豬頭一樣？」

「臉是腫了，但不大像豬。倒是他的左手，連裏面那件白襯衣也破了，手臂綁着，若是被打傷不會流那麼多血，一定是被利器所傷。」

「刀？」

「刀，一定被刀斬傷。」

「怎會這樣？他們說過不用刀。」寶寶笑容收住，忙飛下樓去：「桂姐，快找葯箱……立刻請醫生。」

她到馬圖斯房間，門都不敲，推門直入。

馬圖斯不在，却看見地上一件染血的白襯衣，還有那毛衣，甚至外套都有血。

「他們不是把他砍死吧？」寶寶心一慌，大聲叫：「馬圖斯，你在不在？別嚇我。咦！會不會已經昏迷了？」

馬圖斯由房間內的浴室出來。

他穿着米色長浴袍，右手按着左臂：「你怎樣進來的？可能是我剛才太匆忙，忘了鎖門。」

「你怎樣了？傷哪裏？你眞的祇能打倒兩個人，三個就應付不了……」

「不是三個，一共是五個。」馬圖斯坐下來：「他們陽奉陰違，你也慣受他們的蒙騙。」

寶寶最憎恨別人騙她。

馬圖斯又起來，暫時放開右手，去倒水。

「你要甚麼？我可不可以幫你？」寶寶見他舉動有點困難。

「吃葯！否則傷口發炎怎麼辦？用不着你幫，你不害我就夠了。五個人，五柄刀，想要我的命？」

「五柄刀？米勒答應我不用任何利器，他怎可以叫人帶刀？」寶寶嚇得臉轉白：「你快躺下，我去叫醫生。」

「叫人用刀砍傷我躺床一月半月，又請醫生？別耍我了。」

「沒有，馬圖斯，我可以發誓。我叫他們最多找三個人，但不能拿利器。剛才你也說

他們陽奉陰違，騙我，我眞是無辜。但找人打你我是同意的，我祇同意三個人。」

馬圖斯祇覺好笑，她想不到寶寶甚麼都招了，早知道不去追問那班人。寶寶不是沒有優點，她敢作敢爲、敢負責，還算有良心。

「我犯了你甚麼？你派人打我？」

「你常管我，對我不尊重，報警，害亞治的朋友被拉上法庭，米勒又被斬傷，你不應該受教訓嗎？我原意是想嚇嚇你，把你打幾拳等你知道，以後少管閒事。五個人五柄刀，你也逃得出來？」

「我沒逃！逃的是他們五個，我把他們全部打敗，然後放他們逃走。」

「一人對五人五刀，你一定傷得很重，看襯衣的血，叫桂姐請醫生。」

「喂，你別煩，醫生來也不過是外敷內服，傷口我已敷好，葯我也吃了，暫時我要的並不是醫生，我很累，我需要的是睡眠。」馬圖斯制止她：「你不會又溜出去吧？」

「我剛回來，而且半夜了，還出去幹甚麼？你爲甚麼總懷疑我、不信任我？」

「因爲你往蹟不好，我怎會信任一個說謊的女人。」

「我沒有說謊，說謊的是米勒和亞治。況且，你既然認爲我心那麼狠，我溜出去，是

生是死你也不用爲我擔心。」

「我不想和你吵！你出去，爲我關門。」馬圖斯往床上躺，拉被蒙頭。

寶寶嘟起嘴站了一會，快快而出。

門外看見焦急的胡大富。

「馬圖斯給斬傷了，嚴重不嚴重？」

「你消息倒靈通，桂姐說的？」

「不是，他手淌血，護衛員替他停車。馬圖斯穩重，不惹事，沒仇家，誰會下毒手？他功夫雖然好，但明刀易擋，暗箭難防，君子永遠鬥不過小人……」

「別說了，沒人會對付他，看你擔心成這樣子，我死了你也不會這麼緊張。」寶寶一向抗拒父親，又覺得他煩：「是我和米勒派人打他。」

「啊！你怎可以這樣對待他？」

「爲甚麼不可以？他經常過問我的事又管束我，上次他又報警害米勒，米勒的手被砍傷呢！到現在動作還不靈活。」寶寶抿抿嘴：「你傷心啦！打傷你好朋友的兒子。不！是你的乾兒子。」

「這個倒與我無關，要傷心的，亦該是你媽咪。」

「甚麼？」寶寶停下腳步：「和媽咪有甚麼關係？」

「他來投靠我的時候，告訴我，他媽媽和你媽咪是中、小學同學，還結義金蘭，馬圖斯叫你媽咪亞姨，你應該叫他一聲表哥。」

「嗄！」寶寶真是嚇了一跳，日夜針對的人竟是心愛母親的義妹之子：「既然他媽媽和媽咪那麼好，我怎會未見過馬家亞姨？」

「六七年暴動那年，那時候你還未出世，他們一家避到外國去，大家失去聯絡，你未見過他們，媽咪又怎會向你提？若不是馬圖斯一家人……他孤苦伶仃向我求救，我差點連他一家也早已忘了。」

「他一家人祇剩下他？多慘！」

「對！所以看在你媽咪份上，我收留他、厚待他。」

「甚麼？厚待他？他來投靠我們，你應該供他唸書上學，讓他好好生活才對。但你竟叫他做我的貼身保鏢？天天跟在我後面像頭狗，又要他出生入死，你真刻薄。你這樣對他怎對得起媽咪？我已經不能寬恕你。」

「當時亞奇要走，沒有人保護你，他又肯照顧你，我沒有理由禁止他對你好，你教我怎麼辦？」

「我不是白痴，我也不是沒腦。呀！你差點把他害死。」寶寶大發脾氣：「你快去看看他，給他請醫生。」

她回到房間，電話鈴已經不停地响。

「喂！半夜三更吵甚麼？」

「寶寶，我是米勒。電話一直响你都不來接，我好擔心。」

「有話快說，我要睡覺。」

「馬圖斯果然厲害，我們派去的三個人，全被他打回來。」

「三個還是五個？」

「三個！你吩咐三個，一個扮受傷躺在地上，兩個躲在車裏。」

「我說過不准見血，不准用任何利器，你爲甚麼抗命把他斬傷？」

「我沒有，哪有人斬傷他？他回來向你訴苦博取同情嗎？你知道他這個人有多壞。」

「那他臂上的傷難道是他自己咬的？咬得到處都是血。」

「他眞誇張，他才心狠手辣，打傷我們的人，而且，他自己也有武器在身。」

「一個人對五人五刀，你那班人還被人打傷，叫他們去死吧！沒用、廢物、垃圾！還有你，米勒，我終於看到你的眞面目，你一直撒謊蒙騙我，你才壞，你才狠。」

「寶寶，你何必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保鏢傷害我們彼此間的感情？況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他不是挺討厭……」

「閉上你的狗嘴！你才微不足道。他媽和我媽咪是最好的閨中知己，又是結義姐妹，馬圖斯是我表哥。你把他砍至重傷，你的所作所為令我憎惡，如果他有甚麼不測，我一定不會饒你。」

「寶寶，別這樣，不要任人中傷，我對你是最好的。」

「放屁，我宣佈和你分手，你別讓我見到你。」

寶寶氣呼呼地掛斷電話。

那邊，米勒拿住電話呆了。

「少爺，沒事吧？」

「大小姐要和我絕交。」米勒哽咽。

「爲了那王八蛋?」

「那馬圖斯的母親是寶寶媽咪的結義妹妹，馬圖斯原來是他表哥。」

「怎麼沒聽大小姐提過?既是通家之好，你自小一定認識馬圖斯。」

「我從未見過他。」米勒擦擦眼睛:「寶寶也從未這樣責罵過我。」

「馬圖斯被伏擊，我們的人斬傷他，他不服氣，編這個故事來騙大小姐，胡老爺一向又支持他。少爺，不用怕，祇要你證明馬圖斯說謊就行。」

「怎樣證明?寶寶媽咪都死了，說不定是眞的呢!沒有了，甚麼都沒有了，我在寶寶身上用盡心機，又打退了情敵，竟然拱手把寶寶送給馬圖斯。」

「少爺，不要難過。我們去翻馬圖斯的底，反正我們也要追查白居理，就一起做。若馬圖斯是胡家嬌客，再想辦法。要是證明他撒謊，大小姐最討厭人欺騙她，到時，馬圖斯不死才怪。」

「唉，也祇好如此了。」

*　　*　　*

寶寶極少思想。

但躺下來還是控制不住地想了許多。

她一生人最愛母親，而母親……馬圖斯的媽媽是她最要好的知己，也等於，馬圖斯是母親最愛的人，她的母親內向、愛靜，極少朋友。而她竟然經常爲難馬圖斯，她不孝至此，眞要祈求母親寬恕了。

馬圖斯應該也是少爺，但他爲了保護她、對她好，委屈做貼身保鏢，她對他又呼又喝，叫人打他還砍傷他，她眞是忘情負義。

她一直以爲疼愛她的是母親，最關心她的是大姨母。對她最好、最眞誠的是米勒，其實眞正對她好，甚至無條件爲她犧牲的人是馬圖斯。

朱迪好眼光，馬圖斯是好人、是英雄。她自己呢？哎，哎，以後對他加倍好，或者可以彌補一下吧！

天亮啦！她跳下床，洗了個熱水浴，換衣服時一想，不要打扮得太古靈精怪，彌補的第一方，是要令馬圖斯看起來舒服。

她穿一件長袖白襯衣（馬圖斯喜歡這樣穿），粉藍色羊毛衣，前幅釘上許多白色毛毛小球，藍色膝上毛線裙，深藍平跟鞋配大頭白襪。頭髮梳齊整，前半頭髮梳向後面，夾上個

粉藍白圓點蝴蝶結，其它長髮披下來，全身鏡一照，百分之百是個淑女。

她拿了書本和深藍色大衣、白羊毛圍巾走到樓下。

桂姐看見她，詫異又詫異：第一，打扮完全不同，她常和三位好朋友去購物，買了都不穿，今天才像大小姐；第二，每天總要桂姐三請四請才起床，今天自動梳洗下樓。

寶寶把東西交給桂姐，又吩咐她一些事情。

然後，她走到馬圖斯的房間，先敲敲門，隨即馬上進去。

馬圖斯正單手扣白襯衣的鈕扣，看見寶寶差點沒被嚇倒。

「甚麼事？你進來幹甚麼？我還沒穿好衣服。」

「早安。」寶寶走到他面前：「知道你未穿好衣服，特地來幫你的。」她邊說邊要去替他扣鈕扣。

「別耍我，快走，」馬圖斯推開她的手：「你遲到別怨我。」

「還早，怎可能遲到？」寶寶溫柔的捉住他的手，把它拉開，很快把襯衣的鈕扣扣好了。

「毛衣呢？還沒有挑衣服，我替你挑。」寶寶已經走去打開壁櫃。

馬圖斯雖然心中仍有恨意，而且對寶寶一反常態亦有所懷疑，但她殷勤又細心，馬圖斯不知道怎樣拒絕。

寶寶選了件蛋黃圓領毛衣，兩邊肩膊鑲七彩格子麖皮，還拿了件深咖啡色大衣。

「你左手受傷，先穿左袖，慢慢來，不痛的，是不是？右袖子就容易了。」她很快把衣袖套上，一拉，牽連了左臂，傷口一震，痛得馬圖斯咬住嘴唇，但是沒哼聲。

她替他整理好衣服時，看他面色：「剛才拉得太快，把你弄痛了是不是？下一次穿右袖也得小心，我太笨手笨脚，對不起。」

她把他的大衣、車匙、手袋都拿了，另一隻手去拖他：「我們去吃早餐。」

經偏廳到大廳，兩個傭人走過向他們道早安，馬圖斯忙把手抽出來。

「你不習慣？下一次就習慣了。你慢慢走，我先去飯廳看早餐。」她說着就向前跑，飄起了後面的長髮，飄起了百褶短裙。她剛才說話充滿諒解與溫柔，現在那可愛的純眞的背影，正是馬圖斯心目中的白雪公主。

但她的眞面目、她的內心却似蛇蝎。今天她又玩甚麼？他一擺頭，管她呢！不管她演甚麼他都要做觀衆。

「不能吃蝦、蟹、鹹蛋、筍、芒果、柑、辣椒、酸橙、牛肉……」桂姐說。

「刀傷要戒口，但沒理由甚麼都不能吃。」寶寶對桂姐說：「今天的早餐馬少爺不能吃了，叫厨房盡速弄一個烟肉、腸仔、薯條和意大利粉皮，他喜歡綠色的粉皮，這樣不夠營養的，再加豬扒兩塊。」

「我甚麼都吃的，」馬圖斯已進來：「不要再煮了，等會還要上學。」

「那麼先喝杯奶，然後我為你弄個牛油、花生醬、蘋果醬麵包。」她邊說邊做，把馬圖斯當飢民，甚麼都塗得厚厚的。到後來，幾乎把麵包都壓開了。

她把麵包放到他手上，就叫：「厚厚的，拿得住嗎？我餵你。」

「謝謝，別麻煩。」馬圖斯忙接過麵包，臉都紅了。

胡大富樂極，一直欣賞着：「圖斯呀，傷口還很痛吧，也值得呀。看，寶寶像個小媳婦，她連杯冰水也沒給老爹倒過。」

「老爹在外自有佳人侍候。」寶寶隨口說，眼睛仍看住馬圖斯。

「冤枉啊！我哪來的佳人？圖斯比我好福氣。」

「等會還要多吃杯雪糕，否則營養不夠。桂姐，他單手吃東西不方便，明天早上係飽

魚鷄粥，單手吃粥容易些。」

寶寶與馬圖斯穿上大衣，馬圖斯便走。

「你去哪？」寶寶拖住他的手。

「開車送你上學。」

「由安叔開車，我們坐勞斯萊斯。」

「甚麼？你……」

「別激動，本來你受傷應該躺床，但我知道你不會讓我單獨出去，一定要和我共同進出。」寶寶輕握他的手：「你仍然可以接送我上、下課，祇是不用你開車那麼辛苦。如果你不喜歡，由我駕跑車，你坐在我身邊，不過你回來沒人開車送你，我一樣不放心。」

「晚上你和米勒少爺出去，也要安叔跟隨？太辛苦，不如請全哥幫忙兩天。」

「我和米勒分手了，我不會和他再出去。亞全沒安叔威，由他送爹爹。」

到了學校門口，寶寶叮囑他：「回去睡覺，其實你受傷眞的應該躺床休息。我三點半下課，叫安叔送你來接我，拜拜，等會見。」

馬圖斯回家的確睡覺，手臂受傷躺着當然比較舒服，另一方面，是那些消炎藥作怪，

老想睡。

不過，他也不會全聽寶寶的話。

經過幾次慘痛的經驗教訓，他不再信任寶寶，他也不認爲寶寶三時半下課。

想必又是騙他，可能兩點多就和米勒溜走了。

寶寶上課前，又催促安叔馬上送他回家，使他連到學校打聽寶寶甚麼時候下課都不行。

他吃過午飯就請安叔送他到學校，想把寶寶截住。

一直等，馬圖斯已經習慣了，安叔也沒任何抱怨，他在戒煙，不停地吃花生糖。

下午兩點，米勒自己開了跑車來，後面當然跟住亞治。

又說分手，米勒還不是來了？

又撒謊。

寶寶極有可能兩點半下課。

「安叔，等會兒或許要麻煩你追趕米勒少爺的跑車。」

「不麻煩，應該的。」

兩點半，有些學生下課，馬圖斯留心每一個人。

沒有寶寶，米勒他們也在等。

三點半了，馬圖斯把頭伸出車窗外，眼都不眨。

寶寶捧着書，跑着出來。飄動的是藍大衣，馬圖斯的心也跟着她的大衣飄，因爲他擔心寶寶跑到米勒的車上去。

寶寶竟然朝他這邊來。嘩！馬圖斯開心得差點叫起來，寶寶第一次跟他說眞話。

他開了車門，替寶寶接過書本。寶寶還未坐好，就喘着氣說：「我一早收拾好課本，鈴聲一响，拔脚就跑，我差不多是第一個出來。」

「走這麼快趕甚麼？摔倒就麻煩。」

「怎麼？有沒有睡覺？午餐飽不飽……」

「米勒少爺來了。」

「管他！」寶寶不屑的：「你知道嗎？朱迪、珍妮和姬蒂都很關心你，托我問候你。」

「你告訴她們我受傷了？」

「唔！本來她們要來見你，我推了，說這兩天你休息要緊……」

「寶寶！寶寶！」米勒已過來，站在車窗邊：「你還不過來？我爲你安排好一連串節目，今晚我們請一班朋友回家開舞會。」

「我已經和你分手，昨晚你聾了嗎？証明你一向陽奉陰違，我說甚麼你都沒有聽進耳裏。」

「寶寶，我們十多年感情，他才來幾個月，你不能爲了他就把我們多年感情斷了。」

「怪祇怪你心腸太狠，把他打成這樣子。」

「他有甚麼事？他有事還能這麼坐着看風景？」

「你沒見他躺進殮房裏就不甘心？」

「他這個人好誇張，扮可憐博你同情，沒有人要打死他，他吹牛。」

「你們砍傷他的手臂是假的？」

「就那麼輕輕一下，拖一拖皮，小意思。他强壯如牛，小小傷根本影响不到他。」

「小小傷？」寶寶叫：「他的白襯衣一隻袖子都染滿血。」

「他拿件襯衣騙你，哪有這麼厲害？根本五個人都不是他的敵手，誰人能傷他？」

「啊！虧你說得出口，襯衣是我自己見到，他在我面前哼都沒哼過……就因爲這樣，

我心裏才難過，你這狗口……」

馬圖斯按住她，把身體傾前些：「米勒少爺，我受的祇是輕傷，和米勒少爺上次受傷一樣，都是皮外傷。祇是我比你重一點，血也許流多些，但正如少爺說，我身體強壯，一點傷算不了甚麼，祇是暫時左手不能發力，動作不便。至於我爲甚麼會被人砍一刀，乃是自己粗心大意，我見到來勢洶洶五人，怎也想不到他們會用利器，我是在全無防備下被偷襲砍一刀。這都怪自己不小心，怨不得人，也沒必要向任何人求憐。」

「寶寶，你要怎樣懲罰我都可以。」米勒求饒：「祇要你還肯要我，要打要殺任你。」

「你走吧！」寶寶不耐煩。

「寶寶，我求你，我們好好談一次，給我一次機會……」

「安叔，」寶寶把玻璃按上，米勒的手被夾住，痛得哇哇叫，不肯離去，她說：「快把這無聊人攆走！」

「是的！大小姐。」安叔馬上下車而去。

「你現在應該明白我選安叔不要亞全的原因了，換了亞全，他會說：『大小姐，他是少爺，我不敢。』安叔就不同，忠心如機械人。」

馬圖斯按下玻璃，放開米勒，說：「可能弄傷他的手。」

「活該！他自作主張，目中無我，我最恨好朋友瞞騙我。」

安叔送走米勒回來開車。

＊　　＊　　＊

吃下午茶時，寶寶問桂姐：「流血多是不是要喝鷄燉人參、燕窩羹和生魚湯？」

「是的，小姐，你們現在吃的就是雪蛤冰糖燉燕窩。晚餐給馬少爺做了個千年人參燉鷄，正在燉着。」

「桂姐，倒不如全部一齊來，午餐鷄湯、下午茶燕窩羹、晚餐生魚湯。呀！珍妮說鮑魚營養豐富，最好有一頭鮑，每天給馬少爺弄一個，但天天不同款，怕他吃膩。」

「不知道還有沒有一頭鮑，聽厨子說過，三頭鮑有收藏了一些……」

「不管，總之最好的都煮給馬少爺。他流了那麼多血，非要補充不可。」

「我不能吃那麼多，」馬圖斯終於有機會開口：「我現在又不能運動，每天進補幾次，會變大肥仔。」

「健康就行，肥瘦不重要。」

「我祇不過流了那麼一點點血，年輕人新陳代謝好，血很快就回來了。其實喝點豬肝湯已經不錯，吃多了補品我會流鼻血。」

「桂姐，還要加豬肝湯，再加點甚麼？」

「倸紅棗水當茶，去核不燥，馬少爺年輕血熱，吃了補品要多吃水果才清熱。」

「馬上給他榨一杯西瓜汁，以紅補紅，應該又補血又清熱。」

寶寶見他撫撫左臂忙問：「又痛了？要不要吃止痛藥？」

「也不怎樣痛，就是躺着舒服些。」

「你去睡一會，我做功課，吃晚飯我來通知你，好嗎？」

她體貼又溫柔，怎可以說不好？

* * *

寶寶做完功課，今天心靜，做功課特別順利。她伸了個懶腰，七點半，差不多要去接馬圖斯來吃飯。

還是讓他多休息，這樣復元才快速，馬圖斯康復，她就鬆一口氣，不用老自疚欠了他。

有人敲門。

「進來！」她收拾書桌上的筆記。

「寶寶，這麼乖，一早就做功課？」

「是你？」她看見是父親便呶呶嘴：「你這麼早回來幹甚麼？」

「吃飯。不早了，快八點，家裏不是八點半吃晚飯嗎？」胡大富看女兒面色：「不歡迎？」

「一向都是我和馬圖斯吃晚飯，不習慣突然出現個老頭，破壞氣氛。」

「老爹識趣，我叫亞貴送飯到我房間。」胡大富坐下來：「你有沒有問馬圖斯的家事？」

「還沒時間，目前祇關心他的傷口。不過晚飯後我會和他聊聊。」

「千萬不可，我今天推掉所有的應酬，回來就是爲了制止你。」

「喜歡就問，制止不來。」

「你聽我說，他家裏出了不幸，才來投靠我們，來我們家後，你一向又待他不好，跟尾狗、賤人的罵他，他心情如何痛苦，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他遭遇不幸，也不知道他媽媽和媽咪又是知己。是我對不起他，唉！還常

罵他冷口冷面，誰知人家一肚苦水。」寶寶搖頭：「暫時不提，遲些吧！」

「索性不提，第一，我答應過他不把他的私事告訴你……」

「你答應並不等於我答應，我很想知道他媽媽和我媽咪的事，特別是我媽咪。」

「不過，米勒派人把他打傷又斬傷，他已遭逢不幸又受盡欺凌，差點還沒命，你再去提他的傷心事，若他受不住離開我們回去，對你有損無利。」

「走？我倒沒想到。」寶寶停住收拾東西的手：「他受傷要人照顧，就算康復了……既然投靠我們，外面一定沒有親人，無依無靠好苦的，但……」

「身體受傷，體質好就康復快，但心靈受傷，任你多強壯都沒用。發生在他身上的不是小事，他一家五口，就祇留下他一個。要他忘記心中痛苦，就要一段較長時間，他來我們家才幾個月。」

「不能問，但不知道他心境何時才平復，我也不想刺激他，不過，我眞的好想知道我母親和他母親的事。」

「你們現在已經是好朋友，每天一起吃早餐，他送你上課接你下課。回家吃過下午茶，他睡覺，你乖乖做功課，等會一起吃飯，飯後可以聊天散步。他不單祇是你的好朋

友，又是生活上的伴侶，更可算是你最親近的人，因為祇有他才可以由早到晚陪你。」

「其實，馬圖斯除了大男人，不尊重女性外，人基本不錯，我的同學都很讚賞他。」

「他是個百分之一百的好人，他關心你、保護你、處處為你設想。若不是因為你，他又怎會給人斬傷？他來我們家，有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你的事？米勒對你好，縱容你在外面生事，祇不過想投你所好，追求你。但是，馬圖斯祇是擔心你的安危，為了保護你，天天真的像狗一樣跟隨你，要不是為你，今天也不會被斬，況且他是無條件的關心你。」

「唔！他和亞奇他們不同，他不是跟尾狗，不能視之為保鏢。」寶寶點着頭：「我以前是虧待他，不！是虐待媽咪故人之子，要補償，但願媽咪不要怪我。」

「馬圖斯是個好孩子，你對他好，他對你更好；你對他溫柔，他對你更溫柔。你們的感情，一定會一天比一天好，不會少於你們上一代。等他心情平復了，有一天，他會主動把一切告訴你。」

「會嗎？」

「會的！要不要打賭？不過，你不能强迫他，否則會弄巧反拙呀！」

「我不會！他甚麼時候想告訴我就由他。爸爸，幸而你提醒我，否則，我今晚提起他

的傷心事，他手臂又傷痛，思前想後若不告而別，我才擔心……擔心對不起媽咪。」

「那麼，我今晚可以和你們一起吃晚飯，不用關在睡房了吧？」

「就這麼一次，下不爲例。」寶寶一笑：「謝謝老爹，我去接馬圖斯。」

「謝謝」這兩個字，寶寶好像很久沒說過。上次她十八歲生日，胡大富除了送她一部跑車，還有一條項鍊，鍊墜的那顆水藍鑽石，已是十卡拉重，寶寶不單祇不謝，還發脾氣，說那項鍊設計差，土氣。

* * *

三個人吃飯，氣氛很融洽，大家有說有笑。

一桌子的菜全是魚、鷄、猪扒、帶子、菜膽，還有馬圖斯吃的胡家珍藏品——兩頭鮑魚和人參鷄湯。

「咦！沒有大小姐天天吃的乾煎大蝦球和豉椒炒蟹？」

「菜單是大小姐寫的，連咖喱鷄也改了荷葉蒸鷄，炸猪扒改了椰汁焗猪扒。」傭人回答。

「馬圖斯受傷不能吃蝦、蟹和煎炒的東西。」寶寶理直氣壯：「雖然我們三個人都喜歡

吃，但怕煮出來，馬圖斯看見又不能吃，心裏不舒服，索性暫停供應，大家陪他都不吃。」

「圖斯，你眞好福氣，我這寶貝女兒從未爲我開過一天菜單，飯桌上從未試過沒有蝦蟹。」

「大小姐……」

「你叫我大小姐？」寶寶指住他：「我眞會生氣。」

「寶寶，我甚麼都可以吃，吃西藥不需要戒口，頂多少吃點。」

「少吃就不夠營養。快喝鷄湯，冷了不好。」寶寶說。

「圖斯，我今天和麥醫生通過電話，他認爲你的傷口最好要縫線，同時必須打防破傷風針，他明天十時到來，你在家中吧？」

「破傷風針？」寶寶望住父親。

「砍他的那把刀可能有鐵銹，破傷風菌由他手臂的傷口而入，嚴重的會沒命。」

「馬圖斯，你明天一定要打針。」寶寶好緊張：「不要送我上學，等麥叔叔來。」

「我送你回學校，回來還不到十點鐘，我打預防針。不過，不縫線了，我看過傷口，

肌肉一星期之內會自動生長，不做劇烈動作，傷口不會破裂。」

「由你自己決定。總之，安全要緊。」

「你非要打針不可，否則不准你送我上學。」寶寶又對胡大富說：「爹！馬圖斯來我們家幾個月，爲甚麼不送他上學？他好像……好像喜歡唸葯劑吧。」

「我跟圖斯說過，但他擔心上學後功課忙或者又要長寄宿，不能照顧你。」

「他總不能一輩子委屈自己做保鏢，我和哈傑、米勒都絕交了。馬圖斯，我答應你以後不上夜店、不去夜街、不生事、不打架，放假看看電影、兜兜風，偶然上一次的士高、卡拉OK或酒廊，我發誓安份守己，絕不生事，不讓你擔心。」

「真的，你是不是逗我開心？」馬圖斯比吃甚麼補品美食還提神，祇是還少了點信心。

「男孩子多讀點書，將來才有前途。我媽咪一生希望上大學却夢想成空……」她望了望父親，轉話題：「你不相信我會變乖，那我舉手發誓……」

「不要！我知道你言出必行。」馬圖斯拉下她的手：「我答應你唸書，但也不可能馬上開始。」

「當然，首先等你傷勢復元，而且最快也要等下一個學期。爹！我好開心，我會和馬

圖斯做同學，還可以一起上課，像他媽和媽咪……啊！我好開心……」

晚飯後，馬圖斯陪寶寶看珍納積臣（米高積臣的妹妹）演唱會的鐳射影碟。

「你洗過澡沒有？」

「晚飯前洗過，但右邊身體怎也洗不好。」馬圖斯不禁有點苦惱。洗澡原是他喜歡的日常生活項目。

「當然！你左手受傷，暫時不能動，受傷了一定要借助別人，由他人爲你洗澡、洗頭。快！去洗澡。」

「不！寶寶……」馬圖斯急搖頭，脖子都紅了。

「我？」寶寶指住鼻尖笑起來：「我不會，我祇會弄痛你的傷口。而且，你別瞧我神神化化，我很保守，甚麼鴛鴦戲水、男女浴……我可不會那些。我是叫亞貴幫你洗澡，他是男工，你不用害羞。」

「我還不習慣別人替我洗澡。」

「那有甚麼關係？亞貴、亞全也侍候爹爹。米勒受傷後，一直到我和他分手，仍由亞治爲他洗澡……」

「我並不是米勒。」

「所有豪門富戶都有男工，公子哥兒長大了都由男工侍候他更衣梳洗，有甚麼希奇？」

「我又不是公子哥兒。」

「好吧！你既然不顧衛生，由明天開始，你不要陪我上學及坐在我身邊吃飯。」寶寶交抱雙手呶起嘴：「我討厭臭男人。」

馬圖斯見她生氣，用手撫着後腦瓜，一會終於說：「那好吧！不過，我祇接受貴叔有限度幫忙。」

「得啦！你又不是黃花閨女，人家才沒興趣討你便宜，婆婆媽媽。」寶寶拖他的手，拉他起來：「洗過澡，我爲你包紮傷口。」

「不用了，我自己能應付。」

「我偏要！」寶寶嬌中帶怒。

「你又不懂。」馬圖斯小聲說。

「不懂就學！我懶，但我聰明。桂姐，亞貴進了馬少爺房間沒有？」

馬圖斯望着寶寶小心翼翼、全神貫注的爲他包紮傷口。

寶寶雖懶，但不笨，領悟力也頗高，而且她溫柔的一面是十分可愛的，就好像換了個人。馬圖斯眞捨不得大聲責罵她，況且她又沒做錯事。

「一定痛死了。」寶寶皺起眉頭：「你眞棒，換了我，受不住。」

「你是女孩子嘛！男孩子忍耐力高些，難道一點小傷就哭？那才娘娘腔。」

「一點小傷？傷口這麼長，還流血，要不是你武功好，一條臂砍去怎麼辦？爲甚麼要打架？還動刀，又不是有深仇大恨。唉，好了！怎樣？還過得去吧？唔！」

「不錯，你經常替男朋友包紮傷口？」

「開胃！發夢！我又不是護士。」她替他把睡衣袖子輕輕拉下來。

「你的男朋友，除了貝庱少爺，個個都喜歡打架，打架當然會受傷。」

「他們有傭人又有跟班，本小姐也不慣侍候人。看你傷成這樣子，我不再喜歡打架，不好玩，而且我見血想吐。」寶寶站起來，打開衣櫃在翻。

「你找甚麼？我知道自己的東西放在哪兒。」馬圖斯清理換下來的紗布。

「選衣服！明天穿這件毛衣，袖子闊一點容易穿。」寶寶把一件用草綠、嬌黃和白色的三色羊毛線織成的三角圖案毛衣拿出來。

馬圖斯並不反對。

她把衣服全拿出來就坐在馬圖斯身邊：「我知道你一向看我不順眼。」

「太刁蠻、任性、不顧及安全。」

「我不是說這些，我是說衣服打扮：低胸背心、短褲、把整個背部露出來的晚裝……」

「天氣熱，穿少點布涼快些，現在的女孩子所穿的晚裝都很暴露。潮流嘛！但要看場合。」

「啊！你不是喜歡斯斯文文的，正統淑女型嗎？你竟然可以忍受那些性感服裝？」

「性感服裝，有條件的人才可以穿。如果太胖，豬一樣，或者太瘦，竹竿一樣，會令人反胃。身材好，高佻型的人，穿性感衣服才好看。」

「哈！我知道你在討我歡心。」

「我不會說謊。事實上你有條件穿那些衣服。當然，天天穿就不好，也沒意思。感情要長久，服裝要多變。有時斯斯文文、正正經經；有時放一下，自己和別人看了也舒服。比如穿條牛仔褲，配T恤或毛衣，多輕便、瀟洒、舒服！」

「你和我的見解品味都一樣，想不到我們也有共同的地方。太好了！」寶寶想一想：

「明天我下午沒有課，我陪你回家吃飯，然後我一個人去逛公司。」

「爲甚麼不和珍妮她們一起去，四個人有伴。」

「她們祇買一種衣服，就是高級女裝。我比較喜歡多樣化，正如你說，斯文的、放的、舒服的都買一點。」

「你不要一個人去，扔下我……」

「你吃了葯要睡覺嘛！噢！我明白了，你還是對我不信任，怕我又乘機溜去日本、台灣……」寶寶頹然倒下：「互相不信任，沒有意思。」

「不要生氣，其實我是想和你結伴去逛街，我來你家，幾個月沒有出去過，祇是你去泰國時和朋友吃過兩頓飯。」

「你要睡覺休息呀！」

「睡夠了去接你，我們不回家吃飯了，到外面吃，吃飽了就逛街，累了才回來。」

「這樣也好，」寶寶拍拍手掌：「我相信和你結伴去逛百貨公司，一定會有趣。其實你穿衣服斯文、典雅，很有品味，朱迪她們都這樣說。反正我要給你買衣服，又不知道你的呎碼，一起去最好。」寶寶起來：「快睡覺！我明天來幫你穿衣服。」

「晚安！」

「晚安！」寶寶爲他拉拉被，關上燈，關上門才回到房間。

回到房間後時候還早，她還看了一會書才睡。

她睡得熟，醒來精神足。

她穿上早已準備好的草綠色貼身膝上裙，上面一件齊腰積克全套，裏面是白色針織反圓領貼身衣，白色絲襪，黃色漆皮鞋。

桂姐來替她梳馬尾，她叫桂姐結辮子再屈捲起來，桂姐替她扣了個黃色小蝴蝶，她把一朵大大的絲絹造的黃玫瑰花頭飾放在袋內，說：「我去馬少爺房間，別忘了替我拿有風帽的黃色大衣。」

「早安！」她看見馬圖斯，按按他的額，又按按自己的額。

「甚麼事？」

「昨晚睡前我看了一本書，怕你會發熱。很好，正常。」馬圖斯已扣上半粒鈕，寶寶邊說邊替他扣上。

「寶寶。」馬圖斯望着她：「其實你是個很好的女孩子，祇是……」

「祇是誤交損友。其實我自己也很壞，別老把罪名推在米勒、哈傑他們身上。當然，沒有他們支持，我一個人未必做得來。」

「香港的治安已經很差，再加上船民、偷渡客，很快變成恐怖的罪惡城，你還要出去惹事？雖然，現在你還好好的，但祇要出一次錯，就會終身遺憾，還是做個乖女孩，自己好又討人喜歡。」

「我現在不乖嗎？行啦！吃早餐啦。」她拖住馬圖斯的手，走出去，碰到熟人，馬圖斯也沒有把手抽出來。

不知道是忘記，還是開始習慣了呢？

* * *

和昨天一樣，寶寶又跟着出來，不過，飄的是黃大衣。

馬圖斯下車，替她接過書袋，她臉蛋兒紅撲撲，好可愛。

「麥叔叔怎樣說？」她一看見馬圖斯便問：「是不是傷得很重？」

「他說我身體强壯，抵抗力强，會比別人快復元。他已經給我打了針，也看過我吃的藥，他叫我繼續吃，沒另外給我開藥方。」

「你好棒！真的會開藥。有沒有睡覺？」

「有！你看我精神多好，你下課別跑嘛，絆倒了會受傷的，我替你把大衣脫下來好不好？」他拿出手帕來，輕輕為她印去髮鬢的汗：「吹大北風還有汗。」

「心想着快點出來。」寶寶一面脫下大衣一面說：「我們去哪兒吃午飯好呢？」

「吃素好不好？我知道你從未吃過素，或者你不喜歡，但新奇。」

「天天大魚大肉，吃一次素也不錯，但我擔心你不夠營養。」

「吃素菜一樣營養豐富，而且回家還有一盅盅燉品。」

「安叔，」寶寶叫：「送我們去最好的素菜館。」

馬圖斯一直擔心寶寶吃不慣素，又吃不飽，她是食肉獸，無肉不歡。

「怎樣？飽不飽？」吃甜品時，馬圖斯問寶寶。

「還差一點，吃完這碗生磨核桃糊就飽了。哈！原來素菜竟然這麼好吃。」

「新奇！天天吃你就不喜歡。」

「你似乎很了解我。」

「不了解怎樣做你的貼身保鏢？不過，也不是完全了解，畢竟我不是你的男朋友。」

「你以後不用做我的保鏢，因爲我不會再去打人及找人家麻煩。」

「你常去那些地方，你不惹人，人家也會惹你，比如人家見你長得好看，調戲你……」

「偶然去不怕，而且你這麼高大，身手又那麼好，一個人能對付五人五刀，我不生事，沒有人敢碰我。」她吃過甜品又喝茶：「唔！茶好香。」

「你已經解僱我，我不是你的保鏢嗎？」

「不做保鏢做表哥。」他媽媽和她媽咪是結義姐妹，他們應該是表兄妹。感情進展到下一代，多有意思。

「表哥，不是表叔嗎？」

「當然不是，你又不是由大陸來。才大我幾歲，你是我表哥。」

馬圖斯當然不會明白。

「唔！吃飽了。我們去逛街逛公司……」

寶寶牽着馬圖斯的手，由這條路穿過那條路，由這間店子，到那間店子。

「你不喜歡穿牛仔褲嗎？我從未見你穿過，總是斯斯文文的西褲。」

「我喜歡，牛仔褲方便又輕鬆，不過做你大小姐的保鏢，幾乎天天要上高級場所，穿

上牛仔褲，難道途中換西褲？」

「那就好，今年流行黑色、深藍和水一般淺藍的貼身牛仔褲，我們每樣都買。又流行背心，貼身的、復古的、冷色的、七彩的……全都要……」

「嘩！這水晶火車頭好美，晶瑩、高貴、閃出彩光……」果然是上等水晶，一看價錢，不貴，一萬五，但對馬圖斯來說，要儲蓄很多個月。

「這兒好多玩具，我們去看看、玩玩，你一定喜歡槍。」

「男孩子都是吧！等於女孩子喜歡毛公仔。」

「那邊有許多毛公仔，這大笨狗多可愛又有趣。」寶寶把狗抱在懷裏：「唔！好溫暖。」

「寶寶，你睡房好像沒有毛毛玩具，小熊都沒有一隻。」

「大姨母不喜歡我玩毛公仔，她常買槍、車、電子遊戲機給我。所以，我應該和你一樣，常玩槍。」

「你自己喜歡不喜歡毛毛公仔？如你懷中的大笨狗。」

「小時候當然渴望擁有。不過長大了就轉方向，捉弄人爲樂，又喜歡打架。」

「現在又變回乖乖女，買一個。」

「我下個月足二十一歲，不是小女孩了，不好意思再買毛公仔。」

「人家二、三十歲還玩毛公仔，二十一歲不到還小得很。」

「我心境老呢！好！去看看帽子，你來給我挑……」

他們買了一車子的東西，反正簽咭，胡大富付賬，想買多少就多少。

「沒睡午覺累不累？」

馬圖斯搖搖頭。

「我倒有點累，買這買那，挑這挑那，我從未試過購物幾小時。可惜你受傷，否則眞想借膊頭一用。」

「這邊可以，右手又沒有傷。」

寶寶就靠下來：「唔！好舒服，比我的睡椅還舒服，男孩子總是强壯些好。唉！我喜歡和你一起逛公司購物。」

「和米勒、哈傑、貝度少爺他們不好嗎？」馬圖斯想撫撫她的頭髮，那朵黃玫瑰她已夾在髮上。

「有甚麼好？他們不是伴，是應聲虫，我買甚麼他們都讚好，不知道是懶還是沒有品

味，他們陪我逛公司不會超過一小時，見到就買。你不同，你會給我意見，好就好，不好的就勸我不要買，眼光又不差，有商有量，幾小時一晃就過去了。」

「快樂不知時日過。」

「對呀！我若不是怕你累，又趕着讓你回家吃補品，我還想多逛一間。」

「明天。」

「明天不行，我的好朋友都想見你，他們關心你，明天到朱迪家吃飯。」

「總有機會的，是不是？」

「當然！我們還會一起上大學。」

回家，馬圖斯先洗了澡，躺一會。

晚飯後，他陪寶寶做了功課才睡覺。

*　　　*　　　*

寶寶又飛奔而出，一上車就撲倒在馬圖斯身上。

「嘩！好棒好棒！你昨天教我做的報告書拿了個A，電腦統計拿了個A減，嘩！我從來沒拿過A，講師提名稱讚我，我好光榮、好威風。嘻！好樂啊！」

「你昨天還嘟起嘴，說如果不及格就打我一拳。」

「朱迪早就說你頂呱呱，我不知道你這麼厲害。圖斯，我開心死了，怎麼辦？我想唱歌……」她忘形地搖着馬圖斯兩條臂，觸動了馬圖斯的傷口，他低叫一聲。

「怎麼了？我弄到你的傷口？」寶寶很緊張：「對不起！我太得意忘形，給我看看傷口，我好擔心。」

「回家才看，沒事的，又不是豆腐，別怕，眞的。」

「要是流血怎麼辦？我笨手笨腳，冒冒失失，沒做過一件好事，你還痛不痛？還有多痛？」寶寶溫柔的輕輕撫着，撫着他的手臂，一臉的內疚。

「揉兩下就不痛了。」馬圖斯拍拍她的臉：「笑一下，你的好朋友都來了……」

「馬圖斯，你沒事吧？我們好擔心你。」三個女孩子分別說。

「面色還不錯，是不是瘦了點？」朱迪關心的問：「傷了手臂，睡覺困難，睡不好？」

「床子不夠軟嗎？」寶寶忙說：「我把我床上的兩張金星羊毛被都給了他，是不是轉身還痛？」

「不是！已經很好，轉身壓着手臂雖然仍有少許痛，但睡得好，沒甚麼感覺。」

「大概是血流多了。」珍妮說：「媽咪叫我帶了田七給你，她說田七燉鷄對刀傷有補。」

「謝謝，你們對我太好了，今天我請大家吃下午茶。」

「不。」寶寶按住他的手：「今天我請，慶祝我第一次拿了兩個A。」

「對呀！應該由寶寶請。」姬蒂哇哇叫：「今天她眞好運，連拿兩A。我做得不錯，也祇有B減。」

「當然啦！是表哥做我的補習老師。」

「表哥？馬圖斯是你親戚，不是世兄嗎？」

「喂！是眞表哥，還是由大陸來的表哥表姐？」

「他那麼老土嗎？他是我眞表哥。」

馬圖斯莫名其妙，無所適從，祇好暗笑。若以前，還會以爲寶寶耍他，會譏諷她幾句。

「你們看！他們今天穿情侶裝，眞是表哥。」姬蒂嘩然。

「別吵！要去哪兒吃下午茶？快告訴安叔，深灣還是淺水灣……」

寶寶見馬圖斯面紅，怕他難爲情。

她已開始懂得為對方設想。

那天玩得很開心，在朱迪家就更放，特別是寶寶和馬圖斯不經意中流露着感情，和從前的水火不容有顯著的分別。

大家都盡興，很快樂，祇除了朱迪，她內心不無感觸，但她也不能否認寶寶和馬圖斯很相配，想想便釋然，也投入歡樂中。

「……你們的教授、講師眞勤，今天交功課就即堂改。」馬圖斯看過寶寶的兩個A。

「你以為！黃SIR最懶，我們以前交報告書，一個月後還沒改好，今天我們抄筆記時，他翻呀翻！看見寶寶的報告書就一口氣看下去，跟着全都改了。托寶寶福。」

「哈哈！以後有了表哥，我們四個當中，我由第四升上第一。優等獎我拿定了。」

「你學業、愛情兩得意。還親上加親……」

「取笑我。」寶寶敲姬蒂的頭：「你星期日和羅文威吃茶又怎樣？」

「他請我吃茶是托我約你。」姬蒂用手封住嘴。

「你幹甚麼，古靈精怪？」寶寶拉下她的手。

「我怕你表哥把朱迪家的醋全喝光。」

「死鬼，他面皮薄，胡扯！」寶寶眞打她：「別把他嚇着。」

「救命，打人！重色輕友……」

*　　*　　*

馬圖斯復原迅速，左臂快要結痂了。

星期六，馬圖斯告訴寶寶出外辦點私事，很快就回來。

馬圖斯已經沒有看賊似的守着寶寶，兩人行動自由，祇是若單獨出外，會主動告訴對方。

馬圖斯的跑車剛開走，米勒的電話就來了，好像算準了似的。

寶寶最初摔電話，後來米勒說了一些有關馬圖斯的話。

「我不會再相信你的鬼話！」

「但我們有証據，你出來看看，我還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寶寶，你不是那種被人騙了也不敢面對現實的人吧？我派車去接你，早去早回。」

「我自己會坐車去……」出門前，寶寶吩咐傭人叫安叔備車，並對桂姐說：「馬少爺回來告訴他，珍妮小姐叫我出去辦點女孩子的事，我很快回來……」

看見米勒，寶寶板着臉：「有甚麼話快說，我沒有空。」

「第一，馬圖斯和伯母一點關係也沒有，他祇是個不相干的來求財的人。」

「爸爸不會騙我。」寶寶態度冷淡，毫不動容。

「你甚麼時候信過世伯？又或者，他連世伯也騙了呢？」

寶寶看一看整齊的指甲，昨天聽馬圖斯的話，剪得貼貼服服，方便使用電腦。

「伯母是七六年去世的，但你告訴我，她七四年聖誕節後，已經沒有出過家門。可是馬圖斯的母親是澳洲土生，馬父到澳洲留學，結識她，並在澳洲結婚生子。七五年暑假一家四口由澳洲回來，那時候馬圖斯八歲。你想，馬母和伯母怎會是同學？他們根本連認識的機會也沒有。別忘了，馬母以前沒有回來過香港，有辦法的話可以向移民局查詢。」

寶寶一呆，這件事非同小可。

「還有另一個方法，我們立刻飛往美國紐約向馬圖斯的母親求証。」

「馬圖斯一家遭遇不幸，才投靠我家，往哪兒找他的母親？你去！」

「他家遭不幸？」米勒失笑：「甚麼時候？」

「日子不能確定，大概五、六月，總之，是他來我家不久前的事。」

「馬家一家五口，他父母、兩個妹妹，八月份由香港移民去美國紐約。離去前把全部產業，包括他們居住的房子全賣光。馬圖斯是馬家的獨生子，你猜爲甚麼他被扔下，連住的地方也沒有？」

「我沒興趣猜。」

「因爲馬圖斯太壞，你也知道他功夫好，就是經常生事，連他的父母和家人都忍受不了他，便祇好放棄。當時他也很慘，失去家庭、親人、依靠，兩餐一宿也有問題，剛巧亞奇要辭工，就助他一臂之力。他和亞奇是同學。」

亞奇？那笨狗，又一個意外。

「你說馬圖斯關心你、愛護你、無條件保護你，其實，他祇不過看在金錢份上，而且貪得無饜。住你家上賓房，和你同吃，開你的跑車，坐你家勞斯萊斯，他受了小小傷，還要你侍候，未來嬌婿的樣子。還不算，他還向胡世伯要了三十二萬元，另外他所謂保護你的一切支出，比如吃菜、吃飯、買戲票……全部由胡世伯付錢。他有沒有給你送花？」米勒冷笑：「那些花也是胡世伯付錢的。」

「你胡謅！亂講！」寶寶動氣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所以我千辛萬苦花了許多錢，拿了一份律師樓合約給你看，你看了便知道，是我米勒撒謊，還是馬圖斯騙財和偷心？」

米勒交給她一張文件的影印本，那兒有四個人簽名，胡大富、馬圖斯、亞奇和律師。寶寶全身發冷，手控制不住地發抖，他認得父親和馬圖斯的簽名，還有，律師是她的世伯。

「他每月拿三萬二，祇簽了十個月合同，十個月期滿他便離去，你生你死，與他無關，當然談不上對你的愛護。他每月拿那麼多錢，胡家又對他貴賓招待，但他除了對付你的好朋友外，他到底做過些甚麼？

「他貪錢，拿了三十二萬，吃好的、住好的，認親認戚，討便宜，我相信寶寶你大人大量不會介意，但他利用你對伯母的一片孝心，你本來是公主，降下格侍候他、關懷他，他卻戲弄你，耍你，也未免太過份了……」

「不要說啦！」寶寶拍枱。

「你不要太激動，回去祇要問他兩件事：第一，他和伯母之間的關連；第二，是否收過胡世伯三十二萬。」

「若有這樣的事，我決不饒他。」

「一定要保持冷靜，若是你激動，就表示你很在乎他。寶寶，我很愛你！我是在討你的歡心追求你，如果說追求也算是立心不良，我承認，但比起馬圖斯既不愛你，又討盡便宜起碼好十倍……」

*　　　　*　　　　*

寶寶回家，馬圖斯已經打着傘子站在台階上等。

他把她接回屋子。

「好好的天突然下起雨來。」馬圖斯說。

「人生變幻無常。」

「你猜我出去做甚麼？」

「我知道你心裏在想些甚麼就好了。」她邊走邊說。

「我去給你買了份禮物。」

「提早送生日禮物？」她一點也不起勁：「到我房間來。」

「等一下，我把禮物一起拿去。」

「不急，還是跟我上樓去。」到睡房，寶寶關上房門。

馬圖斯看她神色凝重，問：「珍妮沒事吧？」

「你見過我媽咪沒有？」

「胡太太清秀典雅，也是美人，但和你不屬同一類型。」

「你見過她？你有她的相片？」

「胡先生的卧室、書房，甚至你床頭櫃也有胡太太的照片。但我剛來幾個月，胡太太去世十五年。」

「你知道我媽咪去世十五年？你媽媽告訴你的？她還告訴你我媽咪其他甚麼事？我好想知道，因為我媽咪除了這三張相片，她生前許多生活照都不見了。」

「胡先生告訴我胡太太一些事，但我知道的並不多。」

「你媽媽和我媽咪不是同學？更不是結義姐妹？」

馬圖斯愕然：「他們沒理由認識。」

「是你告訴爸爸，你母親和我媽咪情同姊妹，以此入胡家？」

「我沒有！」馬圖斯吃驚。

「是爸爸老而不，撒謊騙我？」

「不能這樣說，但我本人從未這樣跟你說過。根本沒有這回事。」

寶寶心如刀割，一直夢想爲亡母做多點好事。

「寶寶，你怎麼了？面色很難看，哪兒不舒服？」

寶寶沒反應，繼續問：「你保護我、關心我……是沒有條件的，是不是？」

「過去我們誤解，最近……」

「你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了。」

「是的。」

「那三十二萬的十個月合同你怎樣解釋？」寶寶拿出合約複印本拍在枱上：「祇回答我，有還是沒有？」

馬圖斯看了那合約，也一眩，他撫住額角說：「有，不過……」

「你大吃大喝，所花的一毫一分都是我們胡家付的，包括上次你請我三個同事吃茶。」

「不是！寶寶，你聽我解釋，我們之間有誤會，而且誤會很深。」

「是的，對我傷害很深。我胡寶寶這麼聰明有智慧，都給你耍了。你是天才，我是垃

圾。」寶寶仰頭狂笑，笑出了眼淚：「報應！我以戲弄他人爲樂，如今爹爹重金聘請你來耍弄我。」

「我承認要了胡先生一大筆錢，我是爲錢而來，但我不是貪錢，是急需這筆錢。我有困難，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你是我世兄？馬、胡兩家有甚麼交情？表兄你不承認。世兄你從不說不！否則你怎可以和我們住一間屋，同桌吃飯？」

「那祇是爲了方便工作，好接近你、照顧你，合約上也寫明我要當你的貼身保鏢，二十四小時服務。若你不喜歡，我和亞奇一樣，住下人間，吃下人飯。跑車交回你，請胡先生換部日本小汽車。」

寶寶兩手掩面、搖頭。她忽然很討厭、很憎恨馬圖斯，他不但傷她的心，還破她的夢。

還是最近天天做的美夢。

「馬圖斯，你被開除了，馬上給我滾出胡家大門。」

「不能走，還有四個多月的合約，而且，我……」

「三十二萬對我們來說是個極小的數目，你喜歡錢，送給你。你很快會收到解僱書。」

「我走了，白居理來找你尋仇怎麼辦？」

「啊！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米勒已經派人調查清楚……私家偵探的報告，拿去看……我不會再聘請甚麼貼身保鏢。因爲，我已經見過最下流無耻的保鏢。」

「寶寶……」

「叫我胡小姐，你快滾吧！你令我作嘔……」

「大小姐，你叫我走，我是非走不可。不過走之前，我想說幾句話：我不配愛護你，但我對你的關心是眞的，特別在我受傷之後。我……不說了。不過上次請大家吃茶，我今天給你買的禮物，我都用自己的錢。我等錢用，也窮，但這點錢我還付得起。還有兩件事希望你肯記着：第一，不要再去生事，上得山多終遇虎，每人不會一世好運，一次意外足以喪生，聰明的你應該明白。第二，不要再和米勒少爺來往，他交上黑社會就等於自取滅亡，他總會出事，令你傷心。你要交男朋友，大學的男生，他們比較純眞。要不，貝度少爺也比較正派和正常……」

「你煩夠了沒有？你再不走，我叫護衛員押你出去……」

馬圖斯回房收拾自己的東西。

桂姐進來，愁容滿面：「馬少爺，你眞要走？連老爺都不等？其實最近小姐很開心……」

「我何嘗不是？」

「那些衣服都不帶走嗎？」

「是你小姐送的，不帶了。」馬圖斯指了指床罩上用花紙包着的禮物：「我剛才出去，就是要給你小姐買這個，我可以放在這裏嗎？」

「爲甚麼不可以呢？外面下雨，我叫安叔送你？或者電召一部車？」

「謝謝！祇是我想走走，清醒一下……」其實，不必履行完合約便可以離去，任何當保鏢的都會開心。但是，他的感覺並不一樣。

* * *

寶寶靠着卧室的露台邊，外面細雨飄飄，她看見馬圖斯穿件米色乾濕褸，拿個皮篋由花園小徑走向大門，突然他站定，緩緩回過頭來望屋子最後一眼。寶寶身體一縮，怕被他見到，但當寶寶再俯望花園時，已看不見馬圖斯的踪影。

一滴淚滑下。但當她望見母親的相片時，她的心腸馬上硬起來。

當天晚上胡大富提早回家，想向女兒解釋一切，希望她收回成命。

寶寶嗆着喉嚨叫：「別再提馬圖斯，別再提垃圾保鏢，否則我馬上離家出走。白居理的問題解決，你再也留不住我！」

* * *

米勒和貝度都不停約會寶寶，寶寶爲了和馬圖斯作對，偏不和貝度來往。

米勒對寶寶更千依百順，如珠如寶，私人豪華俱樂部、的士高、卡拉OK、夜店等照上。還製造許多機會，唆使寶寶和別人衝突、吵架、打鬥，發洩心中的忿懣。

過去，寶寶一直說愛母早亡，父親欠母又欠她、大姨母欠她、家庭欠她……甚至社會也欠她，她要向所有人討回公道，因此就惹事生非，令父親擔心、驚心，家庭蒙羞，擾亂社會秩序。

米勒爲博美人歡心，當然投其所好，但這回寶寶冷冷的，好像提不起興趣，反而喜歡喝酒，有一次喝醉了，第二天起來要去上學，原來已是下課時間。

曠課前後三次，系主任有請，由那天起，寶寶不再喝酒，天天下課後，米勒陪她到海

洋公園玩過山車。

「復活節假期，我先陪你去日本迪士尼樂園，然後再到美國西岸洛杉磯迪士尼樂園，末站去東岸奧蘭度迪士尼樂園玩過山車，玩個痛快。」

「你不用上班賺錢嗎？」

「錢當然重要，但你比賺錢更重要，你不開心，我也沒有心情上班。飛出去，把世界三個迪士尼樂園都玩遍，我最喜歡聽到你的笑聲。」

米勒的話，寶寶不能不感動。

星期六，米勒說過要接她上山頂吃早餐。

但一直到午餐時間，米勒連影子都沒有，寶寶很生氣，一個人去海洋公園玩海盜船。

星期日，貝度來電話，告訴寶寶，星期六天亮，米勒和亞治已經被警方拘捕。

「怎會這樣？最近我們沒打架。」

「聽說他走私，利用家族的貨船偷運毒品……現在羈留所。」

寶寶約同貝度去探望米勒，但是，米勒拒絕見她。

「他不會運毒，他家一向做正當生意……」

一個星期後，寶寶接到米媽媽的電話，約她到米媽媽名下的一間別墅見面，寶寶獨自駕車赴約。

「……要立足要得權，單靠我們兩母子是不行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借助黑社會，他們幫了我們不少忙，對排除異己記下一功，但是，他們也提出要求，要利用我們米家的貨輪運毒到各地去……」

「米勒是被迫的，不是自願的？」

「最初是無可奈何，但利潤實在太吸引，後來米勒也加入了……原來警方半年前已經開始注意米勒，祇是苦無証據。你還記得那次打架，亞治有個兄弟被捕吧？不是律師好緩刑不用坐牢，原來他已做了控方証人，就憑他，星期五晚警方把黑貨截獲，天亮就把米勒拘捕。」

「他眞的走私販毒？販毒不好，害人一生。」

「米勒也知道罪大惡極，所以他無面目見你，更怕連累你，他托我跟你說聲對不起。」

「馬圖斯說得對，惹上黑社會，遲早禍上身。」

「還有那位馬圖斯，米勒請我轉告你，他撒了謊。其實，馬圖斯是個正義、孝順、學

問好的青年，他希望你繼續請他回來保護你，因爲米勒再不能、也沒資格保護你了。至於貝度，他也不太可靠，你自己要小心。」

「這些問題，我自己會決定。米媽媽，你以後的日子……？」

「老太爺知道米勒的事，很傷心又很生氣，把我趕了出來。」米媽媽淚下如雨：「我有許多錢，但沒有兒子在身邊，我……啊，對了，你不是一直問米勒，爲什麼你衹打白居理兩下，他的腿就斷了？」

「是的，我一直弄不明白，我打第一下，可能用力輕，他叫一下沒倒下。當時米勒和亞治一班人起哄，叫用力打……我便兩手用力一揮，白居理慘叫倒地，暈倒前還指住我和米勒、亞治喊復仇。我衹不過用棒球棒打他那麼一下……我們都以爲他誇張，但幾天後米勒接到警告信，說他的腿眞的斷了，要找我們三個人算賬！」

「那不是一條普通的棒，是黑社會的人用的乾坤棒，你用力揮時，藏在棒內的鐵釘便會凸出來，無數釘子插進去，白居理的腿怎能不斷？」

「啊！原來如此，米勒爲甚麼要這樣陷害我？」寶寶又驚又怒。

「米勒是討你歡心，想給你一個意外，讓你嘗試新武器，但後來見你爲白居理擔心不

安，就不敢把眞相告訴你，怕你不會原諒他……」

寶寶對米勒的好感全失，也不會原諒他。雖然他坦白一切，米媽媽又爲他求情，但她不能接受一個毒販。

她也沒聽他的話去找回馬圖斯，別人再不能擺佈她。

貝度代替了他的位置。

和貝度一起沒有激情，平淡如水，但正常安寧。午夜夢迴，夢到白居理被一排排鐵釘所傷，血肉模糊，她便嚇得全身冒冷汗。所以，她不能再忍受打打殺殺。

早在馬圖斯被斬傷，她爲他敷藥時，她已開始畏懼。

* * *

這幾天貝度神不守舍，寶寶問他是否有事發生，他馬上陪笑逗寶寶開心，寶寶就沒放在心上。

中午時分，胡家突然來了個腹大便便的女孩子，她是找寶寶而來，她告訴寶寶，她和貝度在外國留學時認識，後來跟他一起回來，貝度再會寶寶後，因寶寶男友甚多，當時他仍與她同居，大半年前提出分手，但她已有孕。十天前貝度給了她一大筆錢，要她離去，

但她不想要錢，祇想孩子有個父親，而她亦明白貝度負情忘義，反反覆覆，完全是因爲貝度愛上寶寶。她求寶寶把貝度還給她。

這件事令寶寶很丟臉，也心煩。雖然，她和貝度的確可以發展，甚至將來結成夫婦。但她並不是那麼愛貝度，也不是不能沒有他。既然如此，何必和個大肚子女人爭個貪新忘舊的男子？

她從小母死，又失父愛，已經是個受害者，她不希望再多一名孤兒，在沒有幸福的家庭中生長，以致憤世嫉俗，心存報復而危害社會。

她決定和貝度分手，永不再見。

人似乎輕鬆了，但又落寞了。

她不自覺來到馬圖斯的房間，打開門，還記得爲他穿衣、打扮、梳頭、包紮傷口、聊天、歡笑……

床上放着一大份禮物，桂姐也曾轉告馬圖斯的留言。

她撕開花紙，裏面原來就是他們那天逛公司，她曾抱入懷中的毛毛大笨狗。她點了點牠的鼻子，緊抱着，仍是那麼溫暖可愛。

牠脖子上掛着張咭：「你是個溫柔的女孩，應該有毛毛公仔。就讓我送你第一個。」寶寶把臉埋在牠的長毛裏。

前塵往事：仇視敵對、互不干休、日夜相依、溫馨送暖。點點滴滴，感慨無限……

她就這樣睡過去了，直至桂姐來請她吃晚飯。

晚飯她吃得少，沒有甚麼胃口，看看身旁的座位，空無一人。自從馬圖斯來了，雖然她目中無他，冷酷相待，但也總算有個伴兒。後來他們感情進展，有說有笑，這沉悶、冰冷之家，一度成爲樂土，如今一切俱往矣！她孤獨一人與影相伴，怎能不感觸嗟嘆？

「我開車到外面兜兜風。」

「時候不早了，小姐。」桂姐擔憂着。

「明天不用上學。」

她駕着保時捷當然又有感觸，胡大富已爲她訂了部法拉利，準備作爲她二十一歲生辰的禮物。

她漫無目的地開車，時間眞的不早，但她仍不想回家。

到卡拉OK去，許久未熱鬧一下，聽人家唱歌，或者自己上台高歌一曲，抒發心中的

鬱氣。

她果然來到開幕還不到一個月的卡拉ＯＫ，佈置得很有風格很豪華，她要了杯小香檳。

她發覺好幾位男士向她打量，甚至點頭、微笑……若在平時，她一定耍耍他們，給他們一記耳光，乘機鬧事，弄個天翻地覆。

今晚她對一切視若無睹。

她在聽歌，有些唱得不錯，有些如午夜鬼哭聲，她也沒噓，沒喝倒采。起哄要人多，她根本沒有這種心情。

喝過小香檳，不敢再多喝，又要了杯橙汁。

她想上台高歌一曲，但始終提不起興趣。

後來一對情人上台唱「心仍是冷」，男的如狼嗥叫，女的如鶴唳叫，聽得人毛孔豎立，寶寶本想把杯子擲向台上，終於也忍住了，還索性結賬逃避。

她等車來，上了跑車，便開車回家睡覺。

她開車從不懂提高警惕、觀前顧後，祇是一個勁的開，餘事不理。

根本不用她操心嘛！不是有男朋友加跟班或司機，就是貼身保鏢。

她祇管向前駛，突然一部房車在她車前停下，她本來不想生事，也忍不住响號角。

一個男人下車過來：「對不起！小姐，我們的車子突然壞了……」

她還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車門已被那男人打開，她這才想起，她開車從不上鎖。

「你車子壞了關我甚麼事？我又不會修車。好，我開倒後車，由另一條車行線開走。」

「不用啦。」第二個男人由另一邊開車門上車：「我們是來借點飯錢，拿了馬上便走。」

「喂！你爲甚麼翻我的手袋？」

「打劫呀！」第一個男人也上了車，把寶寶迫在中間。

「亞C，她祇有幾百塊和一張金咭。」

「幾百塊有屁用！上夜街起碼帶三、五千。看看她的手錶，名牌，值好幾萬。戒指也沒有？項鍊，嘩！鑽石墜子，最少值十幾萬……亞D，喂！你看，不但跑車漂亮，人更漂亮，嘩！皮膚很滑，勁。」

「你們拿了東西馬上給我滾，別毛手毛脚，拿開你們的賊手……」

寶寶又踢又打，她不怕賊，不怕東西被掠，就受不了這些野賤之徒。

「這妞好兇，嬌滴滴都力大無窮。」

「這樣才夠味道，越野越辣，我越興奮，我一直想找這類型，總算讓我找到了。亞D，你要錢，我要她，你替我先擺平她……」

「有錢還怕沒有女人？這兒不安全……」

「財天天發，這種蠻妞萬中無一，我今天非要她不可……」亞C把身伏過去吻寶寶……寶寶一面抓他一面咬他的嘴唇。

「嘩！」他用舌舔嘴邊的血，寶寶怎樣抓他，他都不管，兩手向她胸前襲擊，又扯她的衣服：「拿把刀來！」他終於把寶寶的衣服割開。

「椅子按下可以當床！」衣服扔掉，亞D看見寶寶的晶瑩肉體，淫念頓起。

「你還不趕快把椅子按下？好！我壓着她的腿，你按她的手。我的皮全破了，你別一味摸呀！哎，她咬死我啦！」

亞D用刀一挑，寶寶的胸圍一分爲二：「天，我從未見過如此新鮮細嫩的肉體，我雖祇劫財不劫色，但今天却要破戒了。」

寶寶開始驚慌。劫匪她不怕，劫財也不怕，但辛辛苦苦保存了二十一年的貞潔身體，

哪容許這兩個淫賊侵佔？

她又咬又抓又踢，拚盡全身之力。

「我們倒不如把她的衣服脫光，先欣賞夠了，才……嘿！……」

「好！有錢就有女人，那回事不重要。看頂級肉體，機會難逢，開了汽車的燈……」

「這兒雖然靜，但並不安全。呀！她抓了我一塊皮……」

「三、四點，哪還有車輛經過！有也是同道中人……脫掉她的牛仔褲……她動個不停，怎能脫？用刀……」

「不可！褲子窄，刀容易割傷她雪白的腿，那就不好看。慢慢來……看戲要有耐性，嘻……」

「不要，不要，我給你們一百萬、一千萬，不要，停手……嗚……馬圖斯，救我，馬圖斯，救我……救命，救命，馬圖斯，救我……」

「她叫聲這麼大，快制止她……」

有硬物在寶寶頭上一敲，寶寶終於暈過去了。

*　　*　　*

「馬圖斯，救我……」寶寶由床上跳起來，一臉的汗，她看看四周，看見桂姐又看見胡大富。

「爹，我完了？」

「沒事，沒事，」桂姐和胡大富都爲她抹汗：「你祇是被硬物撞了頭，但頭沒事，也沒受傷，就是嚇着。」

「我不是說這些，我是說，我……」

「啊！你媽咪有靈，眞是謝天謝地。那些禽獸把你的衣服脫……光，剛巧兩名當值CID，由附近另一宗出事現場開車回警署，發現兩部車停在路上，你那輛跑車還開亮了燈，他們便開車前去一看，可能車聲驚動劫匪，他們忙上另一車逃去，是兩位亞SIR把你送來醫院。」

「我不管這些。」寶寶掹床：「我有沒有被他們……」

「沒有！醫生檢驗過，我們會有証明書，」胡大富很開心：「你還是好女孩。」

寶寶終於放下心頭大石：「我們回家去。」

「醫生要你休息一天，我們還要等報告。就住一天，反正明天是公衆假期。」

寶寶躺下，沒說話。

「你剛才昏迷不醒時，一直叫着圖斯，要不要通知他來見你？」

「不要。」讓馬圖斯看見她現在這副淪落相，不笑死才怪。

「其實，圖斯仍很關心你，他會保護你，有他，根本不會發生今晚的事。」

「若我想知道有關他的事，自然會問你……」

有警方人員來問口供，寶寶又驚又怕：「會不會把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還有我的相片……我以後怎樣見人？我不敢再回大學，沒臉再見朋友。」

「……你不要激動，你是受害人，又不是劫匪，你受到警方的保護，一切保密。落口供是例行公事，而且亦是保護你和緝拿罪犯的最好資料，你和警方合作就行了。」

警務人員紀錄一切後，對寶寶說：「由於匪徒來不及侵犯你，我們就以搶劫傷人案處理。小姐，我們有個忠告：香港治安不算太好，雖然保護市民是警方的責任，但限於警方人手略有不足，我們未必保證六百萬人口二十四小時都很安全。爲了你本身的安全，盡可能少出夜街，偶然遣興也無妨，但最好有男性朋友作伴，因爲那些匪徒最喜歡向年輕單身夜歸女士下手，今晚發生的事，對一個女孩子來說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但下一次未必有同

樣好運……」

寶寶尷尬、羞慚、痛苦，巴不得一頭撞死。

到底有多少個人見過她光溜溜的身體？

4

寶寶下了課就回家，連三個好同學，在潛意識中她都逃避。

胡大富每天一下了班就回家陪寶寶吃飯，有時也聊聊天。

這天，就說到馬圖斯。

「對圖斯我一直覺得很不公平，他和我們同住同吃，是爲了接近你，貼身保護你。認世交甚麼的，都是爲了你好。至於說及她母親和你媽咪是多年同學和結義姐妹，是因爲我知道你和米勒痛恨他，他受傷後，我怕有一天你由米勒擺佈，要了他的命。於是，我便編了個故事來騙你。但圖斯由頭到尾都不知道這件事，要罰，你應該罰老爹，他眞是含寃莫白。」

「但他眞的拿了你一大筆錢？」

「那些錢，不是他享用，如果不是做個孝順兒子，他也不會來我們家受氣。」

「孝順兒子？」寶寶記得，米媽媽也轉達過米勒的話，說馬圖斯是個心地善良又孝順的

好青年。

「這孩子可憐，也難得。她母親是澳洲土生，他爸爸到澳洲唸醫科，學成之後便成婚。一年後他母親懷孕，十分開心，一直盼望有個女兒，連名字都取好了，叫圖斯，意思是，斯人如圖畫般的美。結果生下兒子，馬太太十分失望，連兒子都不願多看一眼，圖斯在完全沒有母愛的日子裏生長。」

「他父親也不愛他嗎？」

「愛！祇是他畏妻如虎，祇能偷偷的愛兒子，塞給他一點錢，環境好，衣、食、住當然不成問題，但人生在世上，不單祇爲了華屋美食。而表面上、行動上，他父母是一致的。」

「馬圖斯其實也很可憐，甚至比我們一班人還要慘。」寶寶嘆口氣：「後來呢？他不是有兩個妹妹嗎？」

「馬太太終於連生兩女，達到她的願望。兩位千金受盡父母的嬌縱寵愛，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圖斯在家中的地位就更加下降，而且，除了受母親冷待，還被兩個妹妹欺負。」

「他比我更可憐，早知道他那麼苦命，我就不會為難他，待他好一點。他經常打架，是不是受委屈太多，心理不平衡？」

「誰說他常打架？」

「米勒，他說馬圖斯常打架，所以功夫才那麼好。他眞是好棒，一個人對付五個黑社會打手，把他們打得抱頭竄遁。內心鬱結太多，打打架散散悶是好事，又可鍛鍊身手，不然他怎會那麼出色？」

「馬圖斯在澳洲時，鄰居住了個混血老頭，他年輕時喜歡到處流浪，到處學功夫，尤其醉心中國武術，此外，空手道、泰拳、劍擊都下過功夫。年紀大了，留居澳洲，收了些門徒。馬圖斯自小沒人關心，便常到鄰家玩玩，也學人舞手動足，混血老頭見他聰明過人，愛他如子，就教他各種武功。馬圖斯三歲半便開始學武，一直不停學了五年。」

「為甚麼不學下去？」寶寶越聽越有興趣，索性關掉電視機，桂姐也送上消夜。

「馬太太要丈夫回香港賺錢，醫生在香港掛牌行醫最容易發達。馬圖斯祇好別過恩師，不過他來港後仍然不停練武，又參加學校的武術班，還到武館正式學過鷹爪功。」

「他因為練功，無心向學？」

「怎會？他年年考第一，他拿獎學金唸中學、大學……」

「爹！你別說他在香港大學唸藥劑？」

「他是呀！他在香港大學四年了，去年畢業，便利用獎學金考了個藥劑師牌回來。」

「噢！」寶寶拍一下頭：「怪不得他教我做的功課都拿A，怪不得他對大學情況那麼熟識，他爲甚麼不說？不夠坦白！」

「他第一天來上班，你已經認定他是下等人，沒學問，叫他怎樣說？其實他是名醫之子，出身好、有學問，比你那些觀音兵還高一級呢！」

「其實他外表斯斯文文，和其他保鏢不同，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做保鏢的條件：高大、強壯、武功又好。爹！他怎會那麼醉心學武？」

「他從小受家庭忽視，混血老頭對他影响很大，課餘有空閒時間，他既然沒有家庭樂，自然不會留在家裏。但他又不是PLAYBOY，既不愛聲色犬馬、又不多追女孩子。閒着便學武，反正有益身心健康。」

「他眞的沒有交過女朋友？他雖然不太英俊出衆，不是那種白馬王子，但他功課好、武功好，女孩子多半愛英雄。」

「亞奇說，自從他唸中學，已經有不少女孩子愛慕他，美人愛英雄。他常代表學校、拿獎，獎杯、獎狀不盡，但他一向抗拒女孩子，大概是因爲家中兩個刁蠻妹妹影响至深。」

「是的！他對女孩子的確很抗拒，朱迪喜歡他，他不肯接受，我因此恨他。就算我對他好，他初期也抗拒。爹！他既然沒有不良嗜好又不追求女孩子，爲甚麼突然要三十二萬？」

「爲他母親。」

「他母親？他母親不是對他不好嗎？」

「所以我說這孩子孝順、難得。唉！這又是另一個故事。」父女吃過消夜，胡大富又說：「你要睡覺了？」

「不！我要聽下去，頂多不睡覺。爹，說呀！」

「馬太太因爲政治因素，一定要移民，但她嫌澳洲太悶，太靜，這一次的移民地點是美國。馬醫生雖然在香港吃香，但到美國行醫就不是這回事。馬太太爲了繼續過其香港式豪華生活，除買了一間豪華大屋自住，又買了一間又一間房子，準備馬醫生萬一收入差的

時候，她也可以收房租維持豪華生活。但這麼一買過了頭，欠下銀行七十萬，當時，手中物業，連居住着的大屋也賣掉，又趕着要到美國報到，但因欠錢起不了行。於是一家人籌款，父親的名廠鑽錶十二萬；圖斯多年零用儲蓄、獎金甚麼的七萬多……其實她兩個妹子的錢箱裡，有不少不同類金幣，但她們各自抱着不肯放。馬太太氣得哭了，那時候才知道兒子好。但無論怎樣還欠三十萬，這時，亞奇實在捱不住我們這份工作，而圖斯又等着三十萬助他一家移民，願意來我家當貼身保鏢，我當時很坦心自居理來找你報仇，極等人用，見他功夫好，獎狀一叠，人斯文有學問，便答應聘請他，十個月為期。」

「那三十萬眞的給了他母親？」

「沒有那筆錢，他一家人走不了。」

「他以德報怨，不記恨又孝順，他父母仍不帶他移民？」

「留下來是圖斯自己的意思。他不是不要家庭，是想留下來為香港多做幾年事，人人走掉，會把香港弄垮。」

「十個月，他每月祇有二千元零用，眞可憐。其實，他不應該幫他媽媽，她根本不愛他，他怎能這樣偉大？」寶寶為圖斯不值，亦很擔心他：「他找到工了吧？」

「他一早找到，但因爲要賺三十萬，所以把工作推掉，但那機構非常賞識他，願意等他，他六月底就去上班。」

「爲甚麼不馬上上班？他母親連祖居都賣了，他每月才祇有兩千元，夠錢維持衣食住？」

「他說，他要遵守合約，和我簽的合約一天有效，他一天仍受聘於我，不能在外做事賺錢，否則他拿了我三十二萬便有愧於心。」

「這傻蛋！他吃西北風？他在哪？」

「窩在亞奇家中。寶寶，我們叫圖斯回來好不好？」

寶寶想一想，搖頭：「那天我一時衝動，把他趕走，沒理由再請他回來。況且，我再也不需要保鏢。」

「但合約訂明，十個月內我供應他食住及一切開銷零用，他守約，我沒理由不守信用。」

「等一個適當的時間才叫他回來，但身份不是賓主，是朋友。」

「好呀！就等你二十一歲生日。」

「太明顯不好，讓我想想……」

＊　　＊　　＊

「爹，最近怎麼每晚回來吃飯？」

「陪你呀！你一個人在家寂寞。」

「不用賺錢嗎？」

「錢當然要賺，工作的酬勞，但女兒比錢更重要，白天勤奮些，公事應酬放到午餐去。」

「爹！媽咪以前也很寂寞的。」

「我知道。你媽咪的死，我負百分之八十責任，她也要負擔百分之二十。」胡大富見女兒沒有强烈反應，才敢說下去：「你媽咪從小內向，好靜，她因爲考不上大學，鬱鬱下嫁給我。結婚初期日子快樂，她產下你後，又患了產後憂鬱症，每天就是看書冥想，通常一星期不說一句話，連陪我看場電影都不肯，老說放心不下你，但你有護士、保姆、傭人照顧，偶然離開一下不會發生問題，但她寧可在花園亭子看書一日一夜……我想，反正在家寂寞難過，倒不如出外多賺點錢，所以你母去世時我竟然還在外國，那是大錯特錯，亦令

我終生遺憾。」

「對我呢？媽咪死了，你爲甚麼不要我，把我交給大姨母？」

「寃枉啊！根本我很愛你媽咪，更疼你，妻子去世，你就是我的命根。當時，你大姨母以我妻死孩子無人照顧爲理由與我們打官司爭取你的撫養權，我不幸敗訴，但全部文件我保留在保險箱，你隨時可以查看。你大姨母帶走你，還把你母親不少紀念品帶走，我好困難才搶回你媽咪兩張相片。」

「我跟着大姨母好慘，天天對我說天下男兒皆可殺。不准我穿女孩子衣服，不准我玩洋娃娃、不准我和男性說話，我在日本像啞巴，那些日本女孩又欺負我。當時我好恨你，因爲大姨母說你害死媽咪，又抛棄我。」

「她自從失戀後就心理不正常，精神有病，你也知道。」

「大姨去世後，把我送回來，可是不多久你就抛下我去了外國公幹。你愛我爲甚麼扔下我，甚至逃避我？那一年，我更恨你，我對自己說過，一定要爲媽咪和自己向你復仇。」

「寶寶啊！由這件事就知道爹爹爲你犧牲多大了。」

「你都不理我了，還說爲我犧牲？」

「就是心裏祇有一個女兒，才犧牲了個紅顏知己。還記得蘇菲亞阿姨嗎？」

「記得，她是爹的高級秘書，我由大姨母家回來，她還升了行政經理，你到外國那一年的初期，她天天來，跟我說這說那……也祇有她來陪陪我，後來她也失踪了。她怎樣？」

「蘇菲亞十分能幹，是我的好助手，你媽咪去世，我打官司失敗，你被大姨母帶走。唉！那段日子我很消沉，很痛苦，幸得蘇菲亞開解陪伴，可能接觸多了，人有感情，而且無論公事上或私人生活上，我對她都有依賴，再加上我了解你大姨母的性格，他把你搶去是不會歸還我的了，一個人孤獨寂寞，下半生怎樣過？因此，在蘇菲亞多方面示愛後，我決定和她結婚。然而要去婚姻註册處登記的當天，便接到你大姨母去世的死訊，我馬上接你回家。一旦得到你，我就不想再結婚。」

「爲甚麼？」

「你母親早死，你大姨母生性孤僻，你從來沒有好日子過，若爲你找個繼母又刻薄你，你一生苦命。爲了你的幸福，我決定一生不結婚，父女相依一生算了。」

寶寶很感動，反而不安：「蘇菲亞阿姨不好嗎？」

「當時好。但不怕一萬，最怕萬一，如她妒忌我寵愛你，或她生了自己的骨肉就排擠你，那怎麼辦？而那時候她又天天催我去登記結婚，催得緊，我便一走了之。那一年到處視察業務，她曾追踪而至，我馬上飛奔機場避走，唉！眞是有苦說不出，你還恨我，苦上加苦……」

「爹，對不起，我還是第一次知道你這麼愛我，爲我犧牲這麼大，我還故意做壞事，好使你天天心驚膽跳，寢食不安，我眞是很不孝。」寶寶倒進父親懷裏：「爹！你懲罰我！我活該！」

「爹怎捨得？」胡大富輕撫女兒秀髮，十多年來，父女首次親近。

「我不會再做壞事，我會好好唸書，好好孝順你，做個乖女兒。」

「這就好。咳！這就好。」

「蘇菲亞阿姨怎樣了？」

「她結婚了，移民到英國去，生下兩個孩子，他丈夫是我公司的一個高級職員，我鼓勵他追求她。」

「好讓自己脫身？」

「小鬼！」胡大富拍拍女兒的臉：「現在好了，父女團聚，從此一家融洽快樂，現在欠的祇是一位嬌婿。」

「唔！有爹爹就滿足了，別拉甚麼外人。」

「女皇帝，你眞是，沒有女婿就沒有孫兒。我是一心想抱孫子呀！」

「爹……」

* * *

寶寶今天最後一天考試，她和父親約好，一下課便到公司接胡大富，然後去吃一大餐。

安叔送寶寶到胡大富寫字樓大廈側門。

寶寶下車後，見時間尙早，怕影响父親工作，便到附近逛逛。

鄰近有大型商場，寶寶想替父親買些新款眞絲領帶。

由店子出來，高級店鋪的四周淸淸靜靜，突然一個男人撞過來，寶寶嚇了一跳：

「喂！你……」

「別說話！槍嘴正指住你的腰。」

「要錢是不是?」她感到硬物壓住她的腰。

「不想死就合作，不准說話，叫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

寶寶惘然目定，弄不清楚對方想幹甚麼，大白天又在最旺的中環，不會搶劫强姦吧?

她已被推上一部早已準備好的汽車。

車內除了司機，後面坐了兩個男人，寶寶被推到中間，很快，她被蒙眼、綁手。

「你們這班淫賊快放手!」

「貼着她的嘴，推她伏下。」剛才用槍押他的男人下命令。

好長的一條路，寶寶被壓着，脖子都僵了。

寶寶心想，這一次大概逃不了，祇是想不到竟然在大白天。

車子終於停下了，寶寶被推下車，並被解開蒙眼的布和貼嘴的紙。

寶寶睜開眼，馬上又閉上。「走呀!」她被人推了一把。

那是一間荒廢的別墅，草都生上了牆，大鐵門站了個人，屋子木門敞開，也有兩人把守，裏面是空洞的大廳，幾張木椅坐了幾個人。

司機和按住她的兩個人留在外面，那個穿紅色運動衣、押她上車的男子推開一扇門，

牽她進去，又把門關上。

裏面和外面完全不同，雖然傢具不多，但十分乾淨。

這內廳祇有一個男孩子，斯文、貴氣，皮膚白晰，穿一件時下流行的花襯衣，黑絲絨背心，黑色馬褲、黑麖皮中靴。

他坐在一張旋轉椅上，旋兩旋：「嗨！胡寶寶，你還是那樣漂亮。」

「你……」這男孩子竟認識她？

「嘿！大概你害人無數，連我白居理都忘記得一乾二淨。」

「白居理？你們一家不是移民去了瑞士嗎？」寶寶可慌張了，一大羣男人，原來是尋仇來的。

「你以為我一去不回，安心啦！但你忘了，我說過一定會找你和米勒。可惜，他坐牢去了，你還認得我白居理嗎？」

「我就祇打傷過你一個人。」

「眞賞面！夠運。」他冷笑站起來。

「你的腿子好了，謝謝天。你的腿沒事吧？」寶寶開心得幾乎下淚。

「所以我沒買殺手殺死你。不過你別開心，仇始終要報，這幾個月，我由瑞士去德國，由德國去美國，由美國到瑞典，又由瑞典回瑞士，手術超過十次，我痛苦得曾經自殺……我所受的痛苦，你根本無法想像。」白居理聲音都啞了，其痛傷可想而知。

「過去我做過很多壞事、錯事，雖然，我絕對並非存心把你的腿打斷，我也是受人蒙騙，但無論如何，我對你所做的行爲是錯的，做錯事要受懲罰，你既然把我捉來了，任憑發落。」

「我的要求不會過份，我祇想你親自嘗試我斷腿之苦，我要的是你一雙腿。小李。」穿紅衣的小李拿了一支滿是鐵釘的棒球棍出來。

「不！當天我打你祇是一根普通的棒球棍，我根本不知道內有鐵釘。這件事米勒願意承擔，你可以去監牢找他。」

「你不是又兇又狠又威風？我以爲你敢作敢爲，誰知道你膽小如鼠還要嫁禍他人？」白居理邊說邊舉起棒：「我也祇會打你一次輕、一次重，很公平。」

「不！白居理，若你一定要打斷我的腿，我求你殺死我，」寶寶拔腿跑：「你用刀，枱上還有柄槍，你一槍殺死我。因爲，我知道我忍不住痛，我會受不住，我也會自殺，倒不

如你殺死我。白居理，我還你一條命，你殺死我……」

正當寶寶團團走時，突然外面傳來打鬥聲，三個人都聽到。

「小李把她先綁在椅上，出外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白居理把椅子一旋，椅背向門外，並順手抽出一方手帕，塞進寶寶嘴裏。

很快，小李奔進來：「少爺……我們的人幾乎倒下，他……快進來了……」

「你爲甚麼不去幫忙？」

「我要保護少爺……」

「嘿！」白居理把枱上的槍拿在手裏。

「白先生，」外面靜下來，却傳來聲音：「我是來拜會你的，請開門。」

「少爺，提防有詐。」小李拿起釘子棒球棒。

「你沒聽他大着嗓門喊拜會嗎？去開門，自己當心。」

小李戰戰兢兢開了門就退回來。

這時走進一個高大豪邁的青年。

「你爲甚麼進來把我的朋友全部殺死？」

「殺死？白先生，不計算這位先生在內，外面你有九位朋友，我獨自一個人，又沒有武器，怎能殺死九個人？」

「你沒有同黨？」白居理不敢想像。

「我一個！順便請你這位朋友看看我身上有沒有武器。」

白居理向小李打個眼色，手槍直指對方。

小李搖搖頭：「少爺，甚麼都沒找着。」

「白先生，我是專誠來拜會你的，我亦曾請求貴友引見，但他們不肯，並動起手來，我是被迫自衞。又爲了表示我的誠意和尊重，我祇是打暈他們，把他們綁起，交手擦傷難免，但我敢擔保沒有一個重傷，連骨傷都沒有，不信，白先生請那位先生去看看。」

白居理向小李點點頭。

健碩青年身一移，白居理已看見兩堆人，每堆三個綁在一起。

「少爺，他們全都祇是皮外傷。」

「屋外還有三位朋友，用對講機或手提電話聯絡一下。」

白居理左手拿起手提電話：「肥福，你們三個怎樣……也是三個人綁……唔！好！沒

事……啊！剛才那位先生是不是要求見我？單獨一人……好！我明白了。」

白居理放下電話，馬上展示歡容：「對不起，我的朋友太沒有禮貌，用拳頭招呼客人，小李端椅，請坐！」

雙方坐下來，小李也放下木棒。

「先生貴姓？」

「馬圖斯。」

「馬先生，這兒簡陋，喝罐啤酒。」白居理拋給他一隻罐：「我們好像沒見過，不知道找我有何貴幹？」

「請求你讓我帶胡寶寶小姐離去。」

「胡寶寶？你是她甚麼人？」

「保鏢，貼身保鏢。」

「你身手這麼好，單人匹馬、赤手空拳可以打敗我九位朋友，若你是她貼身保鏢，我們根本沒辦法接近胡寶寶。而且，據我所知，她已兩個多月沒請保鏢。」

「她最近已經變好，專心學業，她不單祇沒去夜街，連晚間電影亦少看，所以我不必

跟隨左右，但我始終是她的貼身保鏢，我對她的安全有責任。」

「我今天請她來，是爲了報復，當天事發後我發過誓的，等我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把她的腿敲斷後，馬上交還給你。」

「白先生，求你千萬不可，那會令她生不如死。你大人有大量，饒她一次。」

「她自己也表示熬不住苦，要求我一槍打死她，我還沒有決定應該怎樣做。」

「白先生，過去胡小姐因爲缺乏家庭溫暖，因此心理不平衡，再加上誤交損友，的確做過許多令人難堪的事。不過，如今她已知錯，求你給她一個機會。況且，你殺了她，也補償不了你所受的痛苦，更何況吉人天相，你已完全康復。」

「她是否改過自新，我不管，我不是懲教署長。我也不是大人，我小心眼又記恨，有仇必報。你知道她當時怎樣對我？我承認由於她貌美如花，我對她一見鍾情，我除了主動結識她，還送了她一束玫瑰花，她就當衆摑了我一個巴掌，我沒有怪她，女人打男人是小事。但跟着米勒約我第二晚到廢車場打鬥，我還念着她，帶一班朋友去赴約，結果我們被打敗，米勒要我爬地扮狗叫，我不肯，她便接過米勒交給她的棒。她打第一下，我是心慌，但並不怎樣痛，當時米勒他們起哄喊她打，她果然兇性大發，當釘插入去時，我痛得

暈倒，她把釘抽起，我又痛醒過來……我說過一定要報仇。」

「胡小姐用棒打你是肯定不對，但那根棒若不是內藏釘子，打兩下你的腿不會斷，傷是難免。那根內藏機關的棒肯定不是胡小姐的，她鬧事、脾氣差，但也祇不過是個普通人，普通人怎會有那樣的棒。米勒因運毒、販毒坐牢，你知道；他和黑社會打交道，你應該也知道。所以，那根棒是米勒的。」

「胡寶寶也知道並樂意使用。」

「她不知道。叫她打人、踢人甚麼的，她決不會手下留情，但叫她傷人，打斷你兩條腿，她不會這樣做。你不是說她打你第一下不覺得痛？原因在此：一、棒內有釘，自然比普通棒重，她沒有心理準備。二、她祇想鬧事不是想殺你。你又聽到米勒他們起哄叫胡小姐用力，她玩得性起，拚盡力，釘子出來了，致命一棒，你雙腿斷了。這件事，米勒已向胡小姐道歉，他說因爲太愛胡小姐，妒忌你追求她，所以借胡小姐的手把你弄殘。你要報仇應該找兩個，而米勒才是主謀。」

「我不會帶着幾年仇恨，等他出獄復仇，我既然已經把胡寶寶找來，兩個人的賬都算在她身上。畢竟，米勒已受到法律懲罰，胡寶寶也算是同謀，並且是執行者。」

「兩人做事一人當，不公平。」

「我在的士高跟踪她，喜歡她，向她送束花，她就打斷我的腿，難道這就公平？好了，馬先生，我辦了正事才和你聊天。」

「不，不，白先生，我有一個提議。」

「有甚麼好意見，請說。」

「你捉胡小姐回來，是要她知道痛苦的滋味，這個苦，由我來負。唔！在我身上開一槍。」

「嘎！」白居理訝然：「當貼身保鏢眞要賠命？你是我見過的最好、最忠心、最有責任感的保鏢，令我肅然起敬。不過，我下不了手傷你。」

「我自己開槍打自己，那比你開槍好。因爲你可能不小心殺了我，或眞的打斷我的腿，我自己知道該往哪兒開槍，不致於殘廢。」

「馬先生，你想把我的槍騙走？我不是那麼笨吧？」

「你不信任我，難怪。噢！我記起來了，爲你守大鐵門的朋友懷中有槍，祇是他來不及拔出來已經被我打倒。我去拿槍，我保証子彈一定穿過肌肉，不會是擦傷表皮那麼簡

單，我去拿槍……」

椅子動得很厲害，幾乎翻後。

「你有話說？好。」白居理把椅子一轉，馬圖斯看胡寶寶，她沒任何傷痕，祇是一雙眼充滿淚水。

白居理把寶寶口中的手帕拿出來。

寶寶咽一下，叫着：「馬圖斯！你不能那樣做，你沒有理由、沒有義務傷害自己。」

「我到來不是打架，是來解決問題帶你走。這是唯一的辦法。」

「不！我不容許你這樣做，」寶寶仰頭哀求白居理：「我惡貫滿盈，危害人類社會，求你一槍殺死我，求你幫個忙！」

「白居理，你不能開槍殺死她，人誰無過？她罪不至死。」

「哈！你們兩個很有趣，一個願意爲對方捱一槍，一個爲對方求死，倒把我弄得糊塗了，但我不再拖下去，要作出決定。」

「寶寶，你不用怕，我自己開槍，或許會流許多血，痛苦一段時間，但不會傷殘，更不會死。白先生算是給了人情，我馬上去取槍……」

「不准去！」寶寶大喝一聲，拚命搖動全身：「你不殺我，我一頭撞死。事情解決了不再傷及無辜……」

眼看椅子仆下，白居理忙拉住她，小李也過去把情緒激動的寶寶按住。

「馬先生，還有沒有其他辦法？」白居理吐口氣，態度軟了。

「我今天來，原本想解除白先生對胡小姐的仇怨，然後救她出去，但你手上有槍，若我在救胡小姐的過程中，不愼弄傷了白先生的皮毛，那豈非宿怨未了又添新仇？」

白居理掩着嘴想一下，看看馬圖斯又看看胡寶寶，胡寶寶長髮披散，淚人一個，他嘆口氣說：「這樣吧，我們這兒有兩個人，我手上又有槍，若你仍然能把胡寶寶救走，我也心服口服。」

「你是說，縱然我有錯失，你也不會再向胡小姐報復？」

「報復是很痛苦的，我也想解放自己，愉快生活。不過我爲了保護自己，我可能也會開槍，但不會打死或打傷你們，總之盡量避免。」

「白先生，你保證！」

「你和胡寶寶一踏出這間屋子，我和胡寶寶的恩恩怨怨就一筆勾銷，我白居理是言出

必行的人。小李，過去！胡寶寶，你安份坐好，這件事由馬先生一手辦理，你不得參加或意圖不軌，我們隨時開始……」

馬圖斯把釘棒踢開時，小李一頭撞向馬圖斯腹部，馬圖斯速退數步，小李再撲過去，馬圖斯同時站定，雙手夾向小李腰部，把他的身體旋轉，旋轉、雙腿在半空飛。白居理看得眼花，馬圖斯把小李的身體拍向牆上，與此同時，他手按腹部，拉出一條金屬軟帶，飛向白居理的左手。

「呀！」白居理的槍應聲墮地。

馬圖斯飛過去，拾起槍，退出子彈，把子彈扔進水壺內，手槍擱在屋樑上，然後去看白居理，握他的左手：「痛不痛？痛不痛？謝謝天，手骨沒斷，手槍擱在屋樑，當時我祇用了三分力，但眼界還是不大好，傷了手皮。」

馬圖斯隨即去解開寶寶，把白居理扶坐在椅上：「對不起，白先生。」

他收起帶子套回腰上。

「原來你有腰套帶？」

「這是保命的，平時不用，因爲小李快倒地時我看出你想開槍。」

「你眼明手快，我潛意識覺得要開槍了。好身手！」

馬圖斯一手拖住寶寶，一面過去搖醒小李：「喂！快去照顧你少爺……他沒事，少了一塊皮，爲他止血。白先生，我們走了，謝謝。」

「馬先生！」白居理把他叫住。

「不是說好，你和胡小姐之間的恩怨從此一筆勾銷嗎？」馬圖斯停下來。

「我以前曾經認識過胡寶寶小姐嗎？她是誰？」白居理爽朗地笑：「你的爲人、心腸、舉止、身手、反應和智慧，我十分佩服。馬圖斯，我們可以交個朋友嗎？」

「不勝榮幸。」

「接住啦！」白居理飛來一張白咭，原來是張咭片：「打電話給我，我們去喝酒聊天。」

「應該由我請客，」寶寶說：「好向白先生賠罪。」

「這是純男性約會。」

「我已經是改邪歸正的好女孩。」

「好女孩就別喝酒。馬圖斯，希望很快再見你，兩位，拜拜，不送了。」

* * *

寶寶回到車上，才總算鬆了一口氣。

「你怎會及時來救我的？」

「自從你那一次遇上劫匪，幾乎……我每天都在保護你。而且，胡先生因為太疼愛你及太擔心你，他也有叫我查探白居理，我知道他上星期突然由瑞士回來，自然更加倍小心。」

「爹爹沒告訴我白居理已回來。」

「我也沒告訴他，他知道一定很緊張，不准你出外或多請幾個人，這樣白居理不能下手，事情拖下去好麻煩。」

「你故意不設防，引白居理下手？」

「不錯！反正他總要報仇的。」

「聰明、機智、身手不凡，怪不得白居理那麼欣賞你。」寶寶突然撫他的左臂：「還痛不痛？好了沒有？」

「早好了。」馬圖斯舉了舉臂。

「我可以借用你兩個膊頭嗎？」寶寶把頭擱在他胸前：「唔！好舒服。」

「剛才有沒有嚇着？」

「嚇死！我是這樣想，今次逃不掉了，死定了，整個人都好像要軟下來，在等死。後來聽見你的聲音，我以爲做夢，又以爲死在另一個空間，我好開心，淚水都湧出來，那時白居理塞住我的口，我祇有在心裏叫你。」

「終於有人來救你了。」

「我沒想過可以逃得出去，他們十幾個人，又有槍。不過知道你了解我又關心我，死前又可以見你最後一面，心裏突然熱了起來，斯。」

「你叫我？」

「這兒除了你還有誰？傻蛋！」寶寶舉起手，拍拍他的臉：「我以前叫你馬圖斯，後來叫你圖斯，但爹爹也叫你圖斯，我不想和別人一樣叫你。斯！搬回家裏來和我們一起住吧！」

「嗯！差不多還有一個月，合約才滿。」

「甚麼合約？」

「那三十二萬的保鏢合約。」

「我不再要保護，誰說請你回家當保鏢？」
「我不是你表哥。」
「你不是。」
「我也不是你世兄。」
「也不是，但你是我學兄，我們同唸一間大學。」
「你把全校的男生請回家？」
「你是我的導師。」
「教授、講師、助教……全是你家貴賓？」
「你是我的恩人。」寶寶旋他襯衣的鈕扣：「今天若沒有你，我一定已經死了。」
「因爲報恩就請我回家住，我可不能接受。」
「我也不會用感情去報恩。你救了我，我頂多給你許多許多錢，向你叩頭，但感情決不輕付。」
「因爲感情所以請我回家住？我們之間，好像沒有甚麼感情。」
「也不是沒有，而且許多事情可以增加感情，你是我的學兄，教導我，剛才出生入死

救了我的命，還有，你送我第一個毛毛公仔。」

「所以你請我回去住一個月？」

「你怎會說一個月？」

「難道我說一輩子？」

「我就是要你住一輩子，樓下那間客房不好，搬上二樓，二樓有間大套房，漂亮多了。」

「我將來結婚、生子都住在你家裏？理由是我們有感情，但我的太太未必會答應。」

「你不是沒有女朋友嗎？」寶寶緊張地抓住他的襯衣：「最近認識的？誰？她是誰？」

「將來總有女朋友，不然的話，怎樣結婚生子？你別撕破我的襯衣。」

「有沒有想過你將來的女朋友是我？」

「沒有，不想沒可能的事。」

「我知道的，我以前任性、刁蠻、兇惡、野性。我是飛女、壞女孩，害己害人，所以你看不起我，不喜歡我。」

「你很惹人討厭，但也有討人喜歡的時候。」

「甚麼時候？」

「比如我受傷後你對我的關懷和照顧，而且你那時候人溫柔，又努力學習，不生事，就很討人喜歡。」

「我以後會更好更溫柔。我以後不穿性感衣服，甚麼都依你。」

「你穿性感的衣服很好看。我不喜歡千依百順、沒有男人就不能生存的女孩子。適當地溫柔最好，男人都喜歡保護、疼愛自己的女人。不過，我們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說……」她停了手，垂下頭：「我喜歡你呢？」

「喜歡我？我在你生命中排第幾位？」他把她的散亂頭髮弄好。

「排第一。」

「撒謊！排第一的是你媽咪。」

「媽咪死去了，我怎能再去愛她？祇能尊敬她、懷念她。現在我最喜歡的人，第一是你，第二是爹爹。」

「他才排第二？他知道了一定很傷心。」

「他開心死，以前我恨他，根本心裏沒有他。如今讓他排第二，他會很感動。你呢？

你還要說不可能？」

「但是保鏢是個粗人，哪有千金小姐嫁給個保鏢？」

「怎麼沒有？有史以來，外國不少公主下嫁自己的保鏢。況且你又不是普通保鏢，你是醫生之子，家庭背境好，又是藥劑師，學問好，前途好，爲甚麼不可以？」寶寶搥他的胸：「不喜歡我，爲甚麼送我毛毛狗？」

「我還買了那水晶火車頭送給你做生日禮物。」

「眞的？你哪有這麼多錢？那火車頭要一萬二，你替母親還了錢，每月零用祇有二千元。」

「我在你家根本沒機會花甚麼錢。總之無論多省，也要買那份禮物，你一定喜歡。」

「你仍然記得我的生日？」

「一淸二楚。」

「你還說不喜歡我？」寶寶捏他，撒嬌。

「我沒說不喜歡你。那次你被……你昏迷時喊着我的名字，胡先生通知我，我在房門外看你，你面色蒼白，面有傷痕，我好心痛。」

「斯！」寶寶仰起臉，雙手攬住他的脖子：「為甚麼不來看我？我好想你。」

「但，你說暫時不想見我。」

「我作狀，扮冷傲。」寶寶坐到他身上，搖動他的脖子：「來我家住，我會好好對你，你喜歡我小鳥依人，我就靠着你；你喜歡我獨立些，我就不煩你，總之，一切以你為主。」

「我又不是你的丈夫。」

「你可以。」

「我已經有工作，有事業，可以成家立室，但你還要唸書。」

「你要結婚我可以停學。」

「哈！你一直堅持要唸大學。」馬圖斯點點她的鼻尖：「你的原則呢？」

寶寶吐了吐舌頭：「那你等我，還差兩年罷了。你住我家，反正我們每天在一起，你在這兒無親無故，朋友亦少。我們一起住，互相照顧、關懷，三個人會很開心。」

「我同意！不過，我不能白住，我要付房租。」

「好呀！每月一百大元，一分不減。」

「包不包早餐?」

「一天包足六餐，還有衣物、交通工具，你上班開我的法拉利，包女朋友、包未來岳父……」

「那我索性把全份工資交給你，每天給我少許零用錢便足夠。」

「嘩!」寶寶吻一下馬圖斯的臉:「未過門已經可以掌握你的經濟大權。」

「財政部長，我們是否應該開車回家?」

「唔!這兒好幽靜、好浪漫，談心最好。」寶寶把額頭貼住他的下顎。

馬圖斯雙手抱住她:「你爹爹在尋我們，他擔心死了。」

「打個電話回去不就行了?我不要有第三者。」

「那天你趕我走，我已經把手提電話交回給你，這車子又沒有電話。」

「甚麼車?」

「你爹爹的公司車。」

「那就別管了，反正他擔心了二十年，多擔心一天算不了甚麼。」

「你看你又任性刁蠻了。」

「好吧！我聽話。」寶寶無可奈何：「我們回家。」

她想坐回座位，馬圖斯反而拉緊她一點：「你還沒問我，你在我心裏排第幾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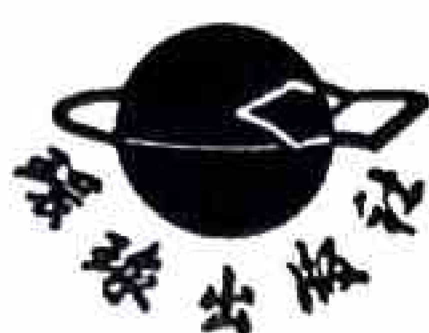
「快說，第幾位？」寶寶雙手揑他的臉。

「也是第一位。」

「我愛你！」寶寶送上香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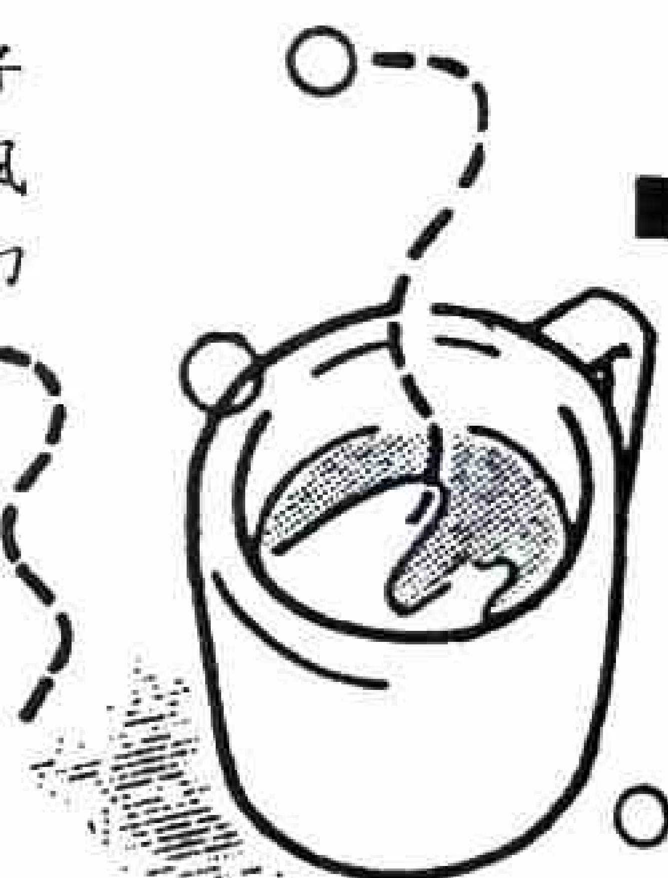
「寶貝……」馬圖斯已情不自禁，抱着她深深一吻……

（完）



著名女作家
岑凱倫精心著作

貼身貼鏢	水晶	還妳前生債
蝴蝶夢	初戀情人	愛情圈
紫色的月亮	愛的彩衣	彩虹公主
影子山莊	但願人長久	洋洋的佳期
俏郎君	婚禮	澄莊
花花公主	名公子	天鵝姑娘
織千個夢	黃色康乃馨	再生緣
淘氣紅娘	青春十八	燭光•秋夜•紫羅蘭
眞命天子	幸運指環	幸運兒
金冠天使	嗨！女孩子	海邊•夕陽
幻羽噴泉	愛情帖	幸福花
婚紗	小星星	白馬王子
仲夏•浪花	豪門奇譚	愛如春風
美麗女波士	愛的律言	春之夢幻
永恒的琥珀	倩影亭亭	風逝
八月櫻桃	雙面娃娃	祝福他
飄過雲彩	夜風中	
愛神	柔情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
香港電視服務站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環球最新介紹

「**花神**」是《舉頭三尺》系列的第三本。第一本「佛敎諸神縱橫談」及第二本「民間俗神談」出版以來均十分暢銷，現在推出的「花神」內容更爲精采

佛敎諸神縱橫談



民間俗神談



花　神



誰是花中之神？水仙花神是誰？牡丹花神又是誰？還有總花神呢？每月的花神中，都是古代美人，書中有你熟悉的人物，也有不少有趣的軼事。

名畫家許文厚、鄭蘭特別爲這書而繪畫了十多位花神俏像，還有不少精美彩圖，是一本十分值得一讀的書。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名作家**依達**譽滿全球
著作暢銷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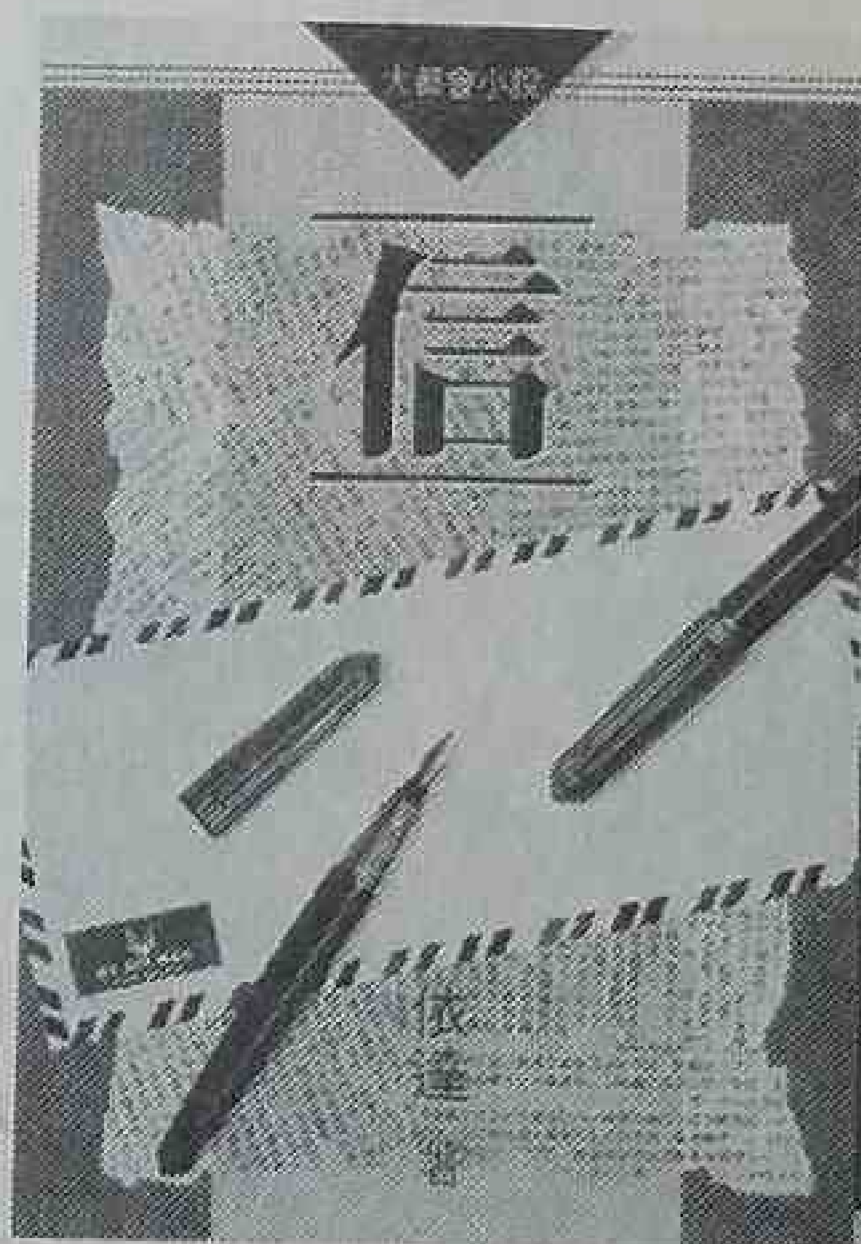


婚之外

曾經，他認爲婚書是感情的保証。現在，他認爲婚書是感情的枷鎖。到底是保証還是枷鎖？

他感到惘然、迷惑，這段婚外之情，到底如何？

依達 著



信

能使兩情維繫不變，唯靠一個「信」字。能否兩情永恆不渝，唯靠一個「緣」字。

信誓眞如此不可靠？相聚與否祇能隨緣？

依達 著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香港電視服務站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環球出版社誠意爲你推薦：

名作家**吳中龍**筆下一系列的偵探故事《流氓警官》奇案錄。作者以懸疑手法佈局及緊張刺激的內容道出神探劉尚文如何屢破奇案。這系列作品，現已推出了「流氓警官」及「亡命旗兵」兩個精采故事。而快將出版的還有「連環殺」及「特別通道」等。

流氓警官



神探劉尚文平時不修邊幅且因名字諧音被人稱爲「流氓警官」。神探遇上棘手奇案，接二連三的被殺者均是愛滋病帶菌者，不會是巧合，他如何破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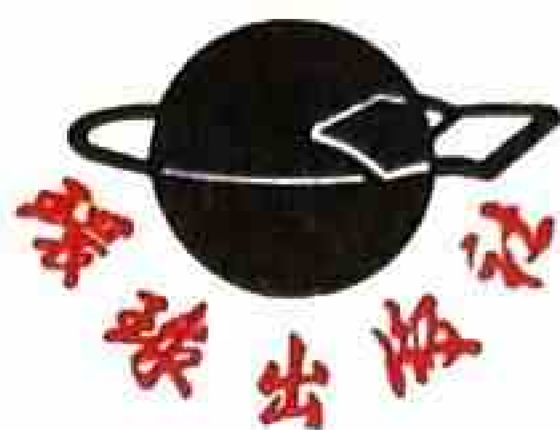
亡命旗兵



有「流氓警官」之稱的劉尚文專責調查牽涉多宗搶劫傷人案的七大寇，但案中牽涉極廣，連某些要人也在牽連名單內，令劉尚文大爲頭痛。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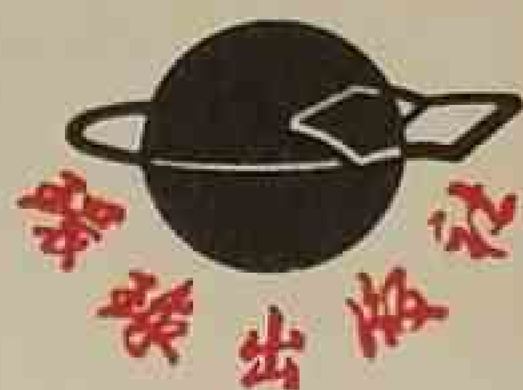




公主愛上保鏢的故事，已經寫在歷史上。

但這位公主和她的貼身保鏢卻水火不容，互不相讓。





公主愛上保鑣的故事，已經寫在歷史上。

但這位公主和她的貼身保鑣卻水火不容，互不相讓。

